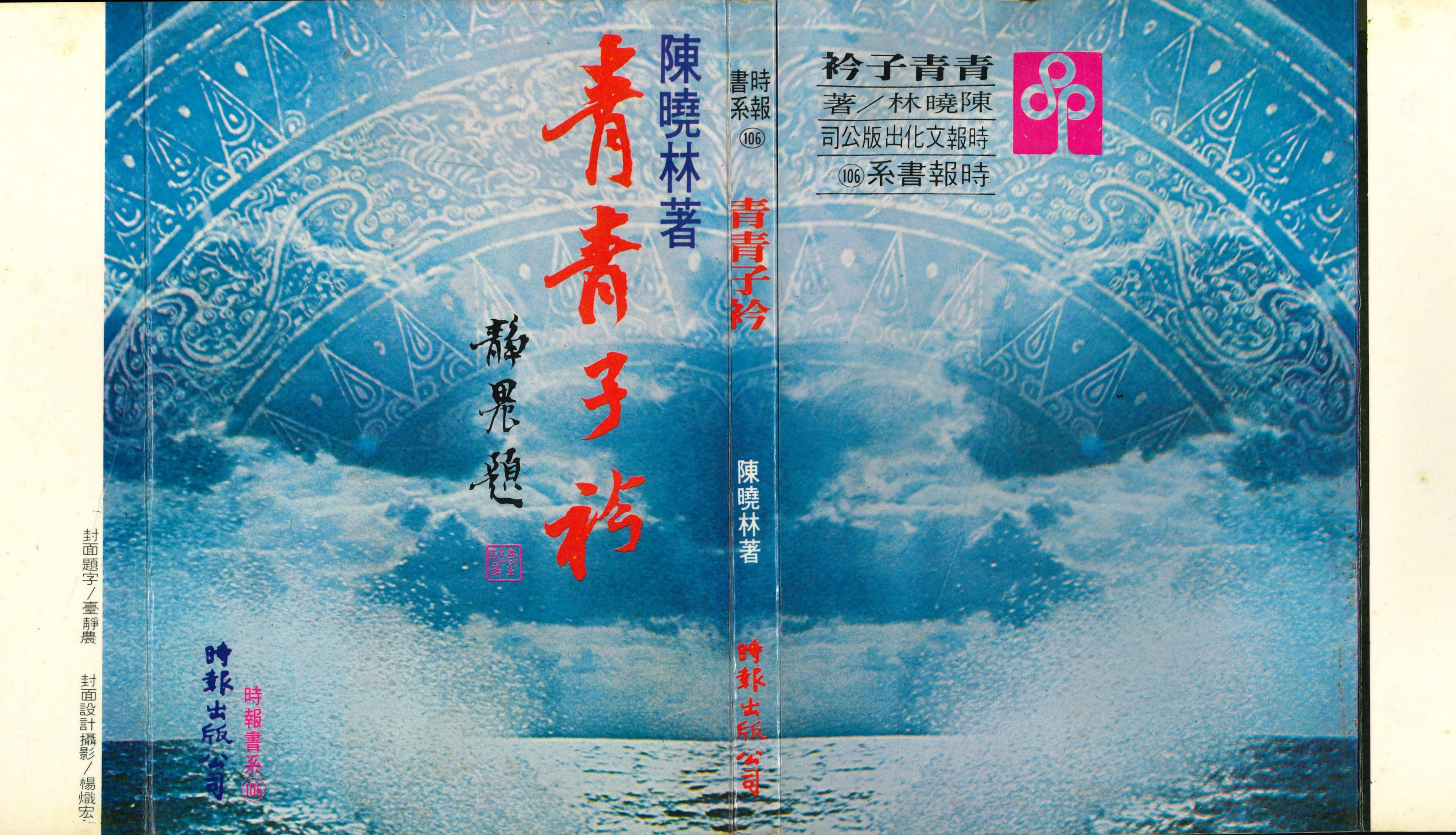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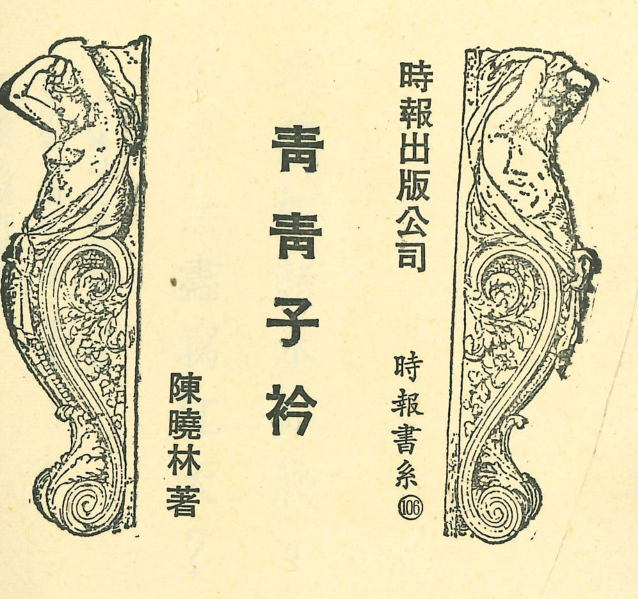

陳曉林著
青青子衿
靜農題
時報出版公司
時報書系
106


封面題字／臺靜農
封面設計攝影／楊熾宏
陳曉林著
青青子衿
靜農題
時報出版公司
時報書系106
時報書系106
青青子衿
陳曉林著
時報出版公司
青青子衿
陳曉林／著
時報文化出版公司
時報書系106



時報出版公司

時報書系 106

# 青青子衿

陳曉林著

瓌霞如赭水如牋，
爲誰無盡寫江天？

——謹以此書獻給每一位
爲中國的前途思考、探索
乃至哭泣過的朋友。

# 目錄

# 青青子衿　悠悠我心

## ——自序

圓融固然是智慧的高度浮現，掙扎却是生命的眞實軌跡，不會經過一番掙扎、徬徨與沉吟的人生，也許是幸福的，然而却不眞實。

很少人在小時候沒有讀過「三國演義」這本書，因此，曹孟德那經過小說家渲染與扭曲後的形象，在一般人心目中，總是映現著份外猙獰的暗影。然而，曹操並不是無辜的獺祭，眞正在歷史的定論上，使這個飛揚跋扈的「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陷於萬刼不復的境地的，其實既不是羅貫中的生花妙筆，也不是平劇裏的奸臣臉譜，而是他自己悍然下達的求才令，所謂求「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者」一條，已徹底暴露了曹孟德那種兒戲天下荒

才、蔑視人性尊嚴的野心，目空一切，惟力是視，所以明末大儒顧炎武在「日知錄」中，以嚴如斧鉞的春秋筆法批判他說：「夫以經術之治，節義之防，光武明章數世爲之而不足；毀方敗常之俗，孟德一人變之而有餘」，當眞是大義凛然，擲地有聲，曹阿瞞再有瞞天過海的本領、翻雲覆雨的手段，却也堵不住天下後世的悠悠衆口了。

然而歷史的實蹟與文學的成就之間，有時却顯現著出人意料的抵觸與對蹠，例如，在文學的世界裏，曹操就比較可愛得多了，他那些蒼涼悲壯、沉雄鬱勃的詩篇，實在不愧是建安文學的冠冕，尤其是那首著名的四言古詩「短歌行」，直抒胸臆，脫口而出，灑落有致，回味無窮，不但隱隱然把一代梟雄那四顧蒼茫的心境，襯托得歷歷如在眼前，而且也於不自覺間，反映了宇宙的浩渺與人生的短促、塵世的歡愉與歷史的愴楚，深得遠古詩人口傳創作的旨要，所以連天才橫溢的曠代文豪蘇東坡，都會在「赤壁賦」中神馳意動，爲曹阿瞞的這首歌行低徊不已。

也許因爲從小看慣了現實的坎坷之下，那些佝僂的背脊、悲愁的皺紋、風霜的鬢髮，心裏總覺得那些叱咤風雲躊躇滿志的奸雄，只是另一個世界裏的魅影，與眼前的人間世界了不相干；總覺得他們天生就與鄉野民間淳樸敦厚的人們，站在截然相反的對立地位，於是，在內心深處，個人從來就無法喜歡曹孟德這種不可一世的歷史人物，但不知怎的，對他那橫槊



賦詩擊楫高吟的「短歌行」，却是自幼卽印象鮮明，念念不忘。尤其是這兩句：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但爲君故，沉吟至今。」

對於這種莫名其妙的欣賞與感動，當時似乎百思不得其解，後來硏詰之下，發現這短短的十六個字，極能表達出一部份生命的掙扎與執著、一部份浪漫的疏狂與矜持。而這種欲說還休的掙扎與矜持中，並沒有詭譎險夷的權術氣息，反倒深具眞實的、甚至軟弱的人性色彩，與一般平凡而單純的人們年輕時的生活情調，頗有不謀而合的地方，至少，這十六個字能令人一逕回想起嫩綠的青春、顫抖的心靈、少豪的意氣、幽秘的遐思等等，與年輕生命的脈動有關的事象，而年輕，無論如何，總是可喜的。

× × ×

浪漫者的故事幾乎全都一樣。「早歲哪知世事艱？中原北望氣如山」，曾經，在古漆斑駁的紅樓殘陽下，在春風駘蕩的杜鵑花影裏，就有過一批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輕人，鎭日間聚集在一起，爲一些嚴肅的論題或抽象的概念，爭辯得面紅耳赤，炫弄著一知半解的「學問」

，談够了那些不著邊際的理性與信仰、存有與空無之類曉人的大名詞之後，也會開始慷慨激昂地痛論民族的苦難、中國的滄桑，於是在早熟的激情中，月旦人物，臧否文章，仰天長嘯，擴臂高歌，一付煞有介事的樣子，然後，虛榮滿足了，激情平復了，踏著微暈的月色歸去，胸中猶自鼓盪著一種自以爲高貴的情操，彷彿自己對理想、人生、文學、藝術都充滿了狂熱的憧憬與欲求。那時候，沒有什麼人甘心在煩瑣的現實世界裏銷磨一生，大家心目中嚮往的典型，若不是羅素那種畢生探索學術眞理的生涯，就必是史懷哲那種獻身叢林服務人羣的志業，認爲唯有如此，才是爲「多難的中國」效命的途徑，才具有「知識份子的使命感」。從沒有一個人曾想到：自己生存的現實憑據究竟在那裏。彷彿生活的壓力、環境的驅迫、外在的推移，永遠都不會存在過似的，存在的只有那個人的灼灼雄心與騰騰壯志。

猛回首，好幾個年頭飄過去了，校園裏的酣夢倏然醒了。略一點數，當時那一批痛飲狂歌雄姿英發的少年，爲了爭取最低限度的生存權利，不旋踵間就已蓬飄星散，天各一方。什麼羅素、史懷哲，也早就當作少年時代的靴子，不經意間就抛到了九霄雲外。遺落在塵埃裏的，只有一份尙稱鮮明的記憶，然而也在日漸逝褪之中。

據說人類的樂園，是早在神話時代即已失落了的，而一部人類文明進展史，就代表了人類重新找尋那「失樂園」的努力；可是，在個人這些年的體悟裏，却逐漸發現到，其實每一



個人都曾有過他自己的樂園，那是在朦朧遙遠的早年，在漫無心機的歲月，對世界的一切，都充滿了掩抑不住的好奇與善意，這樣未經污染的心境，正不啻是樂園的化身，而一旦我們已經驚覺到應該去捕尋當時的歡樂時，樂園就永遠失落了，自我們心靈中失落了。而嗣後一切的追蹟與攀援，都適足以使那個一度確曾存在的樂園，隱退得越來越模糊、越來越虛幻，終至完全消失了踪影。「人生識字憂患始」，寫這句子的古人似早已看出了箇中的玄機，然而天性執拗的人們，却偏生要自以爲是地矻矻去追求心智的成長、探究知識的奧秘、理解時代的眞相，然後才在重重憂患之中，沉靜地體驗苦澀的人生況味。在殘酷的人世升沉之中，樂園的記憶，也許反成爲一種冗贅的包袱。所以眼明手快奔赴向前的人們，並不需要珍惜這份記憶，也許，樂園就因爲這樣，才離人們而去了，然而人類的歷史，却也正是這樣一步一步掙扎下來的。在這掙扎的歷程中，一羣天眞的浪漫者，爲了能够立足於現實的工商社會，不得不抖落一份純眞的幻想，和滿天星斗的浪漫時代揮手作別，毋寧也是極其正常的事，絲毫不足爲奇。

×　×　×

無論就羣體而言、抑或就個體而言，人類都像是經常搖擺在兩個極端之間的生物。當承平日久萬里無雲的時候，自然有從容的餘裕做到「執兩用中」的要求，爲自己取得適度美妙

的和諧。可是當外在的境況或內心的理念，經常發生急劇的變動時，自一個極端過渡到另一個極端，却往往只是順理成章的擧止。在一個典型的現代工商社會中，人們所目擊而身歷的是酷烈的競爭、無情的考驗、飄泊的感受、挫抑的創痕，現實生活的浪濤把大部份人捲入到一個陌生疏離的壇場之中，承受內外交迫的鞭撻。眞實生活的閱歷，最容易助使人們成長，然而成長是需要付出代價的，別人付出的代價爲何，我不得而知，就我看到自已朋友們的表現而言，却是放棄了飛揚跳脫的少年意氣，放棄了放言高論的縱橫健筆，也放棄了當年對亦儒亦俠的古之「天下士」的憧憬，開始平凡而紮實地營求更具體的目標。惟有在朋友們偶然通信時，才可以在那些充滿諧謔或自嘲的句子中，看出一絲早年衡文論藝的影子，但也只如寒潭廻影而已，沒有若何的光熱可言了。

半個世紀之前，傅雷在譯完羅曼羅蘭的「貝多芬傳」之後，寫了一段意味深長的話，他說：「唯有眞實的苦難，才能驅除羅曼蒂克的幻想的苦難；唯有看到克服苦難的壯烈的悲劇，才能幫助我們擔受殘酷的命運。」這幾句話曾經在我心中印下不滅的刻痕，然而，工商社會却是一個極奇怪的社會，它並沒有甚麽明顯可見的「眞實的苦難」或「壯烈的悲劇」，而它之能够驅除一個人的「羅曼蒂克的幻想的苦難」，却是無可否認的事實。生活在工商社會中的人們，在某一方面而言，是需要相當冷漠無情的，因爲他們必須迎向種種逼人而來的現



實驅迫，再沒有任何多餘的閒情逸致，可以去瞻前顧後，撫今追昔，所以他們對於什麽浪漫、幻想、苦難、悲劇之類的事象，似乎早已具有了免疫的能力。這種「壯士斷臂」式的決絕，固然使現代人更易於適存在工商社會的冷酷角逐裏，然而却也造成了一種意想不到的惡果，那就是：現代人似乎與歷史的承傳、與自然的紐帶、與心靈的脈動逐漸脫節了，只剩下一個個孤獨飄泊的形象，在無邊無涯的生活之海中載浮載沉。所謂「不連續的時代」，固然是指科技的突破一日千里、觀念的變異與時推移而言，然而它投落在每一個人身上的投影，却更襯出了人們內在的空虛與焦慮。西方最後一位浪漫英雄唐吉訶德，倘有一個龐大的風車，作爲他幻想中挑戰的對象，而頭腦明晰、眼光銳利的現代人，却連向風車挑戰的傻勁（或勇氣）都失去了。

在這樣一個生命力貧乏、目的感模糊的工商社會裏，我們還能够表現出什麽「眞實的苦難」或「壯烈的悲劇」呢？

× × ×

經過這些年的生存掙扎與現實煎熬，和朋友們一樣，我對很多以往堅持的信念或理想，都已淡然置之、不再縈懷了，少年歌酒，當時蹤跡，跌宕歌詞，縱橫書卷，距離我們當前的心境，都已太遙遠了，我們還能要求什麽忘形的歡樂、或交會的光亮呢？這些年來，朋友們

出國的出國，經商的經商，「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裘馬自輕肥」，仔細想來，現代工商社會對於這些布衣青衿、一無憑藉的學生浪子，實在也沒有任何虧欠了。

然而，像自動去負上軛圈的犢牛一樣，有一種關心、有一份熱愛、有一抹愴楚，是這些布衣青衿的學生浪子，永遠擺脫不了的，永遠甘心承荷的，那就是他們對苦難的中國所具有的刻骨銘心的感情。無論他們在國內還是國外，無論他們是得意還是失意，自學生時代初具心智能力起，中國的一切，就已成為他們靈魂深處無時或忘的事象。經過這些年歲月的洗煉，含淚的浪漫激情固然早已褪盡，中國的苦難形象卻更清晰地浮現在每一個人的心頭。令我感動的是，每一次收到這些朋友的信，都會再一次感受到這種對中國的關懷和熱愛。有一位朋友會寫道：

**「中國，一直是我惟一的愛。」**

「舊雨殷懃懷昔日，夢魂彷彿在平生」，看到那麼多遠適異域浪跡天涯的朋友，在現實的坎坷之中猶自念念不忘於中國的苦難，有的時候也不免激起我自己的一些惶恐、一絲慚愧。兩三年來，我一直想寫出一系列環繞著中國民族與中國文化的文字，從各個不同的角度出



發，刻畫中國的苦難與偉大、擁抱中國的土地與人民、探索中國的命運與方向，一方面為從前那段布衣青衿的學生時代作一總結，另一方面也為許多棄文從商的朋友，一了心頭的素願。私心期待的，是這些文字能符合當時朋友們的水準，表現出所謂：「英雄割據雖已矣，文采風流今尚存」的意味。然而現實的蹉跎與心境的蒼涼，使我一再遷延推諉，不會真正著手寫去。而如今知性訓練方面的進展，也使我對感性的表達一時視為畏途了。

一度，為了探尋中國近代災難的線索，我曾經迫使自己重看了一些中國近代的史料。在翻查的過程中，卻發現了許多踽踽獨行的歷史人物，在「五四運動」如火如荼的氛圍之外，孤懷獨往，深心悲願，默默地在書劍飄零的時代，作薪盡火傳的努力，為民族的運命而掙扎奮鬥。這些人物使我深深感動，他們璀燦的才華、卓絕的學養、堅毅的抱負、晶瑩的人格，在歷史的濃霧裏，迸放著萬丈的光焰。然而，在功利主義勃興的現代工商社會中，他們卻是不受歡迎的過時人物，他們的聲名逐漸煙沒、事跡逐漸模糊，除了專業的史學家之外，已很少有人肯於討論到他們的代表意義了，這是我一直引以為憾的事，我一直想以自己微薄的能力，為中國近代史上一些壁立萬仞的寂寞人物作一素描，讓更多新生一代的中國子民，能夠細懷到他們的風采和典範。「雖不能至，心嚮往之」，也算表示一個生活在現代中國，「風塵碌碌，一事無成」的年輕人，對他們無限的景仰與追慕之意。

然而無論是寫中國近代史的苦難、或是寫中國獨行人物的素描，每一落筆，都不免感慨萬端，句不成章。心中明明有千言萬語，欲待順流奔湧而出，事到臨頭卻又擱筆長歎，到這時回想起曹孟德「短歌行」中的：「但爲君故，沉吟至今」，不覺深有所感。也許，中國是我們全部感情的中心點、全部思想的輻合處，面對著苦難的中國，顫抖的心靈既灼痛、又慰貼，反而吶吶不能言了。王國維先生說得好：「詩人對於宇宙人生，須入乎其內，又須出乎其外。入乎其內，故能寫之，出乎其外，故能觀之。」而對於中國，我們永遠是只能「入乎其內」、無法「出乎其外」的。我們也不想「出乎其外」。

× × ×

無論幸運抑或不幸，中國的苦難，是每一個中國的子民命定需要負荷的重擔。近代中國一整幅淒苦挫抑的悲劇歷程，迴映在每一個華裔子民的心頭，都是同樣的鮮明和浮凸。雖然，作爲生活在歷史高潮之後的人們，我們距離中國近代史上那些心智啓蒙的運動、救亡圖存的奮鬥、慷慨悲歌的行徑、四野浴血的掙扎，已經相當的遙遠，我們只能在想像中描摹這些悲壯的圖像；然而中國的滄桑、中國的顛踣、中國的憂患、中國的瘢痕，卻是我們歷歷可睹觸目可見的景象。在中國的悲劇落幕之前，我們很難想像，有哪一個曾經在中國的河山大地上生長過的華裔子民，能夠在內心深處，找回他失去的樂園？「一照若耶溪畔月，始知楊柳



隔天涯」，在整個民族刼火方昇花果飄零的時代裏，我們一向所嚮往的那種「楊柳岸，曉風殘月」的寧謐優美的歲月或心境，是早就遠在天涯了；甚至，連楊柳所象徵的那種中國泥土的芬芳、中國情調的悠揚，都已逐漸黯然消沉，在功利思潮氾濫的現代工商社會中，失去了它原有的光澤。

然而我們並不悲觀，受苦的人本就沒有悲觀的權利，何況撫著中國歷史上斑斑累累的創痕細數過去，我們不能不承認，自邃古至於如今，中國本就是在無數的憂患與橫逆之中掙扎成長起來的，而默默承荷著中國的苦難的，本就是一代一代純樸善良的中國先民們。他們爲中國盡過他們的力、流過他們的血、奉獻過他們的智慧或生命，所以中國壯濶的大地上、中國古樸的文化中，無時不在閃爍著先民們艱難締造永恆追尋的精神，所迴映出來的曖曖光華。作爲這樣一個飽經憂患的民族中的一份子，我們更何嘗能有悲觀的權利？

我們深深知道，中國現代所面臨的困境和危機，實在是深鉅繁複史無前例的；而文化轉型期所必有的痛苦和犧牲，尤其不是單純的樂觀或渴切的關注，可以紓解於萬一的。然而透過同情與諒解的眼光，來觀照中國民族的苦難、體驗中國民族的精神、溶入中國民族的脈動，卻仍使我們對這個民族充滿了信心。而在此同時，我們也看到了海外與大陸的中華兒女，與我們一樣，在爲中國的前途、爲文化的方向而殫精竭慮，奔走呼號。尤其是大陸上的新生

一代，爲了扭轉苦難民族的歷史運命，已經發出了撼山震野的呼聲，天安門前的怒火，其象徵意象絲毫不下於博浪沙的驚天一擊，已爲一個新的時代揭開了序幕。在這個新的時代裏，我們有理由相信，刼後重生的中國民族，將會在熊熊烈火之中逐漸浮現出來；而蛻變後的中國文化，也終將在擧世矚目中振翼而飛，表現出它溥博沉雄的風姿，好似莊子筆下由鯤魚蛻變成的大鵬：

「……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

而這一蛻變和重生的漫漫長途，却應是每一個關心和熱愛中國的純樸子民，以他們掙扎跋涉的脚印積累而成的，所以，透過這些掙扎的脚印，我們也正像在一步一步邁向心底深處久已失落的樂園。



# 聞道飛車十萬程

這些年來，就社會上一般人的眼光看來，出國留學可算是一宗相當光耀的事體，父母常以「望子成龍」的心情，敦促子弟深造，親友多以「當如是也」的眼光，鼓勵子弟效法，而當事人本身，也往往覺得負笈遠行，前程萬里，海闊天空，一片光明。然而，對少數感受特別敏銳的心靈而言，出國與否，却是一項極其痛苦的抉擇，一項進退兩難的取捨。是留下來，以質樸的熱情、普通的學識，全心全意地擁抱這個社會，以期從基層著力加以改進呢？還是出洋去，追求更深一層的知識、更廣一重的視域，留待將來爲這個多難的民族效力？在目的上，雖然是殊途同歸的，可是在個人的心態上，這却往往構成了一個價值判斷的問題，甚

至是如何安身立命的問題。

倒不是晚近流行的「留學生文學」中，渲洩了一部份海外遊子的委屈與辛酸，使得纖者心有戚戚焉。事實上，任誰都可以想像得出：出國深造的學子，絕非觀光旅遊的花花大少可比，在現實而忙碌的異邦社會中，他們因語言的隔膜、課業的繁重、打工的辛勞、種族的歧視，而受到的生活與心靈雙方面的壓力，的確是沉重不堪的，尤其，「錦壺催畫箭，玉珮天涯遠」，搖托異地，孑然一身，人情的冷暖，世態的炎涼，逈非國內所能體驗，而去國懷鄉、羈旅思親，在寂寞的日子裏，尤其是一種「剪不斷，理還亂」的思緒，這些，都是人人可想而知的實情。也任誰都看得出來：一項「海外學人」的頭銜、一個外國博士的學位，背後蘊含的是多少的掙扎與奮鬥，多少的汗水與淚水。然而，這一切都還不是問題的核心，都還不足以構成相當的深度，因為，作為一個多難的國家的一份子，作為一個落後社會中的成員，所有的磨練與煎熬，本就是無可逃避的天職，每一個真正的中華兒女，都命定的要在艱難困苦之中，努力締造個人和民族的未來。

真正使出國的問題具有了嚴肅的意義，乃至悲劇的意味的，倒是，很多人焦思苦慮，反覆推敲：究竟如何才能在動盪的時代裏，對自己的民族與社會，作最具體有效的貢獻？究竟如何把我們對這一塊「生於斯，長於斯，歌於斯，哭於斯」的土地的熱情，發揮到最大的極限？——是出國深造，還是留鄉盡瘁？



猶憶在三年前的一個星月燦然的夜晚，在剛畢業不久，帶著一份依戀和懷舊的情緒，漫步走進校園的時候，青青校樹之旁，無意中聽到了一段動人肺腑的對話，顯然是兩位已經服役回來的學長，在討論有關去留的問題，那字字句句，迄今還深烙心版，歷歷可睹：——

「老楊，下星期你走，我不來送行了，你知道，我最怕那樣的場面；我只等著接你回來」

「當然，咱們哥倆何必還來這套小兒女態？走，本來就沒有什麼可喜的，我早就準備好好苦上幾年了，走，也沒有什麼可悲的，誰叫我們自己不爭氣呢？」

「如果在那邊太忙的話，也不必常寫信來，反正我們彼此心知，『淡如水』也罷！你放心，伯父母那裏，我一定盡力照料的。」

「老馮，說真的，我實在很佩服你決定留下來。」

「我更佩服你決定出去，反正，總得有人走，也總得有人留下來，兩條路子非得挑一條不可。」

「真的，還是前幾天講的那幾句老話：『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留者，無以報國

家，……程嬰杵臼，月照西鄉，吾與足下分任之』，只要大家都不負初衷就好。」

……………………

我當時聽了這一番話，眞是如雷貫耳，一股說不出來的悲涼之感，充塞在胸臆間，「程嬰杵臼，月照西鄉」，那是當年戊戌變法後清兵搜捕志士時，梁啓超與譚嗣同訣別的話啊！當時變法失敗，大禍臨頭，梁啓超本想勸譚嗣同一同東渡，譚嗣同却胸有成竹，認爲「不有死者，無以報聖主」，堅持以「趙氏孤兒」中的公孫杵臼自任，而勸梁啓超力負重任，徐圖將來，「遂相與一抱而別」。這「一抱」，當眞是中國歷史上驚天動地的一幕悲劇，也是中國人必將永立於天壤間的一種保證，因爲後來，譚嗣同慷慨就義，梁啓超奔走呼號，碧血丹心，黃鐘孤管，終竟激發了無數志士之氣，搖撼了清廷百年之基，使得後來的中山革命，得以獲臻順利的成功。如今，這一代的年輕人中，竟有人有如此深刻的思想，如此愛國的情操，對留學的問題，作如此深入的透視和悲壯的擔當，這確實證明了中華民族，委實不可輕侮，中國的下一代，已經在不知不覺中眞正成熟了。尤其是，這話出於一個行將出國者的口中，可見他對留在國內的朋友的苦心，早已有透澈的了解，而留在國內的朋友，也絲毫不認爲他出去是一種逃避，這種互相的溝通與諒解，期許與責勉，代表了一種何等坦蕩的襟懷！與



傳統的中國人，以天下爲己任的氣魄，又是何等的肖似！從他們的話中，我彷彿已可以看到一個未來的中國，一個自立自强的中國的形態，已在冉冉地升起。

從我後來的經驗裏，我發現具有類似思想的年輕人，實在不少。如果說：由於國家目前艱難的處境，與將來復興的需要，使一部份優秀的青年，不得不遠赴海外寄人籬下，這樣的事實，是一種悲劇的話，則從上面的出國者與留下者，對於留學問題所作如此明理而又悲壯的對話來看，這悲劇之後，却必會是一種匡復的契機。血濃於水的感情、民族文化的涵泳、現實苦難的考驗，如果能够產生出這麼優秀的下一代，我們何愁中華民族沒有燦爛的明天？也許，百年來的中國歷史，的確太悲愴了一些，一連串的屈辱和挫敗、一連串的不平等條約、一連串的陰謀和迫害、戰爭和流浪，使我們有時不免陷入絕望，但是，煉獄是必通過的，苦難是必須承負的，在烈火的焚燃之中，更顯得重生後的火鳳凰，光彩耀目，難能可貴！而程嬰與公孫杵臼的故事，譚嗣同與梁啓超的事蹟，也一致顯示了：在悲慘的歲月中，其實已經埋下了復國的種籽，苦心謀國的遠見、忍辱負重的行徑，終究會帶來一番國族的新氣象，誰說中國沒有悲劇？中國只是以一種深沉的摯情，把悲劇提升到一種更高的境界罷了。

這些年來，那天所聽到的校園夜話的句子，一直迴響在心頭，那種沉著的自信與宏闊的識見，眞如暮鼓晨鐘，發人深省。所以，雖然在不久之前，留學的季節裏，平時交好莫逆的

老友中，也頗有幾位負笈遠行，而惜別筵間、飛機場畔，離情別緒是免不了的，可是，大家的心目中，已不盡是「此地一爲別，孤蓬萬里征」式的蕭瑟之感了，而還帶有一種任重道遠、彼此互期的會心之感。因爲大家都深知：感情儘管難分難捨，目的終究殊途同歸。當然，那些肝膽相照、縱酒高歌的快意日子是已經過去了，從此，大家天各一涯，孤獨奮鬥，還不知哪年哪月，才能如願共聚一堂，重拾當年天眞的歡樂？所以，仍有人忍不住流下那些眞情的眼淚。然而，有了彼此的默契之後，這些眼淚，也許正可以視作是一種自我淸滌的洗禮、一種互道珍重的叮嚀、和一種不負初衷的盟誓。而一絲蕭瑟落漠的情緒，也許正可以留作驅迫自己好生努力，以期早日故友重逢的原動力。

「碧雲天，黃花地，西風緊，北雁南飛，曉來誰染霜林醉？總是離人淚！」無疑，忍受煎熬越過考驗的信念，我們是有的，可是，在這深秋蒼茫的時節，在火鳳凰躍然重生之前，我們還得洒下多少中華兒女的離人淚呢？

（六十四年十月二十八日「人間」副刊）



# 附錄：兩個故事

薛與國

感時花濺淚
恨別鳥驚心 （杜甫：春望）

## 一之1

鴉片戰爭的砲火打開了中國的門戶。

英法聯軍北上，「萬邦來儀」變成「萬砲來朝」。

曾國藩拆閱李鴻章的信：「西洋炸砲……戰守工具，天下無敵……實非中國人所能及。」

李鴻章負手而立，雙眼注重着牆上的一幅書法。龍飛鳳舞般的七個大字：「師夷長技以

制夷」。

軍械所、西洋砲局、製造局、船廠、機器局、譯書局陸續設立。

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曾國藩和李鴻章選派學生赴美留學。

光緒四年（一八七八），甘肅織呢總局開張，大紅的炮竹爆開耀眼的火花。左宗棠對到賀的人說：「以中華所產羊毛，就中華織成呢片，普銷內地。」

## 一之2

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中日甲午之戰起。

譚嗣同由湖南溯江而下直達上海，暢遊京師，準備拜謁康有為，將一腔愛國熱血，洒給中國。剛巧康有為有事回到廣東，未見着。那時梁啓超任職强學會書記，對譚嗣同大談康有為講學的宗旨和經世的條理。譚嗣同聽後大為感動，便和梁啓超結為知交，日夕談論維新大事。

光緒二十三年，譚嗣同想集合南部各書生和志士，來談愛國的道理和謀求救亡的方法，便設立南學會。

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戊戌政變作。當時，李鴻章的親家楊崇伊是守舊黨，早就向西



太后密疏告變。因此西太后在黎明前便直入光緒御宮，大肆搜查，且囚禁光緒皇帝。於是，百日維新結束，政變失敗。

## 一之3

黃昏。大刀王五和通臂猿胡七在夕陽餘暉下走進譚嗣同的寓邸。

「我不懂！西太后這直娘賊一定不會放過你，你怎麼不走？」王五氣憤憤的說：「這直娘賊！」他揮舞著虎虎生風的大刀。

「憑我們兩人的功夫，加上我們以死相護的決心，你絕對可以逃得掉！」胡七握緊雙拳說。

譚嗣同堅決的搖頭。

×× ×× ××

油燈的微弱光芒映出譚嗣同和梁啓超鬱愁的面容。

「我已經說過，昔欲救皇上，既無可救；今欲救先生，亦無可救，我已無事可辦，惟待死期耳。你不必再勸我。」

「天下事，知其不可而為之……」

嗣同以手勢打住啓超的話，並說：「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酬聞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嬰杵臼月照西鄉，吾與足下分任之。」

二人淒然相抱而別。

× × ×

譚嗣同初十日被捕。他在獄中意氣自若，整日繞室而行，拾取地上炭屑，就粉牆作書。留下的只有一首：「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遂横刀而笑，慷慨赴死。

梁任公則乘大島艦東渡。他的「去國行」說：「嗚呼！濟艱乏才兮，儒冠容容，佞頭不斬兮，俠劍無功。君恩父仇兩未報，死於賊手毋乃非英雄。割慈忍淚出國門，掉頭不顧吾其東。」遂在日本辦報，爲中國苦難人民請命。民國成立後回國辦報，致身教育事業及著作，卒於民國十八年。

## 二之1

「來，寒夜客來茶當酒。這是坪林的茶葉，我爸爸帶回來的。」李明哲放下茶杯，走到留聲機前，向陳仲賢問：「要聽什麼？」



「蕭邦吧。」陳仲賢說，一面啜了口茶。

波蘭舞曲的琴音流溢室內。

「我出國手續都辦妥了，可能下禮拜就走。」陳仲賢說：「你眞的決定不出去？」

李明哲點點頭，說：「我在軍隊裡就已經決定不出去了。而且，你不覺得，我們出國的人已經太多了嗎？」

「大家都出去學外國人的東西不是很好嗎？你記不記得淸朝政務處的條議？西人作事，千人一心，共利其國，國利而身亦利。中人作事，百人百心，各利身，身有利有不利，而國則決無一利。又說：欲學其事，先學其心，徒取則於事，雖累萬人不爲功。我們在國內，學到的只是西人的事。出國去，可以看到他們處事的心。」

「看是看到了，可是回來的有多少？」

陳仲賢笑笑說：「我是一定回來的。」

李明哲也笑笑說：「你記得譚嗣同和梁啓超訣別的話嗎？我們就以此來共勉吧！」

「該勉的是我。你留在這裏，並沒有公差要找你去砍頭呀？」

李明哲苦笑。

「我擔心你留在這裏，沒有人事關係，沒有喝過洋水，會不得志。就跟你父親一樣，落

得兩袖清風。」

「我倒擔心我的一腔熱血，在愛國無門之下會冷却下去。」

## 二之2

仲賢：

恭喜你拿到博士學位，等着你衣錦榮歸啦！

我已經辭掉那份公職。在裏面混了四年，我一事無成，得到的只是滿腹不平。

台灣今年的外銷生意特別好，很多人都成了暴發戶。你回到台北，大概會發現它大大的不同。汽車多了，餐廳多了，委託行更是如雨後春筍般開辦。

我也準備開一家委託行。美玲的親戚常常來往日本和香港，所以店裏的貨物一點也不成問題。開委託行是美玲的爸爸向我建議的，他說光是賣牛仔褲，一年就可以賺個二十多萬。我和美玲準備今年冬天結婚。

上星期我跟一位來台灣學中文的美國人閒談，他說我們這一代的讀書人，缺少以前士大夫的那份「氣節」。我深有同感。這些年來，台灣經濟成長非常快速，有錢人愈來愈多，一窩風的奢靡成性，我實在不能忍受。要苦大家一塊苦，幹麼要我一個人苦？所以我接受了我



未來岳丈的建議，先賺錢再說。你是留美學人，你回來國家一定重用你，祝福你能大展鴻圖，為國效力。

明哲

× × ×

明哲：

這幾年來，我聽了你不少「苦水」，我早就勸你不要老是牛脾氣看不開。現在時代不一樣，價值觀念也和以前不一樣，誰會重視你的「氣節」？你能看開了放手做生意，我值得為你的決心在此浮一大白！

老實跟你說，我在這邊已經找到一份差事，恐怕就不回來了。說好聽一點，我一個人力量有限，能為國家盡什麼力？國內既已奢靡成風，就算我回來，我大概也會被「混同」，而發揮不了什麼力量。百人百心，國無利；百人九十心，又有何用？

你冬天才結婚，我呢，下個月就結婚啦！我們知己一場，我想喜帖呀、禮金呀、賀卡呀什麼的，就大家都免了吧？

替我問候令尊大人。

仲賢

## 二之3

美國總統福特正式指定一九七五年五月七日爲「越南時代」的最後一天。」

×× ×× ××

親愛的爸爸和媽媽：

我升職加薪了，所以這次寄上二百元美金給您二位，希望您二位老人家上上館子，慶祝一番。我今天晚上就和您二位的媳婦到外面慶祝過回來了，我們吃了龍蝦大餐，喝了葡萄酒。

我不是說過今年夏天假時回來嗎？現在我決定取銷了，因爲您二位的媳婦會在夏天生產。我第一不想她飛機旅途的勞動，第二爲了將來居留的方便，萬一孩子在台北時生產就不太好了。

祝

安康

兒 仲賢

× × ×



五月八日晚上九時。

明哲挽着美玲的手，在擁擠的人潮裏，緩緩走出「日新」戲院。

「我們到『艾廸亞』餐廳去好不好？聽說那邊情調非常好。」明哲問。

「好。我們到前面去叫車吧，這裏坐計程車的人可多喲。」美玲說。

他們走到中華路，等計程車的人依然不少，等一輛空車駛近，美玲便搶先衝出馬路，推開車門，向明哲招手。

車子停在「艾廸亞」門前。

明哲推開大門，一陣溫暖的空氣便湧上他們身上，餐廳內的女歌手正彈着吉他，唱着：

I don,t care what's right or wrong
I won't try to understand
Let the devil take tomorrow
Lord, tonight I need a friend
Yesterday is dead and gone
And tomorrow's cut of sight

And it's sad to be alone
Help me make it through the night.

【後記】我這篇文字，是讀了曉林兄「青青子衿」第一篇文後，有感而作的，算是爲他的作品聊作一項歷史的補充與文學的渲染，所以曉林兄「青青子衿」出書，徵求我同意將這篇東西列爲附錄，作爲一種文字因緣的紀念，我欣然同意。

薛興國



# 蒼茫古木連窮巷

在一個社會急劇轉型的過程中，有一些包袱是必須拋棄的，也有一些痛苦是必須適應的。對於大多數人而言，繁忙而現實的工商社會，提供了蓬勃的衝擊與開放的機會，只要肯花心血，白手可以起家，布衣可以致富，人生在物質方面的慾求，幾乎無一不可付諸實現。所以，我們對那些和時代主流格格不入、在時潮冲激下黯然褪色的人們，尤其是那些守道固窮的傳統中國知識份子，似乎只能給予一聲輕輕的嘆息。而這種嘆息，在金錢至上、經濟當先的現代社會中，是絲毫激不起什麼漣漪來的。

對於傳統中國的知識份子而言，「不忮不求，何用不臧？」的黃金時代，是已經過完了

，「流水落花春去也」，不是人力挽留得住的。明辨義利的睿智、守死善道的美德、「幾曾着眼看侯王？」的氣節，「一簑煙雨任平生」的疏狂，在農業社會裏，的確是高風亮節，卓頑立懦；可是在工商社會的人看來，却已似乎是愚不可及的迂行。現實生活的壓迫與價值主軸的顚倒，一方面使能够篤守這些情操的知識份子，更顯得卓卓不凡，堂堂屹立；另一方面，也往往造成了這些知識份子命定的悲劇。幾年前，在一位畢生孤寒爲學，從未以生計爲念的學者的葬禮上，我曾看到他的夫人親撰的一幅輓聯，讀之令人悲咽失聲：——

「雷震一聲驚，書生報國，常愧寒家無正膳，

淚淋雙眼泪，世道難人，可憐孤女未成年。」

× × ×

鴉片戰爭確實是中國「三千餘年一大變局」，因爲不但中國原有的價值體系、政治制度、經濟結構，自此從根動搖，而且中國整個的社會基礎，也發生了深鉅的變化。當然，邁向現代化、工業化途徑的趨向，是「時之所趨，勢之所至」，絕非任何民族所能阻擋；而中國的知識份子，在這一個變局中，由於認識的不足、立場的對立、意識的分裂，使得整個應變



的行動，並不曾獲可觀的成功，這本身對於中國民族目前的苦難，便應負有相當的責任。可是，在這一場巨變中，被連根拔起拋於汪洋的，也正是傳統的知識份子。本來，中國的知識份子，雖也並沒有什麼特殊的基礎，只能以其學識經綸，「待價而沽」，在經世致用的仕途上求其發展；而「文窮而後工」也是知識份子源遠流長的傳統之一，可是，相對而言，他們大致還算是「有恆產，有恆心」的一羣，故而能構成社會上的一大安定力量，退則可以獨善其身，進則希圖兼善天下，再不濟也還可以餬口度日，所以陶淵明能够洒然地不爲「五斗米折腰」，高唱「歸去來辭」回去躬耕田畝。但是，巨變之後的中國，知識份子已經和社會脫了節，在時代洪流的冲刷下，他們大多離開了鄉村，來到了城市，原先的根柢與現實的憑藉，大抵已蕩然無存，而此時的社會，也沒有適當的空間來容納這些知識份子。於是他們漂浮在杌隉不安的環境之中，只能以教書爲業，以寫文爲生，發揮的作用既微乎其微，自己的生活也朝不保夕。在日趨商業化的時代裏，凡事以實利爲依歸，市場價格決定一切，而就市場價格而言，則今日一個教授的薪水，可能尙提不上一個歌星的數日所得，所謂昔日的「四民之首」，在今日社會人士的眼中，又能所值幾何？

這本來是應然之理，沒有什麼可抱怨的。知識份子既早已失去往日安定社會的重大功能，則他所從事的工作，如傳道授業、著書立說之類，本身也不過是社會上職業的一種，其價

格依市場供需率而定，供過於求，自趨低廉。當然，對某些不能適應的知識份子而言，這情景是相當淒涼的，因爲他即使想退而躬耕，也找不到陶淵明那塊「將蕪」的田園了。然而，這是無可奈何的事，時代本身是不容情的，「日暮鄉關何處是？」極目遠望之下，恐怕看到的也不過是一片落日餘暉而已。

× × ×

如果讀過幾天書的人，都算是知識份子，則社會目前的待遇，天經地義，絕無可以怨天尤人之處。可是，對於絕少數窮年累月鑽研學術，數十載如一日的眞正學者而言，則其因生計的菲薄與大衆的冷漠，而造成的學術上的損失，最後可能轉嫁於整個的社會。在傳統的中國，碩學名儒是普受尊敬的，而他們對國家的貢獻，也委實不可忽視，在鄉里中，他們德高望重，排難解紛，有其一定的「親和力」；在廟堂上，他們決疑定策，援學論事，往往能够表現出深厚的智慧，所謂「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型」，可見社會對他們的重視。至於在學術的承續與發揚上，他們的作用尤其重要，「斯文有傳，學者有師」，通常皆有賴於這些眞正的學者。而在動盪離亂的日子裏，他們的重要性尤其不可輕侮，松柏後凋，鷄鳴不已，他們每常在擧世滔滔的恐慌歲月裏，抱持着恆久的理想，揚揭出動人的眞理，成爲安定人心的主要支柱，而這些作爲，還經常關係到整個民族的氣運。河間講學，終啓盛唐，洙泗論道，遂



延宋祚，在中國的歷史上，因學者的努力，而造成時代的更新與國脈的延續者，實在斑斑可考。

即使在西方，希臘的黃金時代，也頗得力於諸大學派的智者論道，而歐洲的文藝復興，更實有賴於僧侶學者的傳道著譯，降至近代，西方每一次重大的變革或進步，都是以學者的成就爲其動力，最明顯的例子是：盧梭的「民約論」與孟德斯鳩的「法意」，造成了法國大革命與後來民主體制的建立，康德、黑格爾的哲學，間接統一了日耳曼整個的民族，而愛因思坦的「相對論」，更引發了原子彈的發明與核子時代的來臨，徹底改變了世界的面貌。無論是人文學或是科學，無論是書齋中的學者或是實驗室的專家，對於這個世界，都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故而直到如今，西方社會對於眞正的學者，都給予極端的尊重，研究的環境，所需的經費，固然不虞匱乏，社會的評價，大衆的傳播，也都投以注視，使學者們實至名歸，定心研究，相形之下，我們的社會便沒有這等的條件了，當然，格於實際的艱難，我們在財力和環境上，是無法和西方相比的，所以，前幾年有一位學者在介紹了英國劍橋大學的「噴煙制度」後，對於他們那種自由講學與討論的風氣，艷羨不已，而相對的，我們却面臨另一位教授所提出的問題：「教授們不能不東奔西跑，餬其口於四方，所以大都是『救死唯恐不贍，奚暇寫Pap r 哉』！」

然而，即令處境確實不堪如是，如果社會上對於眞正苦學有成、積學有素的學人，能多給予一些尊敬與關懷，甚至只消對他們的成就，能多付出一份眞心的正視，也就能在他們寂寞淒清的心懷中，多投上一絲社會的溫暖了。可是，這又談何容易？科學方面的學者，也許還有人注目，人文方面，尤其是傳統中國方面的學者，更有誰屑多加置理？「令德宜高言，識曲聽其眞」的盛況，恐怕在現代社會裏，久已成爲絕響了。事實上，一位名教授的成就，沒有幾個人清楚，可是一位名演員的履歷，大部份人都能倒背如流了，一位名學者的新作，沒有幾個人去看，可是一位名歌星的新歌，連小孩子都能琅琅上口了。這終究是一件不太調和的事。

× × ×

近代中國，由於一連串的動盪流離，由於烽火的焚燒、由於社會的貧窮，已不知扼殺了多少良材美質的學術生命。別的不說，僅以貧窮而言，就足以迫使很多研究計畫與學術著作，胎死腹中。一個眞正的讀書人，生活可以壓低到最低的水平，可是他不能沒有所需要的書籍，然而珍本難求，書價昂貴，豈是一介書生所能負擔者？這情形似乎在近五十年來，就一逕存在着，不會獲得改進。陳寅恪先生，大概可算是民國以來，在學術文章上數一數二的大史學家了，他學植深邃、風骨凜然，曾在垂暮之年、目盲之後，尙以「天問」體作「論再生



緣」，追求自由理想，呵責共黨暴政，論證之綿密，文采之優美，令人嘆爲觀止。可是，他當年就曾身受此痛，囊中羞澀，告貸無門，無法購買他切需的書籍，我們如今看他的「與妹書」一紙，當眞是歷歷在目，令人悲愴……「商務印書館重印日本刻大藏經出售，其預約卷價約四五百元，他日恐不易得，不知何處能代收我籌措一筆款，爲購此書。因爲現必需之書甚多……若不得之，則不能求學。我之久在外國，一半因外國圖書館藏有此項書籍，一歸中國，非但不能再研究，並將初著手之學亦棄之矣。我現欲籌得一宗巨款購書，購就卽歸國，此款此時何能得？只可空想，豈不可憐？」陳寅恪先生由於家學淵源，非同尋常，加以天才橫溢，並世難遇，是以後來畢竟仍然成爲一代宗師。可是，其他困知勉行的好學之士，尙不知凡幾，像此等情形，恐怕皆不能免，然而，「只可空想，豈不可憐」，他們何時能夠有力購買他們所需的參考書籍呢？他們何時能夠把他們滿腹的才情，貢獻於中國的學術上呢？事實上，不久之前，尙有幾位剛退休的老教授，談到他們無法購取昂貴典籍的事實。

也許，近世中國，社會的貧窮與學術的衰微，正構成了一個惡性循環，而多少英年妙才、潛力深沉的學術人材，便在這一個惡性循環之中，垂垂老去，鬱鬱而終，「此翁白頭眞可憐，伊昔紅顏美少年」，中國還能有多少的學術人材，可供揮霍浪費呢？面對一些兩鬢斑白、神情蕭瑟的老教授，那種聲嘶力竭、鞠躬盡瘁的表情，我常常跌入深思。暮靄沉沉，前路

渺渺，他們的一生，便消磨在這個循環中了。

× × ×

亘廈高樓連苑起，輕歌曼舞明光裏，社會已漸漸繁榮起來了，工商企業也慢慢茁壯盛大了，以目前的情景，來支持一個健全而安定的學術環境之成立，似乎已不會十分的困難。如果整個的趨勢，眞的會向這一方移動的話，那麼，首先必須注意的倒不是臺北的各大街通衢上，華屋香車，櫛比鱗次，而一些教授住宅，却是陋巷矮屋，古木參天，因爲這只是由市場價格引申出來的事實，價格如此，夫復何言？也不是再從頭渲染某些學者的事蹟，以推介於國人，事實上，「年光過盡，功名未立，書生老矣，機會方來」，只不過徒增怛惻而已。值得重視的倒是，如何在價值觀念上，作一次新的平衡，承認學術的價值，重視學術的價值！眞能如此，也許蒼茫古木的濃蔭下，不久竟能長出綠意盎然的新秀來，也未可知。然而，這一新的價值觀念，何時才可能在社會上生根呢？

（六十四年十一月廿三日「人間」副刊）



# 一自美人和淚去

屈指算來，離開了與學校生活有關的圈子，迄今已有三年之久，這時距已不可謂不長，而我個人也不是什麼多愁善感的人物，在現實的生活領域內左支右絀之餘，當時許多的前塵舊夢、往事陳跡，既屬已事過境遷，則如今腦海中殘餘的一些回憶與依戀，終也不免會逐漸褪色，乃至於了無痕跡了。只有少許曾經怵目驚心的事實，由於當時的印象，過份鮮明而凸出，所以迄今仍是歷歷如繪，揮之不去。

這些年的學校生涯中，或由直接的機緣，或由間接的關係，前前後後也會結識了不少同在成長中的年輕人，雖然有些只算是聲息相通，只有極少數能夠朝夕與共，但一般青年學生

的生活基調、生命脈動，多多少少還是可以領略出來的，而長久目擊身歷的結果，使我獲得一個相當沉痛的概念，那就是：大多數的在學青年，在這段生命力最旺盛的歲月中，顯得過份的世故和矜持了，尤其是在感性的表達方面，當眞是爐火純青，收斂自如，我絕少看到同學或朋友，有任何大喜大悲，大哀大樂的情緒流露，所有的只是泛泛的歡愉，淡淡的哀愁，默默的接受，冷冷的旁觀，彷彿一切都是事不關己，一切都是春風過隙，自己所需要把握的，只是成績單上的分數，或是某種榜上的名字而已，我個人不太相信，那麼多人能在所謂的「弱冠」或「及笄」之年，就已達到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境界，甚至我還覺得無此必要，因爲個性的煥發、至情的洋溢、生命的體認，都是人生可貴的經驗，而這些，在離開了單純的學校生涯之後，就很難再有追尋的機會了。當然，大家也不乏各得其樂的場合，舞會之類的娛樂，郊遊之類的活動，總是時有所聞，但也許是我的錯覺，我總感到即使在這些場合中，一部份人仍是有着習慣性的漠然之情，爲某種目的而來，懷何種收穫而去，一板一眼，有條有理。我個人是比較飛揚佻脫一些的，所以似乎總和這些典型的「好學生」們，格格不入，平時也試着與一些脫略形跡的朋友，漫遊嘯傲一番，但在這樣的氛圍之下，我們一小撮不以成績爲意的朋友，終也不免自知：「對酒當歌，强樂還無味」。

而這種普遍的世故與機心，表現在愛情方情的，尤其明顯而尖銳。



在我看來，愛情是人世間最純潔、最狂熾的一種情感，也是最溫馨、最美妙的一種享受；是心靈的淨化，也是生命的昇華，如果世上有什麼事物，值得永恆的追尋，那無疑就是愛情，如果世上有什麼價值，能够獨立的存在，那可能也是愛情。無論弗洛伊德他們，如何冷靜而深入地剖析它，愛情終究是超越於理性的分析之上的，無疑，更超越一切世俗的算計之上。當兩心相通，兩情相悅的時刻，世間種種又何足掛懷？寸心之間，便是天堂，剎那之間，便是永恆，而每一椿眞誠的愛情，都代表一種至高的、獨特的境界，「金風玉露一相逢，便勝却人間無數！」愛情的本質，也許不是永久不變的，但眞正的愛情，其成立的時候，確應毫無一絲雜質在內，而皓如白雪，皎若明月，透射出純眞而强烈的光彩。即使一個人的愛情未蒙對方的接受或溝通，只要這愛情的意念，本身是眞誠的，而且未爲對方帶來煩惱，則這情操仍是美麗的，並沒有任何過失之可言，而在示意的過程中，可能發生的種種笨拙的擧止、殷勤的奉獻、曲意的承歡，也都是生命意識的自然流露，毫無值得羞恥之處。換句話說：即使是「單戀」，一方的人格，並不因此而比對方爲低。只有那些因對方單戀自己，而自覺高人一等，蔑視對方；或是玩弄感情，引爲笑樂；乃至播言於衆，滿足虛榮的人，才是在愛情的領域內，顯得人格猥瑣，情操低俗。而這樣的人，本身就很難和眞正的愛情，扯上任何的關係。

當愛情的雙方，彼此斤斤計較於一些現實的條件，諸如經濟的基礎、所學的科系、出國的希望之類，我不知是否還成其爲愛情？

離開校園之後，雖然早已是昔日同窗，天各一方，舊遊驚燕，風流雲散，可是他們當年在校園裏所扮演的一些愛情悲喜劇，却似乎仍在不斷地向「愛情」兩字的眞諦，發出尖銳的反諷。歸納起來看，大部份的愛情事件，可以浮現出兩項特色，一是現代人在愛情上所表現的「無力感」，一是當事者對愛情一事所抱持的「市儈氣」，兩者共同的特色，無疑是反映了商業意識已深深地滲入了現代人的愛情之中，寖假而使得這人類所應有的最高貴的情操，也變得形同市場上的商品一般，待價而沽，擇人而發。其悲歡離合、取捨進退之際，若透過純粹商業性的眼光來看，隱隱然可以看出一條統一的脈絡，有時甚至若合符節，歷歷不爽。也許，把一切事物都予以商業化、計量化，本是現代社會的特色，絲毫不足爲奇；然而，若是因而抹煞了愛情本身的超越性與神秘性，似乎總還有些言之過早，而我所看到的一些現象，不免使我覺得：我們若干在成長中的年輕人，在這方面的確頗有「迎頭趕上」先進的商業國家的態勢，甚至其細細盤算、察察爲明的功力，可能還青出於藍。

現代人在愛情上所表現的無力感，似乎以艾略特的一首名詩「普魯夫洛克的戀歌」，表述得最爲淋漓盡致，詩中的主角，溫吞而猶豫，蒼白而荏弱，一再要想向一個女人求愛，却



總也下不了決心，終至：

「我用咖啡匙把一生量盡，
我熟悉那些殞逝的聲華，在寂寞中逐漸隱去，
那我該怎樣表示呢？」

這是一幅表現了現代人生命力渙散、目的感貧乏、百無聊賴，一籌莫展的景象，差幸詩中的主角，年事已長，歷經滄桑，已是中國人心目中「摒除絲竹入中年」的階段，可是看來仍是令人怵目驚心。若正值青春生命的黃金階段，花樣年華，白馬歲月，天眞爛漫，生機蓬勃，而已蓄意以世故而老練的態度，來處理愛情的走向，務必使愛情與自身的現實利益相一致，其違反自然、斲喪生命、扼殺眞情之處，恐怕又非普魯夫洛克的那首戀歌，可以望其項背的了。每次，我看到朋友羣中所發生的一些事實：男孩必先考量自己的事業前途、經濟潛力，然後才敢戰戰兢兢地萌生愛念；女孩必先細究對方的現實條件、未來展望，然後才敢畏畏怯怯地列入考慮，這期間種種的深思熟計，謀定而動，度德量力，不合則止，當眞是「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一皆以商業心態爲基準，我就不自覺地領受到一種滄涼而又

沉痛的況味。

飈風驟雨式的浪漫愛情，固然未必能經得起持久的考驗，但畢竟可算是眞誠的生命火花之迸放；相形之下，老謀深算式的商業愛情，出發點就是以現實利害爲依歸，似乎更難期於久遠。這些年來，我所目睹的種種悲歡離合，大多到頭來仍如鏡花水月，現實條件一旦睽隔，昔日深情盡付流水。尤其是大多數立志出國的朋友，即使已渡過了重重的愛情關口，可是一俟畢業之後，男孩子服役兩年，先行出國的女友，往往是「漸行漸遠漸無書，水闊魚沉知何處？」結果不外是：在不算太長的時間內，就與國外某位已有相當現實基礎的人士閃電結婚，於是一紙紅帖，數聲祝福，把多年感情，一筆勾消。而身當其事的男孩，也往往視爲當然，安之若素，出國既是潮流所趨，只消待得自己出國之後，自可再行援例跟進如儀，終能各取所需，皆大歡喜。

當然，全始全終的愛情，本來未必可以期於今日，而事業上，結局圓滿的事例，仍能時有所聞。然而，似這般商業氣息相當濃厚的「人間喜劇」，確也周而復始，屢見不鮮，絕不是什麼殊異的事例了。

我不知道從整個文化的觀點來看，某一時代之內，人們在愛情上的表現，是否具有什麼象徵的意義或趨向。但若愛情代表人們生命力最純粹、最强烈的煥發，則生命力的脈動，顯然可以反映出一個文化的氣運。就中國而言，周朝立國，制禮作樂，典章文物，曠代無儔，於是詩經中所描摹的男女之情，生氣洋溢，天機渾融，何等單純而明朗，又何等淳樸而自然？正表現了當時民族生命力的昂揚與瑰麗。流風遺韻，歷久不絕，直到秦漢之際，尙有孟姜女萬里尋夫的傳說，虞美人一刎殉情的事蹟，美麗而又淒涼，可是到了漢室向衰之後，情形似已改觀，元帝竟須以宮女來羈縻强番，於是黃沙漠漠，紅顏纖纖，「一去紫台連朔漠，獨留青塚向黃昏」，王昭君的形像，構成了歷史上一幕令人心酸的畫面，而自此之後，漢室就從未再回復過武帝時的英風烈烈。光武中興的時代，人才蔚起，氣象淸淳，也可以算是中國史上一段重要的高潮，而光武微賤時，便有「娶妻當娶陰麗華」之言，頗有一往情深百折不回的氣魄，待得東漢後期，女禍頻起，亂自上作，桓靈兩帝的宮中，竟各有宮女數千人，其穢亂荒淫之情，自是不言可喩，而當時整個社會，也正日趨衰頹，中國終至步入到後來五胡亂華時的文化崩潰之局。唐朝開國之前，羣雄並起，紅拂夜奔，一段英雄美人的傳奇，多采多姿，似乎正映現了唐代盛世時，整個民族的生命力，又一度煥發出動人的創造成就。可是待安史亂起，玄宗出奔，「畢竟君王負舊盟，江山情重美人輕」，一代雄主，竟坐視愛侶楊貴妃受脅而死，絲毫無能爲力，於是唐室的氣運便也一蹶不振，從未再造貞觀開元的治世，而整個民族的活力，便也開始每下愈況了。

當然，像這樣一葉窺秋的觀點，有些近乎任意比附，但以人在愛情上的表現，作爲量度個人生命力的標尺之一，仍是相當合理的，而民族的生命力，文化的創造力，無非就是這民族與文化之中，人們生命力的整體表現而已。故而，若謂大部份人在愛情上，都顯得孱弱無力，隨風搖擺，而其整合的力量，竟能够開物成務，再造文明，似乎也很難令人相信。

再從另一角度來看，傳統中國社會中的愛情，也許因種種的禮敎之防，迂腐之論，或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侷限，有不盡令人滿意之處。可是，我們若細按民情與事實，却發現傳統中國人，表現在愛情方面的注細專膩、溫柔纏綿、乃至生死不渝，却也自有其另一番的境界。只是由於這大多是發生於布衣平民之間，結髮成親之後，所以不甚引人注目而已。「夫妻好合，如琴鼓瑟」，這是何等和諧？張敞畫眉、梁鴻擧案，這是何等旖旎？而杜甫思妻的詩行「香霧雲鬟濕，淸輝玉臂寒」，更是溫婉沉摯，深情無限；王實甫描寫鶯鶯送張生遠行時的叮嚀週至：「荒村雨露眠宜早，野店風霜起要遲；鞍馬秋風裏，無人調護，自去扶持」，體貼入微，憐恤備至；沈三白寫「浮生六記」的閨房記樂與坎坷記愁，「昔一粥而聚，今一粥而散」一段，更是肺腑眞情，躍然紙上。像這種純眞深切的男女之情，原就與溫柔敦厚的傳統風敎相平行，所以，我每一次讀到記述以往中國人愛情的篇章，總會覺得像這樣平淡但却深刻的愛情，正與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息息相通，脗合一致。



而如今，古老的價值早已連根動搖，似這等淡而無味的愛情，太缺乏刺激性，自然不合現代人的胃口了。可是，代之而興的，倘若旣不是有光有熱的純情，也不是敢哭敢笑的眞情，而反倒是一些近乎商業行爲的遷就與湊合，一些精打細算之後的付出與承受，情旣可鄙，愛更何有？似乎也並不是十分正常的現象。雖然，時代的潮流、商業的趨向、現實的欲求，都是不可遏抑的事實，可是，生命之內、人性之中，如果確尙有某些事物，是超乎這一切之上的，則愛情必也是其中之一。倘若愛情率先失去了它超越而神秘的光輝，則人生終也未免過於枯燥與卑瑣了。枯燥與卑瑣的人生，如何能串連成一個活力彌漫的文化？

也許，愛情商業化會是世界性的傾向；也許，我們之中若干年輕人的表現，終只是少數的特例，其現實化的程度，較諸先進的商業國家，猶不過是小巫見大巫而已。然而，倘若我們眞正期待中國人的創造能力，能够貢獻於未來的時代中，而造成另一次文化上的高潮；倘若我們眞正相信中國人的生命智慧，能够在未來的世界舞台上，佔有一席之地，則像這類的現象，仍是值得深思與警惕的。感性必須以理性來平衡，這是任誰都承認的道理，然而，若是理性完全壓制了感性，而理性的指標，竟只是銳利的現實眼光、或明快的商業頭腦，是否便有些矯枉過正呢？莎士比亞會有一句名言，恰似針對這一現象而發：——「愛情應是用心靈，而不是用眼睛！」

然而，弔詭的是：越是能夠順應現實、不動眞情的人，似乎越能「自求多福」，而敢於違逆時代潮流、表達一己個性的人，却往往只能給自己造成一齣無奈的悲劇。猶憶當年在校園裏，能與我們一小羣狂歌當哭爲人側目的浪子，坦誠相處，而又互相尊重的，只有一個女孩子。她天眞無邪，明朗可親，氣質上就和那些冷漠而現實的「好學生」截然不同，一對黑白分明的大眼睛中，永遠流露着同情的體諒與眞誠的關懷。畢業之後，衆浪子紛紛入營服役，她則進入一家醫院工作，並與院中一位青年醫生，有了相當的感情，大家都會誠心爲她祝福。但她因同學大多已經出國，恰又接到一份可觀的獎學金，機不可失，情難遽捨，再三思量，實難兩全，行前曾有信道：她實在深愛國內的朋友與一切，也捨不得離開親人，更不能放棄醫院那一段純眞的感情，所以，兩年之內，一定回來！就這樣，她流着難分捨的熱淚，懷着速回團圓的決心，孤身走上了浩渺的長程。可是，「一自美人和淚去，河山終古是天涯」，她出國尚未及一月，即遇車禍而竟逝世。出殯之日，大家雖都在服役中，無不想盡辦法，準時趕到，一堂相對，愴極無言，只感到她那張照片上血色鮮麗的形貌，猶在向大家盈盈笑語。

然則，我們還是向那商業化的冷漠時代吧，何必向人間多流無益的眼淚呢？

（六十五年一月六日「人間」副刊）



# 河山終古是天涯

在一個聲光燦然的大時代之後誕生的人們，往往是最不幸的，因爲風雲際會的時機，是已經過去了，英風浩氣的呈示，也漸漸成爲史蹟。時潮逐漸平復，塵埃逐漸落定，而歷史的轉捩，也於不知不覺中趨於定型，生活在高潮後的人們，不免發現自己滿腔的熱血，大好的身手，竟不知向何處去發揮才是，經常，他們或則享受先賢締造的美景，而承平豢養；或則吞嚥前輩遺下的苦果，而顚沛流離，本身並未能參與於大時代的脈動，發揮出新一代的潛力。因爲時移勢易，革故鼎新的機遇，是一縱即逝的，不容人們有逡巡徘徊的餘暇，縱看中國的歷史，其遷移變化、起伏升沉之際，大抵如是。大局氣運的醞釀，固然需時甚久，可是一

且時機成熟，却如水之就下，沛然匯流，一發而不可收拾。三國演義開卷就說：「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久」字以後繼之以一個「必」字，充分顯示出變化發生時的節奏之速，足透其中消息。激流之後的沉悶，往往是無可奈何的事情，而美麗眩目的激湍浪花，却往往又只是曇花一現。

然而，這只是就歷史的某一個層面而言的。英雄繫馬，壯士磨劍，千尋鐵鎖，一片降幡；孤身取二江，萬馬救中原，羣雄共逐鹿，一戰定江山，這種種令豪傑之士悠然神往的烈蹟，其實祇是歷史的浮表，政治的風濤，深蘊在這些浮表與風濤之下的，其實是整個民族的生命動態，是整個民族的精神動向，是整個民族在特定的時代環境挑戰之下如何逐步地調整、適應、前進、創造的歷程。這歷程有時近乎迂廻、有時陷於逆退、有時全然失敗，可是整體說來，只要民族本身尚未解體，則這一逕是一個動態的歷程，表面上的沉寂冗悶，並不代表這歷程已趨於靜止。而且，從長遠的眼光來看，則甚至連那些如火如荼的時代，有光有熱的場面，也並不必然代表整個歷程的高潮或顛峯，事實上，羅馬戰功蓋世聲威赫赫的時候，也正是羅馬帝國已經趨於衰亡的時刻。

× × ×

在某些知識份子眼中，中國近代史上一場波瀾壯闊的心智啓蒙運動，如今只剩下了一片



嗚咽的餘音，搖曳在西風殘照之下，再也激不起什麼宏壯的廻聲，對於整個民族與文化的磨難，再也起不了什麼積極的作用了。例如，有人說：「中國近代和現代的知識份子，在近代和現代中國歷史的舞台上，新扮演著新時代催生者的重要角色。然而，曾幾何時，面目全非，斯人憔悴！於今……一幅秋末的景象，凉風起天末，草枯木黃，無邊落葉紛紛下，只有三幾片傲霜葉，高掛枝頭，在寒風裏顫抖，任漫步懷古的詩人悲吟！」也許，這是對的，折戟沉沙之後的古戰場，百戰解甲之後的老將軍，在事不干己的人們看來，充其量引起一陣「漫步懷古」的情緒而已，至於一代名士的文章，萬人爭傳的口號，在事過境遷之後，其遭遇又何獨不然？

可是，五四時代的一切，距我們雖甚遙遠，却又極切近。遙遠，因爲已時隔半個世紀以上，切近，因爲那個時代所面臨的一切問題，迄今仍清晰而凸出地面對着我們，面對着整個的中華民族。

我們固然嚮往那個浪漫的時代，緬懷那些浪漫的人物，我們也承認那個時代的許多披荆斬棘的工作、除舊佈新的措施，都是千萬知識份子心血的結晶，對於社會大衆的貢獻，實在功不可沒，可是，我們不得不說：就整個民族所面臨的急劇轉變的形勢、尖銳複雜的挑戰而言，那個浪漫時代的知識份子所提出的回應，嚴格說來是失敗的。最明顯的例證是：迄今爲

止，當初的挑戰，仍然存在，而中國文化的本身，則在風雨飄搖之中，徒作花果之飄零，而大多數的中華兒女，更已「弔影分爲千里雁，辭根散作九秋蓬」，在不同的環境中，承受那失敗的苦果。

如果西力東漸是傳統中國所面臨的一大挑戰，而中華民族對這挑戰的回應，是以五四運動爲其高潮，則這回應何以歸於失敗？事實上，我們看到那些年代中，有如此衆多的菁英份子，投袂而起，挺身而出，喚醒國人，啓蒙大衆，他們大聲疾呼，不但形諸於口，而且付之楮墨；他們奔走呼號，不但引起響應，而且匯爲運動，諸如：科學與民主的提倡、語言與文字的改革、社會習俗的改造、知識心態的更新、現代化觀念的引進，在在都是適時適切的舉措，衡情度理，無可非議，那麽，如此的一個全民啓蒙運動，又怎會落得「面目全非」的下場？

我們再看當時風雲一時的人物，他們大多曾前後遊學國外，學有專長，人格崢嶸，文筆犀利，又彙彼此成羣結社，蔚爲風氣，每每一有新的論題，便或則桴鼓相應，或則針鋒相對，總能造成一種風潮，而相摩相盪之下，對於他們個人知識的進展、事理的透視，總也有不少的益處，我們如今重讀那個時代的文章，仍然感受到其中咄咄逼人的氣勢、虎虎生風的勁力，有如天風海雨，迫人而來。以如許優秀的人物，挾如許卓越的才華，而竟在這攸關整個民族命運的大運動中，遭受到不容否認的挫敗，這眞是令人難以置信的事。尤其令人難以置



信的是：一位眞正特立獨行的民族思想家熊十力先生，對那個時代中的才俊之士，作了如下的批評：「民初迄今，文理各科之學人，眞能在艱困中樸實埋頭地去下苦功，極深研幾，而不肯淺嘗輙止，得少爲足者，吾實罕聞其人，至於悠悠多士，蟻聚市朝，蜂呼論壇，學識不殖，情思都盡，人則斷送，國又何依？」這是逕直否定那些菁英份子的才識與誠意了，事實俱在，文獻可徵，我們對於這樣一個矛盾的情況，又能作如何的解釋？

從「五四」對傳統中國的批判，到人們對「五四」本身的批判，我們看到種種不同的論點、不同的評價，充分表現了中國人對自己民族的走向、對自己文化的命運，實皆具有不可遏抑的關心和熱情。當然，一樁紛繁虬結的歷史事件，本不是任何簡單的論斷所能賅蓋的，至於百年功罪，千古是非，那都是後世歷史家的事了。目前，我們所須把握的事實，乃是：那個大時代尙沒有結束，那個大挑戰仍舊在進行，而我們每一個後起一代的人，依然命定地要面對這一項挑戰，而提出我們自己的回應。雖然，我們所處的境況，比當時要艱困的多，我們所有的憑藉，比當時要寒傖得多，而老大的中國，對於外在的挑戰，似乎已失却了回應的能力，呈現了一種「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的可憐局面。

然而幸運的是，一個民族對於一次挑戰的應付失敗，並不即註定了萬劫不復的結局，失敗的作爲之後再繼之以成功的回應，這樣的事例在歷史上也屢見不鮮，就此意義而言，則我

們畢竟不是落在歷史的高潮之後，而根本無所事事的人，漢朝在對匈奴的挑戰，作成功的回應之前，不也曾遭受過失敗的事實嗎？可是後來，「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渡陰山」，這是何等光輝的成就，焉知我們這些刼後的中國人中，必不會產生一位力能捍衞中國民族與文化的飛將軍呢？

× × ×

爲了對近代中國民族所遭遇的挑戰，以及一代菁英份子對此所提出的回應，獲得一些概括的了解，以前在學校時，不少朋友對「五四」時代及人物，作過相當程度的鑽研，我個人也曾追隨朋友之後，濫肆研讀一番，有一個時期，對於「五四」一些領導人物的生平事蹟、重要文章，皆能琅琅上口，如數家珍。可是不久之後，我就對那些英年盛名、意氣風發的人物，那些紙貴洛陽，轟傳一時的讜論，那些鞭絲帽影、文酒風流的韻事，那些唇槍舌劍、此起彼仆的論爭，乃至於那些福壽全歸，「笑與秩終」的生涯，就失去了繼續深入的興趣，因爲，我發現：這期間大部份的名士，雖然文章寫得洋洋灑灑，活動辦得轟轟烈烈，可是基本上，却沒有一種嚴肅的自覺：——自覺到他們所面對的，是一次亘古未有的挑戰，自覺到他們所擔負的，是一種任重道遠的責任；自覺到他們所影響的，是當代千百萬人的命運。他們雖然也都一心一意爲落後的中國，貢獻一份心力，找出一條生路，可是大體說來，極少人會全盤地、深刻地、鉅細靡遺地思考過整個文化的問題，大抵是根據自己在國外的所學，追隨當時正流行的思潮，行文落筆，率性自恣，鍥而不捨，當者披靡，甚至有的時候，但見一隅，不見全豹，但知現代，不知中國，結果是：「薄有文章驚海內」，竟無善策拯生靈！

可是豪傑之士，何代無之？亂世之中，必多忠信，就在五四時代那種才俊雲集、讜論絡繹，「蟻聚市朝，蜂呼論壇」的氛圍中，仍有少數特立獨行之士，踽踽凉凉，遺世獨立，默默地懷抱着恆久的理想，忍受著淒凉的寂寞，在海陬異域，爲整個中華民族的前途嘔心瀝血。

王光祈，現在知道他的人，已逐漸多了，因爲他是近代中國音樂領域內的拓荒者，是第一部系統完整的「中國音樂史」的作者。然而，却只有很少人知道：王光祈是五四時代鋒鋩最盛、才華最高的人物之一，他手創「少年中國學會」，雄才偉略，出類拔萃，並世俊彥，無不心儀，他所寫的文章尺牘，更是詞采斐然，言之有物，讀之令人胸懷一暢，可是，就在他的名望如日中天的時候，他却悄然去國，在萊茵河畔的波昂，埋頭從事他終身的隱居著述、抉幽發微的生涯，而在他的朋友們一個個聲華璀璨、光芒四射，成爲當時的名公巨卿的時候，他却窮困孤寂地客死在貝多芬的故鄉。

王光祈的一生，猶如一部傳奇與悲劇交叠而成的史詩，他那嶔奇磊落的人格，那掩抑不住的才情，那悲愴感人的身世，那熾熱火烈的熱情，那深謀遠慮的識見，那苦心孤詣的行徑

，以及那種「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實踐力行的精神，在在皆代表了五四的浪漫氛圍中最光明的一面。

從溫江之畔一個牧童，到北京城裏的一代英賢，他的前半生，已滿了多采多姿的傳奇意味，再從冠蓋滿京華的名城中走出來，遠赴斯人獨憔悴的異地，困心衡慮，含英咀華，六年如一日，卒至客死異域，魂羈他鄉，他的後半生，更是充滿了謎樣難解的悲劇色彩，從他的身上，我們彷彿可以看到整個中國近代苦難歷程的一個縮影。王光祈的前半段生涯，以「少年中國學會」的創立為其高潮，可是，我們從他自溫江浪跡出川時，沿途所吟咏的一些雜詩中，已可看出他對鄉土的感懷，對中國的熱愛，與前途的自信了，例如：——

「千載憂難已，深宵劍自鳴，
直行終有路，何必計枯榮！」

這樣一個才華洋溢而又信心堅定的人物，自然絕非池中之物，終有乘雷上天的一日。果然，我們看到了北平的中國大學，研習法政經濟之餘，憂時愛國，情不自禁，開始具體地研究一些改革的方案，有時興酣落筆，四方側目，有時良友聚晤，談言微中。不多久便已成為當時年輕一輩中極為出色的俊彥之一。

民國八年七月一日，王光祈與一干朋友，正式召開「少年中國學會」的成立會，一切的



宣言、宗旨、信條及規章，都是由王光祈負責起草的，他們心目中的遠景，是以瑪志尼的「少年義大利」運動為藍圖，糾合有志的青年，抱持純潔的理想，發揮蓬勃的活力，實實在在為苦難的中國社會效力，「以創中國少年為宗旨」，這真是一種積極昂揚的態度。而且，他們不是徒托空言，而是見諸行事的，所謂：「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實學問，發展社會事業，轉移末世風俗」，都是成熟的見解，介入的態度，與當時一些浮囂擾攘的新派作風，截然不同，王光祈說得非常清楚：「知改革社會之難而不可徒托空言也，故首之以奮鬥，繼之以實踐，知養成實力之需時而不可以無術也，故持之以堅忍，而終之以儉樸。務使全國青年志士，皆具先民敦厚之風，常懷改革社會之志……」王光祈後來的一切表現，都與少年中國學會的原始構想，若合符節，絲毫不爽，「實踐」、「奮鬥」、「儉樸」、「堅忍」，他都做到了，做得那麼徹底，那麼完整，他真不愧為少年中國的精神代表！

少年中國學會對近代中國的貢獻，是不可勝數的，他們所提倡的理想、發表的文字、印行的刊物、引進的學理，在在皆具有激濁揚清、啓聵震聾的功用，可是，就在「少中」活動蒸蒸日上的時候，王光祈卻飄然去國，遠赴歐陸了，主幹一失，花果飄零，「少中」不久即走上了分裂解體的路子，部份會員乃至倒行逆施，為禍邦國，我們緬想王光祈當初高歌「少中」的會歌：「以滿腔的熱血，洗汚濁之乾坤，願青春之中華，永不老大！」時的那種英颯

之氣，赤子之心，實在不能不爲之悲從中來。

而王光祈就這樣一去不返了，中華的河山，故園的風物，祖國的大地，十六年來，也許常常在王光祈的夢魂中出現，可是他再也不會親眼看到這一片他心愛的國土了。他在船上猶不斷以「少年崛起，中國復興」而興奮，他何嘗知道，他所謂的「短別離」成了永遠的訣別，而少年中國學會，幾年後便告四分五裂了。

我們看他在船上，興高采烈地以朋友們的口頭語，來寫他的去國辭，豪情壯志，躍然紙上：——

「山之崖，海之湄，與我少年中國短別離；
短別離，長相憶！
不恃過去人物，不用已成勢力，
惟我少年，乃能自立！」

誰能意想到，這樣輕快明朗的曲調，竟然變徵而爲易水的悲歌呢？

× × ×



王光祈出國之後的表現，仍然是有聲有色的。短短十六年中，他不但在德國攻讀了博士學位，完成了四十種以上的著作，而且不斷寫文章寄到國內，評章時事，提供見解，規勸朋友，排解紛爭；他不但爲自已的祖國，竭盡了一個知識份子的責任，而且爲自已的祖國，贏得了外國人無比的尊敬與重視，他死之後，他所任教的波昂大學的德籍教授許米德，即會感動地指出：他是「一位十足的四千年文化的代表者」！

王光祈也有他凌雲的意氣、不羈的任性；也有他忘形的歡樂、突發的憤怒，甚至也有他難言的戀愛故事、永恆的夢中情人，可是，超越這一切之上的，是他對中國社會和文化的熱情與關懷。他以渾然忘我的精神，從事少年中國的創造，工作、著述、譯稿，耗盡了他一生的歲月，他的每一行動、每一作品，都不會離開這一鵠的。他雖不會强調「文章合爲時而著，歌詩合爲事而作」，然而我們看他的遺稿，除了專業部份之外，無一不是爲當時最迫切的問題而作的，國防急則述軍事，政治窘則述外交，民氣薾則譯介各國國歌，大聲鏜鞳，廉頑立懦，他心目中的「時」，無非是現代的變局，他心目中的「事」，無非是中國的問題，合起來正就是「現代中國」四字！

王光祈出國之後，何以不像當時大部份的名流一樣，去求一門立即可以經世致用的學問？他的本科是法政，那是當時十分熱門的東西，可是他卻徹底改行，選擇了一科冷僻而艱深

的音樂學，並把自身埋葬於其間，這一直是一個難解的謎。然而，我們愈追求這謎底，便愈發現王光祈的偉大，愈深入這事實，便愈體會這其間的道理，原來，王光祈正是對中國整個的問題，有過全盤的、深刻的、鉅細靡遺的思考，他所從事的工作，正是一項救國理論付諸實踐的示範，他在對現實社會失望之後，轉而遂行長遠的努力、根本的反省，他決心「以音樂再造中華民族」！

王光祈認為：我們中國古代的法度文物，以及精神思想，幾乎無一不是建築於音樂基礎之上，假如沒有音樂這樣東西，中國人簡直不知道怎樣生活。他對孔子「用樂化民」的理想非常讚美：「孔子既知音樂的重要，乃將其內部學說，建於禮樂之上，以造成中華民族之『民族性』。」他認為當時的知識份子，視音樂為「末道小技」，詈音樂為「無用之學」，實在是無知的戲論，故而他提出一套「音樂救國論」的理想，其思慮之綿密，詞采之壯美，當眞令人同聲讚歎，難置一詞：「昔少年意大利人興也，實由該國之人，既聞詩人但丁之歌，復覩古都羅馬之美，乃油然而生其建國之念。此無他，意大利人能自覺其為意大利民族之故也。若欲創造『少年中國』，亦惟有先使中國人能自覺其為中華民族之一途。欲使中國人能自覺其為中華民族，則宜以音樂為前導。何則？蓋中華民族者，係以音樂立國之民族也。現在中國人雖已墮落昏瞶，不知音樂為何物，然中國人之血管中，固尚有先民以音樂為性命之



遺痕也。吾將登崑崙之顛，吹黃鐘之律，使中國人固有之音樂血液，從新沸騰；吾將使吾日夜夢想之『少年中國』，燦然湧現於吾人之前……」

× × ×

所謂「音樂救國論」，自然是一種象徵的說法，它所側重的，其實是「中華民族之『民族性』」、「使中國人能自覺其為中華民族」、「中國人固有之……血液，從新沸騰。」這種論調，與五四以後西化成風，崇洋成習的空氣，是格格不入的，可是，我們細按王光祈的一生，從平淡到燦爛，從燦爛到隱沒，從傳統到現代，從現代歸中國，我們不得不承認：他的確是徹頭徹尾、全始全終地為一個嶄新的、少年的中國，在追索途徑，提供方向；他的確有權利為中國現代化的過程作見證，他的證道詞也具有特別深重的份量，因為他念茲在茲無時或忘的，他經之營之掙扎追求的，就是如何使中國能通過時代的沖洗，適應現代的潮流，躍然重生而成為「少年中國」！

王光祈所提出的理論，所表現的行徑，在當時自然是非常不合時宜的，所謂「同游冠蓋京華盛，范叔綈袍何足論！」他那些風雲際會的同輩朋友，青雲直上之餘，何曾會去深究他的苦心孤詣？可是，他以畢生的孤寒力學、羈旅苦思所得到的心得，有些地方確是眞知閃爍耐人回味的，西方現代詩人重鎮之一的艾略特，便在幾乎同樣的年代，提出同樣的看法，艾

氏說：「傳統是生命之樹」，「是一種以過去的生命來豐富現在的生活的方法」，艾氏並以擬喻的說法，指出：得到民族傳統中心和根源的新枝，方能不靠他物支持而挺然存在於空間，樹枝可能會活，也可能會消滅，但如果樹的生命要維持下去，樹幹不能不保，「這並不是守舊不動，而是活的持續，健全而有條理的成長」，這與王光祈「少年中國」的構想，實在是不謀而合的，「少年」，就是新綠，「中國」，就是樹幹。

× × ×

王光祈的悲劇，是已經結束了，可是現代中國的悲劇，並沒有結束。如今天涯海角，倘不知有多少個王光祈，在異域漂泊，承受時代變遷所帶來的苦果，在「故國河山入夢遙」的夜晚，在「等是有家歸不得」的時節，他們的感受，與當年的王光祈何其相似？王光祈也許太傻了，他不懂得「蟻聚市朝，蜂呼論壇」去湊熱鬧、博聲名，不懂得明哲保身，應時進退，爲自己的利益打算，只知「不恃過去人物，不用已成勢力！」，只知「直行終有路，何必計枯榮」？可是，對於中國現代的悲劇之形成，他是不負任何過咎的，他是清白的。

而那個現代化的挑戰，還在繼續，那個全民族的困境，還在延伸，王光祈所提出的構想與方案，是否能作爲未來回應挑戰時的一條線索呢？這是值得有志之士深思的。

（六十五年二月廿九日、卅日「人間」副刊）



# 高懷曠代盡知名

在時代的戰場裏，在生命的舞台上，眞正有思想、有才學，肯擔當、肯犧牲的傑出人物，永遠是少數。這少數的英才，倘能取向高遠，步調一致，以學問的建樹和人格的感召，蔚爲一代風會之主流，則常能不斷鼓盪風潮，造成時勢，引導整個民族中廣大的羣衆，順利越過層層的障礙，通過重重的考驗，「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在歷史的洪滾激湍中，帆揚萬里，奔赴向前，而抵達預定的目的地。可是，這少數的英才，倘若本身或則學力未足，目標不一；或則赴利恐後，見義不前，則自身的力量互相抵消之餘，對於整個民族的正面影響，也就微乎其微了。

一個時代中，人才的高下，表面看來，似乎須歸之於偶然，「一代學宗才力薄，望溪文集阮亭詩」，這看似是無可奈何的事，因爲他們登峯造極的成就，不過就是這些了，無法再作奢求。然而，深處想去，人才與風氣，其實有一種「交互作用」的關係，博學勉行的人才，每能造成淳樸篤實的風氣；膚淺澆漓的時代，往往便生浮華不實的人才；開國風雲，盛世氣象，自多元氣淋漓的豪傑；末世風俗，衰時運會，亦多儇巧凉薄的人物，其間的相互牽引，共同運作，就如「時勢造英雄」與「英雄造時勢」一樣的耐人尋味。可是，生命的繁複與瑰奇，猶有超乎這一切事實而外者，因爲，「彼衆昏之日，固未嘗無獨醒之人也」，就在天下俗尙最最低劣的時刻，亦仍有不少特立獨行的人物，如天馬之行空，如彗星之掠野，孤光自明，英風不滅。「五代之亂極矣」，可是歐陽修新五代史的「一行傳」中人物，固仍是守死善道，卓犖不凡，完全不受時代氛圍的浸染。也許，站在時代氛之圍外的人物，不知「時之所趨，勢之所至」，只是在作徒勞的掙扎罷了，一時並不能發生顯著的功效，然而，從長遠的眼光看來，仁人君子心血的投注、慘澹的犧牲，畢竟仍自有其一定的價値，能爲後世的子民增加正面的資產，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有歷史爲他們作證。

當然，悲愴與寂寞，是免不了的。他們的行徑，他們的思想，他們的苦心孤詣，都和當時流行的觀念格格不入。在一干左右逢源的風雲人物看來，他們實在是非常不合時宜的掃興之徒，有時爲了想要附庸風雅、或表示獨具隻眼，還不得不對他們敷衍幾句，但在內心深處，風雲人物恐怕只把他們視作「中風病狂」的傻子而已，何曾眞正想去瞭解他們、認識他們？殊不知，在未來的歷史上，也許正是這些「中風病狂」的人物的表現，才眞正代表了某一時代中人們的奮鬥實蹟，俄國民間最近流行一個笑話，最能表達出這一眞諦：「將來有人問起布里玆涅夫是誰？答案恐怕是：他不過是索忍尼辛時代的一名政客而已。」

×　×　×

在中國近代史上，五四前後無疑是人才最盛的時期，才俊輩出，濟濟一堂，一時學界的名流，多於夜空的星座，眞是「猗歟盛哉」！令人目不暇接。在一個民族遭遇到千百年來最大挑戰的時候，能有如此衆多的菁英份子，自動奮袂挺身，力承時艱，這自然顯示出當時的有識之士，已能深深感受到整個民族的生存所面臨的危機，而開始從事救亡圖存的努力。雖然，這一次的反應，終究歸於失敗，並由此造成整個民族更深更慘的刼難，但我們深信，成敗不足論英雄，我們仍然對這個民族懷有充分的信心，也對五四時代懷有相當的敬意。

然而，這些衆目所注的菁華份子，在面對如此艱鉅的挑戰之際，其基本的心態，一般皆趨向於現況的改造、對外的因襲、理論的說敎；而不甚注重於根本的重建、自我的肯定、實踐的力行方面，却畢竟不能不說是令人遺憾的事。事實上，由這種基本心態所引伸出來的那

些作爲，諸如：浪漫的情調、激越的狂熱、恣意的批判、率性的破壞，雖然聳動一時，使五四時代充盈著一種活潑熱鬧的氛圍，五光十色，眩人眼目，可是其主要力量，也容易漫向投射，互相對消，於是，「誰知道容易冰消」，不旋踵之間就有人說它是：「面目全非，斯人憔悴」了。

其實，「面目全非」則有之，「斯人憔悴」則未必。我們略察五四時代那些少年得志、遇合非凡的風雲人物，便可看出他們後來在中國的學界政壇，也都一直炙手可熱，一部份人或任校長、或充教授，成爲大衆崇拜的偶像、芸芸衆生中的導師，頗能充分發揮他們的抱負；另一部份學優而仕，廁身政界，縱橫捭闔，煊赫一時，也未始沒有大展鴻圖的機會。綜括起來看，這些叱咤睥睨的名流學者，後來黯然褪色、默默耕耘的，固然爲數不少，可是「囊銀積金，笑與秩終」的，却也大有人在。故而可以說：他們對於那個時代的貢獻，與時代賦予他們種種的榮顯，兩相對照之下，大抵還算是十分相稱的。

而在五四氛圍之外，天馬行空彗星掠野式的傳奇人物，亦復不少，他們孤寂地走著漫漫的長途，溫煦地散出曖曖的光華，他們的影響和貢獻，在當時並不顯著，可是，他們的歷史形像，却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越來越形淸晰，越來越趨高大，弘一大師李叔同，就是這樣的人物之一。



× × ×

弘一大師李叔同的生平，集藝術家、革命者、與苦行僧之大成，其超妙的英才、煥發的風儀、卓絕的悲願、護教救世的虔誠，恰恰和二十世紀西方良心的代表者——赤道非洲的史懷哲醫生，形成一種極堪玩味的巧合。春風桃李，名滿藝林，他的前半生，已是充滿了天縱奇才的漫天霞彩：江湖夜雨，浪跡四方，他的後半生，更是迥然超乎世人的想像之外，映現出一種莊嚴而聖潔的光輝，照耀著那個時代，也照耀著萬千人們的心靈。

李叔同系出名門，家境富裕；才華儀容，均有得天獨厚之處，對於詞章、金石、書畫、戲曲等項藝術，皆能靈思入神，妙悟非凡，弱冠時即已名動京滬，爲當時的藝苑名流交相推重。事實上，他在藝術上的成就，後來於他自己眼中，固如白雲過隙，殊不足道，在我們後人看來，却委實有其鮮明突出的地位。即以詞章而論，迄今仍風靡大衆，却又格調高絕的一些藝術歌曲，如「送別」、「憶兒時」等，歌詞即是出自他的手筆：

「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晚風拂柳笛聲殘，夕陽山外山……」「春去秋來、歲月如流，遊子傷飄泊。回憶兒時，家居嬉戲，光景宛如昨。茅屋三椽，老梅一樹，樹底迷藏捉……」

其情韻之纏綿，吐屬之自然，文采之優美，是任何會唱過或聽過這些名歌的人，都能深深體會的。

既負出塵的姿儀。復挾不羈之才情，翩翩少年，倜儻風流，李叔同的早年，也會留下許多人人豔羨的韻事，走馬章台，折柳平康，廝磨金粉、偎依紅顏，諸般舊日才子優爲之事，無不目擊身經。可是，溫柔鄉是羈縻不了眞正的有心人的，而李叔同抱負閎深，志豈在此？終於，他東渡日本，進入東京國立美術專校深造，遠遠離開了那個少年荒唐的十丈軟塵之地，行前一闋金縷曲，已淋漓地表露了他憂國的心緒、與深沉的體悟，伏下了他後來毅然出家普救衆生的意願：

「二十文章驚海內，畢竟空談何有！聽匣底蒼龍狂吼。長夜淒風眠不得，度羣生那惜心肝剖！是祖國，忍孤負？」

出國之後，他聯合留日同學創組「春柳劇社」於東京，爲中國新戲劇之策源人，曾表演「茶花女」、「黑奴籲天錄」等新劇，自任主角，演藝精湛，一時名噪海外，四方側目，但這等成就，於多才多藝的李叔同而言，也不過是其過人生命力的又一流露而已。

以他天性中澎湃的熱情、愛國的摯意、與忘我的情操，他在日本時，自然即已參加了當時奔走呼號、一心救國的革命志士的行列，成爲同盟會的老會員。歸國之後，他加入當時才士雲集的文學革命機關——「南社」，作詩撰文，孜孜不息，鼓吹民族思想與民族精神，對於當時的知識份子影響極大。辛亥鼎革，陳英士創辦「太平洋日報」於滬上，從事喚起民衆啓蒙社會的工作，李叔同主持筆陣，兼領編務，當時他所刊行的時論、政評、詩歌、小說，皆能開風氣之先，成爲萬人矚目的焦點，一時從遊諸人，均爲並世俊逸，例如身世淒美詩才曠世的一代詩僧蘇曼殊，就是於他主編的文藝欄上嶄露頭角的。

李叔同除致力革命鼓吹外，並盡心於教育工作，他於音樂繪畫文學各方面，造詣既深，執敎又勤，加以人格感化動人至深，所以確實造成了不少人材，後來新文學初期的健將，有不少根柢最深的，即是出自他的門下。其時他雖已從一位風采照人的翩翩公子，轉變爲一個「恂恂儒雅的布衣君子」，可是盛名遠播，正如中天之旭日，隱然爲當時藝壇第一人。

就在這時候，在他三十九歲的那一年，他因某種的因緣，拋棄了一切世俗的聲名成就，割捨了一切世俗的親情牽掛，於虎跑大慈寺剃度出家，成爲一個和尙。

一代名流歸佛法，早年令問動江湖！從此之後，他完全走上了另外一條路子，開始了他後半世的生涯，而這段生涯，使他不但成爲近代中國有數的高僧，而且成爲近代中國絕無僅有的完人之一。

× × ×

「五陵裘馬最豪華，看盡長安陌上花。
歌舞霎時齊放手，一枝禪杖一袈裟。」

出家之後的李叔同，法名演音，字弘一，世稱弘一大師。狷介如白鶴，和煦如春風，他芒鞋破衲，獨往獨來，千山雲水，行無定踪，二十餘年來，足跡踏遍了南中國苦難的大地，過的是最清貧的生活，作的是最根本的努力，與過去多采多姿的藝術家風範、轟轟烈烈的革命者歲月，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對照。

弘一大師於佛門宗派，係主律宗而兼淨土，刻己苦修，殷懷救世。原來戒律在佛法之中，原爲修持的憑藉，諸佛之本源，其重要性無與倫比，世傳釋迦寂滅後，傳之優波羅尊者，爲佛門主流之一。其在中國，則唐之道宣、宋之靈芝兩大高僧，尙能得其眞傳，靈芝而後，因三部忽失，典籍淪亡，七百餘年以來，竟成茫茫墜緒。弘一大師認爲戒學是入道之基，戒學毀，行持缺，，則佛門一切，盡成空論，萬千僧衆，無所遵循。因此決定由根本作起，由日本獲取三部遺篇後，下定弘願，獨肩道統，苦心孤詣，一往無悔，於律學上傾注半生心血，著成南山律苑若干篇，在家備覽若干篇，成爲重興律宗的寶典，其中「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一書，釐訂原有戒律，條分縷析，製爲表解，化賾爲晰，執簡馭繁，而所加按語，尤其



精邃明達，實爲佛典中可垂千秋的鉅作，對於律宗的貢獻，不作第二人想。

弘一大師出家後，一直飄逸地過著清苦的行脚生活，他律己至嚴、治學至勤、操行至苦。有一次，其生平摯友夏丏尊强約他至上虞白馬湖暫住，見他行李擔中只有一張破蓆，一方敝巾，蓆草已稀疏零落，巾色也已自白變灰，想要爲他另換一份，他期期以爲不可，並說：「巾色雖不白，尙無害於潔，仍可用幾許年月！」素食中爲他略加香菇豆腐，他亦委婉謝絕，祇許白水煮青菜，用鹽而不用油，方肯歡然就食，作客猶且如此，他平日之菇苦，更可想而知了。可是他本身雖然自奉極儉，一絲不苟，待人却又無微不至，惠貧濟病，無時或忘，對於別人的信施，遇有不能拒却時，則立時轉贈苦學行人或貧病者，如量施捨，一文不留。有時聽到某地災患發生，即不眠不休，奔走勸募，完全以天下蒼生爲己任；爲感化世俗而講經說法，則雖至力竭精疲，唇焦舌敝，亦從不以爲苦，當眞是「最後一滴血，亦無不願輸諸衆生，而毫無吝惜。」

弘一大師就這樣一肩梵籍，兩袖清風，爲了他心目中一種永恆的宏願，而貢獻出他整個的生命、整個的一切。他在佛學界的地位至高，可是他一直不理名聞，不受供養，不蓄徒衆，不作主持，默默地以平實的作風，爲紮根之努力，習勞習怨，克勤克儉，至垂老而不渝。他圓寂後，有人發現他那一領衲衣，上有補釘二百二十四處，青灰相間，襤褸不堪，藍尙是

他初出家時那一件，二十六年，未嘗一易，可見他的刻苦自律，到了何等感人的境地！

從金粉繁華的名利場中走出來，在那寂天寞地的深山荒野中，粗獷無識的下層貧民間，嘔心瀝血，弘道護衆，廿載於斯，落落自得，其雪志冰操，又豈是當時那些赫赫不可一世的名流學人，可以想像於萬一的？連當時盛負時譽的革命前輩吳稚暉先生，都會說過：「李叔同可以做個藝術家而不做，偏去當和尚」之類的話，可見眞能體會他的深心悲願者，實在是少之又少了。

× × ×

弘一大師爲什麼薄蓋代藝名如浮雲，捨天縱英才而不惜，毅然走上出家苦行的路子？迄今爲止，尙沒有人會作過確切不移的解釋，夏丏尊會敍述了大師出家前與佛門的一些接觸，但這些接觸，充其量只能說明大師進入佛門的因緣，既不足以涵蓋他出家後忘我苦行的作爲，也不足以顯示他一生所代表的意義。至於有人以「滄桑幻滅」「人世無常」之類的說法，來推論大師的用心，似也未免過於籠統，不能使人完全信服。然則，我們此處還是只能檢視一下大師出家前的時代氛圍，以及大師出家後的一些具體表現，來看出豪傑之士，如何在爲他那個社會殫精竭力，垂示典型。

弘一大師生當淸末，一方面國勢阽危，社會頹靡，而西方暴力不斷侵入，不平等條約深



深桎梏著整個的民族；另一方面革命思潮，澎湃洶湧，多少有志之士，皆在從事救亡圖存的革命工作，所以他自然投身於這一如火如荼的大運動之中，成爲其中有力的一員。可是辛亥革命之後，軍閥當政，擾壤不寧，社會的苦難愈益深重，而當時一干名流，議論紛紜，爭端時起，猶注重於一般現狀的改進，未會著眼於根本的重建、自我的肯定、實踐的力行方面，於是他開始從事一種自下而上、自遠而近的恆久努力，以社會大衆爲目標、以身體力行爲號召，直接進行「普救衆生」的工作。所以，弘一大師的出家，非唯不是出世，而且是積極的介入，熱情的投注，全心全力的獻身社會。「半壁東南胡馬過，天涯托鉢淚痕多；故都戰火驚狐鼠，荒樹刧灰罩薜蘿」！在這樣一種邦國殄瘁的情境下，進行如此淒寂孤往的紮根工作，他的苦心孤詣，的確是不易使人理解的。

我們看他在佛門，選擇戒行最嚴，自律最苦的律宗，作爲畢生獻身的方向，不得不承認：他是想以一己人格的感化，來改革中國宗敎的風氣，變化一般敎民的氣質；我們看他對社會，一逕行慈施善，憐弱濟貧，對於乞丐流氓疲癃殘病，照拂恤周無微不至，不得不承認：他一直在默默地爲社會做着實質的工作、持久的貢獻。合起來看，他對於整個民族在急劇淪胥的困境中，所抱持的是何等的悲劇！所垂示的是何等的風範！

他對自己祖國的熱愛，當眞是時刻溢於言表，一般佛子求學，他常撰句道：「念佛不忘

救國，救國不忘念佛」，殷殷至意，感人特深。七七事變後，他嘗於當食之頃，潸然落淚，對弟子說道：「吾人所喫的是中華之粟，所飲的是溫陵之水，身爲佛子，於此之時，不能共紓國難於萬一，自揣不如一隻狗子，狗子尙能爲主守門，吾人一無所用，而猶靦顏受食，能無愧於心乎！」這種在國難當頭時，大節凜然的表現，寧不令那些昔爲高士、後爲漢奸的名流愧煞！戰時大師所處的溫陵，正當戰事最前線，當日艦縱橫日機轟炸之際，他仍獨往獨來，集衆演法開示，完全置一己生死於度外，只求激勵民氣共衞國土，他說：「萬一不幸，即以頭目腦髓替代衆生受苦，亦所甘心。」這種自肺腑中流出的至情之言，足以表露他一生盡瘁民族的初心，原就是渾然忘我一往自前的。

而他本身，在艱苦卓絕的入世生涯中，也正完美地成就了悟道的歷程，達臻了至高的境界，實至名歸地成爲一代高僧。他致夏丏尊的遺書上留有二偈，充分證明了他內心的高華與充實：

「君子之交，其淡如水，執象而求，咫尺千里。」「問余何適？廓爾忘言，華枝春滿，天心月圓。」

——這眞是藝術人格與宗教人格的結晶，「華枝春滿，天心月圓」，求諸爭名逐利的芸芸衆生，又有多少人可以想像如此圓融的生命情操呢？

× × ×

近代的中國，也許眞的「百事不如人」，可是在山陬海涯、在荒村野地、在社會基層，默默地從事播種工作的知識份子，實在仍自不少，與那些名滿天下春風得意的學者名流相形之下，他們當然顯得寒傖黯淡，沒有什麼動人的光彩，可是他們的影響，是積漸的、持久的、深刻而廣泛的；他們的所作所爲，也許和當時的時代氛圍格格不入，所以一時沒有人重視他們所代表的意義，可是終極而言，他們的心血才智，實在爲整個民族增添了正面的價値，也爲後世子孫寫下了眞正光榮的一頁，他們注定了要孤獨地走著自己的路，因爲他們並不是時代的主流，也不是爲人注目的焦點，可是這又何妨？他們的歷史地位，在千萬年之後，自會漸漸顯現出來，而即使史家失察，他們的生命精神，原就是和整個民族的生命脈動溶爲一體的，只要民族存在，他們的努力就沒有白費。

弘一大師李叔同，是比較特出的一位，因爲他的天才高妙，行徑卓絕，在當時即爲有心人士所共仰，「高懷曠代盡知名」，沒有人能否定他的價値。然而，即便如此，他的畢生苦心、他的深遠孤識，還是不會爲當時那個時代的菁英份子，投以應有的關注。也許，「五四」終究只是一個浪漫的時代，對於過份執著、過份嚴肅、過份狷介的工作，不會感到太大的

興趣，而像李叔同這樣傑出的人才，畢竟不是空談理論的人們，可以眞正瞭解的，所以，他所指出的路向：一條漫長而艱苦的道路，一種根本而肯定的態度，並不會在「五四」時代，受到他們的承認，至於實踐力行的作風，在一些風雲際會的英髦之士眼中，恐怕眞是傻瓜的行徑了。

然而，事實證明：在整個民族面對如此艱鉅的挑戰時，浮面的讜論、自我的否定、浪漫的態度，畢竟不足以構成一種強有力的回應方式。「五四」至今，已迄半個世紀之久，中國仍沒有成功地適應現代社會的變局，已是不爭的實情，在一個世變日亟、新潮沓至的時代裏，如何立定自己的脚根，才是最重要的，那些「千古風流人物」，能給我們些什麼呢？

而那個現代化的挑戰，還在繼續；那個全民族的困境，還在延伸，李叔同所表現的態度與作風，是否也能作爲未來回應挑戰時的一條線索呢？這是值得有志之士深思的。

（六十五年六月六、七日「人間副刊」）



# 江湖寥落爾安歸？

在一個天翻地覆的大時代中，個人的一些遭際遇合，浮沉起伏，本來只算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沒有什麼特別推究的價值，「歡也飄零，悲也飄零，都作連江點點萍！」如是而已。尤其，若是這類平凡的人物，旣無煌煌的事功，又乏赫赫的聲譽，則在一般世俗的觀念裏，根本就不會感覺到他們的存在。人們所關心矚目的，一逕是他們旁邊那些風雲人物、喧囂事蹟、動人心弦的口號、新奇奪目的言論。也許，在急劇轉變的社會中，倡議推倒現存的價值觀念，本就會使人有一種微妙的快感，至於那些價值觀念，究有多少確已構成了進步的障礙，實在不會有太多人去深思細省的，在這樣的狀況下，倘若身爲一介貧窮的布衣人物，抱持一

些尋常的價值理想，獨自在滔滔洪流之中艱辛跋涉，則不但引不起人們的關心，還容易牴觸當時的權威，招致時論的訕罵，徒然給自己帶來不少麻煩。但是，似這般不合時宜的人物，還是會不斷出現的，因爲他們所追求的，不是眼前的飛黃騰達，而是恆久的心安理得；他們所影響的，不是一時的現實社會，而是長遠的歷史運命。至於世俗大衆一時的看法，實在並不一定是正確的，「淮陰市井笑韓信，漢朝公卿忌賈生」，結果事實證明：可笑可輕的，也許倒是那些人自己！

而任何一個承先啓後的大運動，若是缺乏一種勢均力敵的理性制衡力量，缺乏容忍與己尊重對方的雅量，則縱使能在短期內席捲四方不可一世，造成一股凌厲蓬勃的氣勢，可是也容易在名利、意氣、派系、權位等等的爭執中，把原先踔厲奮發的初衷、熱忱純樸的理想，逐漸渾忘到九霄雲外去了，結果這運動便會在盲目的狂熱之中，不知不覺地變了質，走了樣，抵消了它原來積極建設的一面，所應有的成績與貢獻。近代許多撼動一時的羣衆運動或政治運動，便常因此而落得不堪回首的下場，留下種種難以收拾的困難，使得後起的人士，面臨了更其複雜的局面。

從這樣的角度來看「五四」那個時代，我們不免會感到或多或少的棖觸之情。「五四」的全民啓蒙之功，是永垂史冊不可磨滅的，那種銳意革新一往直前的作風，也充分表現了中國



近代知識份子的覺醒和躍動。然而，身爲「五四」以後民族大挫敗、大顚覆的悲劇承受者的我們，不免會遐想：倘若「五四」時代的思想界與知識界，能有自我屹立擺脫外力的精神；能够更深一層瞭解傳統、更進一步認識世局，能够透過一時狂熱，迅速走向建設，尤其，能有相忍爲國彼此敦促的兩大力量，在檢討舊弊導引新機的問題上，相責相勉，相輔相成，匯合成一種殊途同歸的激盪潮流，則中國的諸般苦難，也許可以在那段時期內即可獲得初步的救贖，不致蔓延迄今愈演愈烈。至少，可以在那段時期內，指出一個明朗而合理的大方向來，不致聚訟紛紜而自貽伊戚。

× × ×

在五四以後那段歲月裏，我們所遐想的機會不是沒有，而且相當的多，可惜在時髦流行狂熱披猖的氛圍中，這些機會均一一流於幻滅，沒有蔚爲大觀的可能。甚至一些在空無所有的環境中，掙扎而起，憂世感時，表現出獨特的風格、指向另一條長途的人們，還不斷在那個時代中，遭遇到種種的冷漠與横逆，終至在荆天棘地之中落寞地慘敗、落寞地隱逝，構成一幅幅血淚交迸的畫面，爲近代中國民族的災難作見證。

例如，純就文學思想而言，民國十一年初創立的「學衡」雜誌，所涵蓋的人物和見解，本應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流弊，有互相攻錯提攜向上的作用，應能構成一種有效的制衡力量

，「學衡」中若干人物，如吳宓、劉伯明、胡先驌、柳詒徵、梅光廸等，均是才學俱優的一時之選，論留學的學歷，固不在五四領導人物之下，論對文學與文化的瞭解，也各有獨到的地方，柳詒徵的「中國文化史」，爲當時最有系統的文化史著作，迄今仍不失其灼目的光輝。可是，在狂熱西化的氛圍中，一般人只注意那些表面叱咤風雲的人物，只接受那些推倒現存價值的主張，只知道「學衡」反對白話慣開倒車，於是，一般紮實而清新的溪流，不久就被洶湧奔騰的潮流淹沒了，發揮不出它應有的激濁揚清的功能。

而在「學衡」的旁邊，就有一個平凡而誠懇的人物，懷抱着滿腔的熱血與滿腹的才華，默默地走着他自己選擇的道路，默默地寫着他自己心中的詩篇，孤獨地承負着一個中國人所應承負的苦難，也孤獨地迸發出一些近代中國歷史的迴聲。當一些新派人物名動京華、風光八面的時候，他也在千災百難、九死一生之中，走完了他三十六年的生命歷程。「天末同雲黯四垂，失羣孤雁逆風飛」，他的悲劇是自始就註定了的，雖然他自己也早已明白這一點，可是他從來不後悔他自己的不合時宜。

× × ×

白屋詩人吳芳吉的一生，徹頭徹尾是一部心靈對世俗的奮戰史，他自六、七歲後，就「與凍餒戰，與金錢戰，與世俗戰，與積習戰，與兵燹戎馬戰，與風塵勞頓戰，與名利韁鎖戰



，與生死關頭戰，與一切虛僞、蠻橫、冷酷、圓滑戰」，無休無止的掙扎，無休無止的失敗，永遠在侵蝕他那青春的生命，可是，這是他自己抉擇的命運，他的一生都忠於這個抉擇。原來，他於十三歲時即才華煥發，考入清華學校的留美預備班，少年登第，前程似錦，倘若他循此以往，自然可以成爲早期留美的博士名流之一，走上坦蕩蕩的幸福之路，可是清末民初，學生愛國情緒高漲，他思精言銳，隱然爲學生領袖，一次風潮中，學校當局要他公開悔過，否則要予開除。這是他一生最大的抉擇，也是他人格最重的考驗，他若答應悔過，黃金般的歲月在等候他，他若拒絕，因身無分文，立刻便要流浪街頭，失去了一切的生活保障。常人若面臨這樣的抉擇，幾乎不可能傻到完全置個人前途於不顧，當時其餘的十幾位學生代表，大都屈服返校了，可是，七歲即以家難飄流於外，爲奴行乞，不得一飽，惟讀書於清華學校時代，爲其生平最最快樂無憂的歲月的吳芳吉，雖祗因替人代致不平而捲入禍中，面對這樣的誘惑與威迫，却表現了他卓犖不凡的氣節，他的答覆是字字千鈞，擲地有聲的：「無過可悔！」就這樣，他離開了清華園，迎向他終生的轗軻慘澹、顚沛流離的生涯。

飄蓬般的歲月，當然是辛酸至極的，何況他還要設法寄錢回四川養家，每日僅「食粥一碗，垂斃」，流落江湖之憔悴可知，好在他還有一兩位眞正知心的友人，相呴以濕，相濡以沫。其中吳宓對他的愛護與期望，揆之古人風義，亦惟鮑子之於管仲可以相比，不惟悉傾私囊，濟他之急，而且不斷鼓勵他勿負長才，專力於詩，使他對人生仍能懷持樂觀的信心，不

惟如此，吳宓出國之後，還因吳芳吉家中窘迫，「債主臨門，長日怒罵」，便在美國友人間發起籌款，訂定公約，以幫助吳芳吉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儘快從事他的創作事業，這一份公約，眞是人間友誼的結晶，是中國人情感交流的最高表現，約中規定：一、捐款數目多少，各方自由認定。二、定期繳納，不容延緩。三、只盡自己之義，不問受者作何使用。四、永無酬報還答。朋友們對吳芳吉人格的信任、才華的推重，從這份公約中卽已流露無遺了。而吳芳吉也不負衆望，一連串震撼人心反映時代的名詩，陸續在這蹇晦否塞的流浪歲月中產生，十足印證了「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的名言，他學問的歷練、胸襟的開拓、人格的長成，在這一段痛苦的時期內，眞正獲益良多，他的詩中寫道：

「嗚呼人生如朝露、百年行樂奚足數？安得讀遍古今書，行遍天下路，受遍人間苦，使我猛覺悟！」

便正指出了他一生淋漓的元氣，磊落的風骨，卓絕的才識，正是在饑寒困苦飄零跋涉之中，磨鍊鎔鑄出來的。

吳芳吉在茫茫人海之中，歷盡艱難，捱盡淒寂，可是他永遠堅持他的原則，狂潮泛濫，孤身獨往，這是何等的魄力？他一生直以昌明中國文學爲己任，摒棄一切無謂的勾當，他不入政黨，不奉宗敎，恥言軍閥，諱爲名士，雖因此而「城市山林，兩無去路，宿儒時髦，難契同心」，註定了要受盡世俗的打擊和侮辱，可是他無所悔吝，無所感傷，昂首闊步向他心目中的理想邁進，落落自得地寫他心目中值得寫的詩篇。在新文化運動開始之前，他就感受到中國的詩運，必須有人挺身出來，痛加改革，以往那些貪生怕死、歎老嗟卑、吟風弄月、使酒狎娼的濫調；或則疏懶兀傲、遁世逃禪、贈人咏物、考據應酬的俗套，已不足以適應一個奮發圖存的大時代的需要，所以他竭力以高尙優美的心志、開明活潑的精神，來發抒新時代的呼聲，讓文學的良知和社會的脈動溶爲一體，更讓文學的感召來爲社會的覺醒催生。他的詩本身，雖因當時的語言正在新舊交替期間，不免受到許多的拘束和窒礙，所以至今尙未能在價值上得到應有的肯定，甚至新舊詩人都諱言他的詩，然而，其肫肫的至情，灼灼的才華，却是任何人可以領會得出的。民國六、七年間他的長詩「護國巖述」與「婉容詞」，一時傳誦極廣，感人至深，前者抒寫二次革命期間義軍苦戰的史蹟，反應了當時人們在政治方面的熱切渴望；後者描述某些留洋學生崇洋媚外，拋棄髮妻的事實，印證了當時社會在價值轉型中的悲慘遇合，以詩證事，以詩傳史，確有傳統知識份子悲天憫人的責任感與使命感在，令人讀之心有戚戚之感。事實上，純就詩的氣勢而言，同一時期的「思故國行」數首，尤其筆力如鑄，一氣呵成，把當時國族的憂患，英雄的行逕，描繪得絲絲入扣，也把民國二次革命的氛圍，刻畫得淋漓盡緻，那些烈士、那些英豪，在他筆下當眞是栩栩如生，凛凛有威，例如他寫宋敎仁：

「思故國，我憶宋先生，經綸天下士，氣宇國干城，賊虜萬鈞力，薄海莫敢勍，兵車踏武漢，勢如雷霆奔。我公匍匐走，舌敝倡縱橫，精誠動甲馬，賊虜一戰平……」

他寫吳祿貞：

「思故國，我憶吳使君。虜廷將天下，盡為妾與臣。辛亥八九月，戎馬動河汾。使君立塞上，崛起掃妖氛，一擊賊膽落，如驅鷄犬羣……」

他寫蔡松坡，更是情詞壯茂，斐然可觀：

「思故國，我憶蔡總戎。獨夫威虎豹，四海失英雄，籌安輕薄子，如蔦附喬松。朝呈勸進表，暮錫侯與公。公侯滿天下，氣壯如長虹。矯矯我蔡公，談笑薊北空，順公從民意，護國西南封，五月下戎郡，重創陳宧鋒，十日戰巴蜀，曹錕蟄如蟲……」

當時正是軍閥橫行袁黨猖獗的時候，英雄多逝，天下愴然，吳芳吉抗筆直書，一無顧忌，為國失精英而痛悼不已，姑不論文彩詞藻之優美生動，單論他這份憂國感時的情操，就眞已足與當時一般民衆的心理、時代的脈搏息息相應了。

在擾攘離亂的日子裏，吳芳吉寫下了無數動人的詩章，也許不能算什麼「日月經天，江河行地」的鉅作，可是，作為一個詩人，他的成就是不容抹煞的，至少，他的詩忠於自己，忠



於文學，也忠於時代，每一首，每一句，都可以看出他的眞性情、眞感受、眞切的心路歷程。他的詩有溫厚的氣質，有熱烈的感情，有豐富的意象，也有自由的格調，可以與源遠流長的中國古典詩傳統相接續，但也開拓了一條求新求變的活路徑，這與他自己的一套詩的理論，是脗合一致的。「關河豈得阻？晝夜獨沉吟，浪跡觀天下，詩書癖古今」，他的困頓悲愴的生活、憤悱啓發的苦功、抑塞挫辱的掙扎，畢竟不是白費的！

吳芳吉那關懷社會、關懷民衆的心靈，是始終如一的，即在他自己窮至「日食一粥」的時候，他還把友人匯濟的金錢，轉贈給更窮的貧民。當年北方大饑，又逢兵亂，他某日路過一家酒店，看到路上橫屍八具，皆係餓死，腹僅留皮，腿不盈握，「而當壚高坐者，方持杯啖臚，安然無覩」，他為之感慨良深，痛心疾首。他認為：「衆生皆在地獄，吾復何心獨處天堂？天堂乃童稚耄年棲跡之所，固非吾儕少壯留戀之地」，所以他一生安於蹇塞貧乏的生涯，未嘗一日稍易。

但他也不是一個只讀死書的書生，在危難臨頭生死一髮的時候，他當眞是「臨大節而不可奪」的赳赳丈夫，他在軍閥混戰的危城之中，猶時刻以全城生靈的苦難為念，至於自己，雖饑寒交迫，猶集衆講學，祗暗約有心的學生，準備「至垂斃時，相偕主禮堂衣冠端坐而逝。」

他的後半生，完全貢獻給教育工作，他以人格的薰陶、心靈的感化，來教導學生，使學

生如沐春風，如飲醇醪，不知不覺間在氣質上有了極大的改變，固不僅止於傳道授業而已，所以他每至一校，都極受學生的愛戴。敎育是他最喜悅的事業，他對敎育方面也確有獨到的心得，故而他能與學生心靈溝通，渾然忘我，他有一次寫道：「昨夜月光明朗，照澈鬚眉，八時全校停止自習，令整隊出城，任意所之，一時歌滿山野」，這是何等親切有味的敎育方法！也只有他這樣率性任眞的人，才做到如此生動的生活敎育。

× × ×

吳芳吉對中國文化的認識與信心，在當時狂瀾既倒的氣氛下，也是獨具慧眼的。他看出：「中國之家庭不亡，中國之民族、之文化，亦永不亡。蘇俄專以推翻家庭亡中國，其他不足道，今國中賢者所行，乃多爲敵長勢，則此吾人之深憂也。」這是民國十八年的話，我們今日看來，眞不得不承認他的先見之明。他深知知識份子任重道遠，所以抱持理想，不敢或懈，致力敎育，重建根本，其詩歌、其敎學、其行徑，無一不是在爲振起國魂復興文化而善盡所能。

吳芳吉在文學方面，更有一套健全而合理的理論，不卑不亢，不偏不激，與新文化運動後期，一些鹵莽滅裂荒謬狂熱的言論相形之下，他的理論顯得確能獨排衆說，自成一格。他認爲當時國家面臨曠古未有之大變，思想生活，旣與時代精神一起在蛻變中，則自時代中產生的詩，自亦不能例外，「故處今日之勢，欲變亦變，不變亦變，雖欲故步自封而勢有不許」，但是，所謂的「變」，不是如新派人物所倡議的「連根拔去」或「遷地另植」，而是一種理性的採擇與接合，使理想中的新詩「依然中國之人，中國之語，中國之習慣，而處處合乎新時代者」。他認爲文字雖中西全異，文藝則中西半同，而文理更屬中西全同者，所以若能舍其全異，取其全同，斟酌其或同或異，則「吾知其生氣蓬勃，光輝煥射，必有異於前矣。」他反對完全剷除中國文字與中國意識的說法，認爲文化是詩的種子，而「無種則不能生，有種依然是舊」，不可能憑空託根，自我作古，必須以舊文明種子，入新時代園地，才能創造出好的新詩來。他的理論與新派人物最大不同之處，是在新派惟求其詩「何以同化於西洋文學，使其聲音笑貌，宛然西洋人之所爲」，而他所主張的新詩，卻是「何以同化於西洋文學，略其聲音笑貌，但取其精神情感」，來滋補中國舊詩之不足。在當時那種氛圍中，他的理論當然是人們不屑一顧的，嬉笑訾罵，不一而足，所以他只有仍舊孤獨地走著漫漫的長途，不敢望之他人，但他的信心是恆定不移的，「余之爲詩，自此往矣」！

然而，吳芳吉也並不只是一個彩筆紛披的詩人、一個坐而論道的敎員、一個條理淸晰的文學理論家，他還是一個熱血沸騰攘臂爭先的愛國者，他愛中國、愛同胞，已到了聲淚俱下無時或忘的程度，民國二十一年「一二八」抗日事件發生，吳芳吉痛心於四川有兵四十餘萬

，而竟畏首畏尾，不肯出川援滬，他以一個書生，竟決定「以赤手與倭寇拚之」，已決定東行從軍，朋友勸他以從軍的精神辦學，化一人之身爲千百之身，以三五十年長久的努力，與倭寇拚戰，勝似他當時的赤手空拳，他一聽有理，便奔走呼號，血淚交迸，來喚醒蜀中有志的青年，共赴國難。著名的愛國長詩「巴人歌」，即於此時作成，慷慨悲壯，撼山動野，敍明一二八滬戰中抗日健兒以血肉作長城，抵抗暴力侵凌的事蹟，當眞是啓聵震聾，風行一時，我們今日重讀這一名詩，猶能想像吳芳吉當時氣概軒昂痛切陳詞的形像，歷歷如在眼前：

「我今正言宣世界，千年古國植根深，寖假一時豈足害！好似血輪續身週，滴滴饒有生機在！……我非排外好興戎，我為正義懲頑凶，我知前路險重重，我寧冒險前衝鋒！」

× × ×

吳芳吉三十六年的生命中，受盡了五四前後新派人物的侮辱、訕笑、譏諷、與打擊，尤其當他在文學革命之聲震撼海內之時，竟然敢於不趨時髦，自有主張，要求雖應儘量歐化，仍須不背國情，當然「不轉瞬而反對之聲四起」，那些風頭正盛氣焰十足的少年名流，對他謾罵恐嚇，無所不用其極，「北京新潮社之某君，及上海民國日報之某君等，詆罵尤烈」，可是，吳芳吉對於這些事實，卻只就根本處去反省，不以私人恩怨爲意，他對於新文化運動



，本身是極端贊成的，「不過出於今日一般人的叫囂，至以此爲投機事業，則絕不相干，殊足傷痛」，他目睹一些不入流的新文化運動家，藉著文化招牌，夫勾引女子、騙取金錢的醜態，本已寫成一首長詩予以刻畫，可是轉念之下又燒燬了原稿，因爲他認爲：「與其用些氣力去宣布他們的罪狀，就不如用些氣力去喚醒他們的良心。」他雖有時也向一些人物提出諍勸，但那是因爲他「既不忍宣布文化運動之罪過，又不忍文化運動之墮落」，所以才不惜費盡心機去提出忠告。他看到當時社會的黑暗、軍閥的蠻橫、人心的冷酷，雖然痛心疾首，可是他絕不激切叫囂，譁衆取寵，因爲他認爲「憂國宜憂在心頭，愛國宜愛得長久」，他看到當時新派少年的通病，好作無責任之言，「譬如哀傷國事，便肆口謾罵政治如何紛亂、社會如何齷齪」，只知諉過於人，自命毫無過失，可是實際上這些人「其行之紛亂，心之齷齪，固亦相等」，他才眞正痛心，認爲大家要極力奉行悔過自新的功夫。他眼看「新黨領袖如某督學、某會長，其心諦所在，無非欲發展身家勢力」，毫不以百年樹人的大計爲念，他也仍不顧揭穿，只指望自己的朋友，砥礪節操，釀成風俗，由風俗來轉移人心，這種種溫柔敦厚的作風、自反自勉的思想、卓越冗毅的擔當與抱負，在那個時代氛圍中，在他那種身世背景下，眞令人感到有如空谷足音，彌足珍貴。

× × ×

飄泊的生活與晦塞的際遇，使他以三十六歲的英年，即溘然而逝，只留下一些動人肺腑

的詩篇與文字，徒供後人蒼茫冥想而已。我們難以想像：在五四前後那種才士雲集、英髦輩出的時代裏，以吳芳吉這樣人格崢嶸、思想通達、而又才華洋溢的人物，何以竟然會毫無立足之地，在排擠與笑罵下，永遠淒寂地走著他自己的路子，在江湖滿地的歲月中，獨自度其荒涼困厄的日子？只有「學衡」的人物，曾先後幫助過他，支持過他，可是「學衡」的本身，也沒有受到應有的待遇，在一片喧囂的聲浪中，他們苦心提倡的一些學理與觀念，又算得了什麼呢？

吳芳吉的天才，沒有獲得全盤發揮的機會，是極其可惜的事；可是五四運動沒有獲得一個强有力的理性制衡力量，尤其值得惋惜。吳芳吉曾計畫以十萬八千字，分三大部分，來寫中國的史詩，以他的經歷、識見、才華、熱情，他很可能成爲中國的但丁，能以詩歌來喚醒中華的國魂，煥發一代的文風，然而天不假年，憂患而終，「何處招詩魂，楓青江正闊」，恰向人們展示了一個昂然屹立的悲劇人格；而五四運動，以其人才之衆、際會之佳、氣象之新，曾極可能一舉廓清百年積弊的病弱社會，爲中國全民族指出一個積極建設的眞方向來，可是由於缺乏理性的制衡力量，沒有互相策勉和匡正的機會，以致狂熱一起，宛若渴馬奔泉，離原始的目標越來越遠，在整個民族所面臨的重大挑戰下，沒有成功地完成它的歷史使命。

而那個現代化的挑戰，還在繼續；那個全民族的困境，還在延伸，似吳芳吉這樣傑出而完美的人才，還有多少能經得起這個民族的浪費？

（六十五年五月六日「人間副刊」）



# 滄海橫流更有誰？

方東美先生逝世了，我心中一盞莊嚴輝亮的明燈也熄滅了。

很難想像，自此以後，在二十世紀浩瀚洶湧的思潮學海之中，還有什麼砥柱中流的博大眞人，能如方先生那樣，爲中國文化的哲思慧命，而盡瘁了他一生的心力，以湛深嚴謹的學術成就，把文化命脈整個撐展開來，使得生活在這一時代的華族子民，能够在思想的根柢上，不致茫無所依，仍舊可以仰俯無愧地屹立於天壤之間。五十多年來，方先生自言教到身教、自講學到著述、自中國到西方，曾經爲中國文化增添了多少的光輝、供輸了多少的活力？而他那瓌絕的才華、邃密的學問、堅毅的信念、廣博的愛心，又曾經結晶出多少學術上不朽

的瓌寶？發揮出多少深鉅而潛在的影響力？使得讀他著作、受他感染的中國人，不能不眞正以同情和敬畏的心情，來重新深入體會到中國文化的精髓所在。卽此一點而論，方先生的逝世，已是我們這一時代莫可補贖的重大損失了。

何況方先生在學術上，已臻大智圓融之境。於中國而論，則自先秦以降，歷兩漢、魏晉、直下宋明清，老子冲虛周行之妙道、孔子旁通統貫之乾元、墨子尙同一義之兼愛，至大乘佛學諸宗悲智雙運、破立並舉的妙諦，乃至宋明新儒學窮理致知、明心見義的眞義，無不於思想的根本源流，以現代的學術理論，來加以闡揚，使其煥然綻放出活潑鮮明的眞生命與新氣象，從而整個中國哲學思想之廣大和諧，高明深刻，得以在學術的立場上獲取了落實的證明。於世界而論，則西方哲學、印度哲學之主要體系與現代發展，方先生亦無不從流溯源，詳加探索，而作了完密周詳的整體理解。事實上，方先生在四十五歲以前，所教授與研究的，本亦是以有關西方哲學者爲主。故而方先生兩次在夏威夷「東西哲學家會議」上的論文與答辯，以及嗣後在美國密大任教與巡迴講學的表現，不惟西方甚多哲學名家歎爲觀止，卽連精研禪宗的日本鈴木大拙亦歆然翕服。可見方先生在國際學術界中，亦自建立了極爲崇高的學術地位。如就此點而論，則方先生的逝世已不僅是中國的損失，而且是世界的損失了。

而方先生不止是一位大智圓融的哲人，不止是一位埋首著述的學者，亦不止是一位作育



青年的教授，五十多年來，造次流離，顚沛困頓，民族的慘痛與時代的苦難，一直與他的生命相終始。而他亦一直念念不忘要爲提振民族的靈魂、重建文化的信心，而殫精竭力。眞正哲學家淑世救國的實踐智慧，使他於壁立萬仞的超絕境界中，不時仍要迴向於現實苦難的人間世上，爲自己民族一再發出沉痛的呼籲。早在當年全民抗戰的前夕，方先生就曾透過電台向青年廣播，以「中國人生哲學概要」來鼓舞人們堅持對民族、對文化的立場，當時他就指出：中國先哲遭遇民族的大難時，「總是要發揮偉大深厚的思想、培養溥博沉雄的情緒，促使我們振作精神，努力提高品德，他們抵死要爲我們推敲生命意義，確定生命價值，使我們在天壤間脚跟站立得住。」如今我們回想起來，方先生的一生，正是爲我們「推敲生命意義，確定生命價值」，他的思想與著作，使我們對自己的民族增添了無比的信心，不致在狂潮巨瀾之下被冲失了方向。就此意義而言，方先生與他心目中那些中國先哲，在精神上原是一脈相承的，他們的苦心孤詣，他們的眞才絕學，共同爲我們的民族，留下了無比珍貴的正面資產。

就我個人而言，我對方先生的一切，尤其懷著無限感激的心情，猶憶早歲少不更事，看了一些所謂中西文化論戰方面的文獻，從早年五四時代的名士大作，直到十多年前此間雜誌上流行的時髦論文，一直在心理上陷入極端徬徨的處境，而不克自拔。一時還曾對自己的民族文化，深感搖惑，而對流行的西方淺薄思潮，珍若拱璧，有時舞文弄墨，也曾摭拾一些現

成的簡單模式、模糊概念，來對中國文化漫肆輕薄一番，當眞是小慧歧施，大體茫然。心中已明明感到不安，而却苦於茫無所措，直到看了方先生的早年著作，從「哲學三慧」，「生命情調與美感」，到「科學哲學與人生」，才眞正知道由生命所體驗的學問、由智慧所孕育的學問，是如何的浹心恰當、自在受用。而方先生所闡釋的中國文化，廣大和諧，原始要終，生化無已，通變不窮，竟然較之世上任一文化，均毫不見遜色，這種根據學理，抒發新義，而又能兼顧當前時代意義的說法，確實使我撥雲霧而見靑天，看到了學問之奇，生命之美；也從而有了自己判別價值的立足點，不致於再魯莽滅裂，隨波逐流。後來再聽方先生對學術系統的多次講演，再看方先生中年以後以英文寫作的諸篇力作，深佩方先生能旁通統貫，提要鈎元，融合中西印三大文化源流，參酌國際學界最新發展，而卓然自成一家之言，個人自知資質駑鈍，於方先生海涵地負的精粹學說，不足以理解其萬一，然而自方先生處領會到眞正學術的尊嚴，與民族文化之可貴，則是終身不敢或忘的心得，自方先生處，個人才深知：「我們自有寶貴的哲學，所以生命之意義可以積極地肯定，生命之價值可以無限地提高，做一個中國人，確是一種光榮！」

而方先生又不僅在學問上爲我們立定了脚跟、拓展了新境，即連他痛心時代學風的頹靡、關心民族文化的命運，不時流露的那種懇摯而深沉的憂患意識，亦一直洞透著無數人們的心靈。這種無言的感召，尤足以證明方先生對於這個時代的一切，實在關懷愛護，至於極點。

由於方先生在學術上嚴謹自律，要求極高，對於學問之事，是非必辨，絕不苟且，故而有些人以爲方先生仰之彌高，不可親近。其實若有年輕學子，誠心求教，方先生總是諄諄講授，百般啓發，必使他眞有所獲方止，有時一講數小時，毫無倦色，隨緣觸機，主動提示，充滿了對後進青年不可遏抑的愛心。而方先生平居處事，溫煦和藹，平易近人，那種純如赤子、皎若明月的心境，那種大方無隅、淡泊明志的襟懷，亦十足表現了一代哲人的自然風範。事實上，方先生不惟是超絕的哲學家，而且是高妙的詩人，早年「生命情調與美感」一文發表，已爲學界推崇爲中國的桑塔耶那，而方先生的心靈修養與生命境界，多年來即一直天機渾融、眞趣瀰漫，更是從遊過的學生們久已津津樂道的事。形之於外的，方先生中英文著作裏文字之美、遣詞之精、氣象之淳，都是任何人可以直接感受到的事實。像這種充滿了哲理與詩情的文采，從此也將成爲絕響了。

猶憶去年某日，我們幾個年輕學生，到方先生那裏專程請示有關知識份子的時代使命問題，那晚大雨如注，四外一片晦冥，而室內一燈正明，照耀着滿壁的書卷。方先生那天甚爲高興，爲我們講中國近代的動亂、講民族文化的淪胥、講時代風氣的變遷、講他少年時豪情

勝概的種種表現、講當時「少年中國學會」的種種理想、講知識份子對時代環境的艱鉅責任、講學術文化對於立國的根本重要性、講美國當前道德精神的墮落、講未來世界如何重新振拔出新的理想……從黃昏一直談到深夜，我們都怕先生過於勞累，數次勸請暫時歇息，而先生絲毫不以爲意，仍舊條分縷折地爲我們講下去。那種關懷文化、關懷青年的愛心，當時即充塞於每一個人的胸臆之間。那晚方先生那蒼勁沉毅的語聲，在滂沱的豪雨聲中顯得格外的清晰、格外的有力，迄今似乎仍廻響在我們的耳際，眞切而鮮明。

而方先生竟已離我們而去了，那盞大雨中的明燈也熄滅了。朋友相見，都有一片蒼茫的感覺。方先生在的時候，「斯文有傳，學者有師，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爲」，西方種種歪曲眞理、汚衊文化的異端邪說，在他那博大精深的學理之前，都無所施其技，使得中國文化在舉世學界之間，燦然有光。而今而後，有誰能負荷起這萬鈞的重擔呢？



# 龍山極目煙塵滿

繼震撼全球的天安門抗暴事件之後，華北平原的唐山、豐南、北平、天津一帶，又發生了空前强烈的地震，災胞遍野，輾轉溝壑，煤礦油田，一炬成灰。對於大陸同胞的覺醒奮起、掙扎自救，我們一貫是懷持無限尊敬與關切的態度，隨時準備奮袂挺身、誓作前驅的；而對於此次震災之後，萬千黎庶流離失所的慘劇，我們也一直是以「哀矜而勿喜」的心情，付出了我們所應給予的物資與溫暖，這一切，一方面固然是基於民族愛、同胞愛、乃至人類愛；另一方面，也正是履踐先哲所謂的「民胞物與」、「人飢已飢」的思想。

同時，在這整個大陸急劇動盪、民族命運面臨鉅變的時刻，我們也當徹底盱衡內局，關

注時事，以便能確實立定脚跟，面對風暴。很明顯的，從歷史上每一朝代的末期覆滅情況來看，大陸上那個反文化的秧歌王朝，確已走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天禍示警，人心思變，地坼山崩，鬼哭神號，完全是一副「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情景，而正當其時，復有高級共酋奪權於上，地方派系擾攘於下，號令紛紜，莫衷一是，民怨所積，一觸即發，這確是中國近代歷史的一大轉捩機運，也是全中國七萬萬人擺脫一切外在桎梏，重走上歷史發展的正途、發揮創造文化的智慧與活力的惟一時機。而這時機是一縱即逝的，倘若稍一因應失當，中華民族可能即因此而淪於萬刼不復之境，而其時中國人所遭遇的，將不僅是「亡國」、而且是「亡天下」的慘禍。

事實上，近代中國所遭受的種種苦難與創傷，已經够深够鉅，推其始源，不僅是內部的腐敗，而且有外力的侵逼；不僅是現實的落後，而且有觀念的中毒；不僅是民族的分裂，而且有文化的倒錯；不僅是行動的挫敗，而且有思想的淪胥，尤其：不僅有各形各色的帝國主義，虎視眈眈，必俟中國至亡國滅種而後已，而且有不可勝數的高等華人，本身視中國文化爲草芥、爲寇仇，不將中國文化掃盡滅絕，凌遲踐踏，便無以爲歡。

如所週知的，今日的中國大陸，已沒有中國文化之可言。一切傳統的思想、倫理、文學、藝術、乃至典籍、文物、史實，內在毛共當局蓄意毀滅、扭曲、汚衊之列，甚至傳衍數千



年，在世界文化史上獨樹一格的中國文字，也已有被連根廢棄的危險。儒家的仁道理想、人本主義、憂患意識，本是中國人持以安身立命的精神基礎，本已與中國人血肉相連，成爲凝聚民族生命力的核心與重點。實在說來，中華民族之所以能在近代種種紛至沓來的刼難與焚煉之下，猶還「傾而未顚，決而未潰」者，正是因爲有這一股博大悠久深入人心的文化力量在支持、在維繫。毛共正是由於恐懼這一可大可久的文化力量，最後終將自人性深處，喚起人們共有的良知與血性、仁心與親情，從而根本搖撼它那以「階級鬥爭」、「不斷革命」爲護符的極權統治，所以它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韙，悍然以種種巧立名目的運動、鹵莽滅裂的教條、乃至赤裸裸的暴力，來斬絕一切傳統文化的紐帶，改竄一切華族歷史的實蹟，甚至迫害一切熱愛中國文化的眞正知識份子。

然而，毛共這一切自造其禍的作爲，縱然能震懾少數意志不堅、認識不清的學界人士於一時，却不可能欺壓千千萬萬在中國文化涵育下成長的中華兒女於永久，不但一些不爲利誘、不爲勢刼，守死善道、風骨凜然的前輩學人，如梁漱溟、熊十力、朱光潛等，始終不爲所屈，而且連稍有人性的共黨幹部，如彭德懷、林彪之輩，都在中國文化的潛在召喚中受到無形的影響（吳晗寫「海瑞罷官」，隱喩彭是爲民請命的海瑞，林彪的罪狀之一是家中掛有孔子的格言「克己復禮」）。尤有甚者，二十多年來，在中國的河山大地上茁長起來的年靑一代

，雖然受盡了馬列主義教條的桎梏、受盡了毛主義强迫性的灌輸、受盡了不斷鬥爭不斷流血的折磨，可是，他們竟在空無所有的環境下、在瀰天蓋地的羅網中、在隨時隨地可以面對不測的命運的情況下，表現了出人意料的勇敢與堅强。他們不斷地在探索與追尋。他們探索中國的前途、探索思想的出路，追尋文化的源頭、追尋合理的幸福，從五十年代的新五四運動，到七十年代的天安門事件；從早期林希翎、譚天榮所倡言的：「頭可斷，血可流，自由意志不可屈！」、到文化大革命期間湖南青年們所呼號的：「中國向何處去？」「是時候了！」、到李一哲大字報中彰明較著的對「民主」與「法治」的籲求、對「假案」與「寃獄」的痛恨，更到天安門前那首震撼一時的詩句：——

欲悲鬧鬼叫，我哭豺狼笑。
洒血祭雄傑，揚眉劍出鞘。

中國已不是過去的中國，
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
秦皇的封建社會已一去不返了



證明中國大陸上這些在毛共嚴密控制與殘酷統治下的青年人，確已一步一步向清明的自覺、走向成熟的思考，甚至走向馬列思想決裂與鬥爭的途徑。

當然，由於整個中華傳統的文化源流之間的親切感與契合感，已被中共處心積慮地加以扼殺，這些青年人在思想上、在心靈上，一時仍找不到正確的奮鬥方向，與合理的認同對象，仍痛苦地在馬列教條與毛主義的框框中掙扎、翻騰、懷疑、分裂。換句話說，由於缺乏客觀條件的配合，他們自己不太可能在思想上、文化上、價值觀念上，爲自己建立一個大風格、大氣魄的格局。他們的民族意識與文化意識不斷在澎湃洶湧，但他們實在與民族精神、與文化傳統隔離太久了，他們一時找不到明朗而確定的方向。而在外敵環伺爭相覬覦的狀況下，未來的民族自救運動一旦勃發，若竟缺乏一種可大可久的文化建設方向，作爲這個運動的基礎，則極可能又在徬徨與分歧之中，走入到另一極端，到那時，中華民族的前途，就實在不堪設想了。

而這，顯然是我們的責任。我們在海隅孤島靜處待變，已經廿又七載於斯，在其他方面，也許一直對身處煉獄的同胞血族，沒有什麼確實有效的助益，但至少，我們應該爲自己、爲他們、爲全民族，建構出一套能够適合未來中國的、能够奠定民族地位的文化藍圖，提供出一個能够結合全民利益的、能够適應現代世界的文化理想，從而，我們可以堂堂正正的，

在大陸上人民風起雲湧的時候，爲他們提供一個健康、明確、而合理的方向。「奇兵不在衆，萬馬救中原」，也許，未來我們復國的契機，不在軍事、不在武力，而正在於能够以純正深摯的文化理想，來與大陸上千千萬萬爲救國而獻身的仁人志士相結合！而在這一 合中，我們的一切願望、一切理想、一切對民族對同胞的責任心與使命感，也都有了踏實的著落。

因此，我們必須爭取時間、必須及時振作，立刻拿出大的氣魄，準備迎接大的時代。二十多年來，我們一再因循苟且，一再敷衍推諉，尤其在文化思想上，在學術命脈上，我們一再等閒視之，自誤誤國。最明顯的事實是，不惟代表國家最高研究機構的中央研究院，迄今從無研究與探討中國文化、中國思想的單位或計劃，而且那些所謂的院士，十之八九早已入了外國籍，常年住在外國「研究」！只有每年到了暑假，方像花蝴蝶似的三三兩兩回來觀光一番，似此等情況，學術文化又怎能生根？思想方面又怎能服人？而少數關心文化，關心國族的積學碩彥，一任其或飄零於天涯，或蹇塞於陋巷，完全發揮不了積極的作用。這眞是我們在這苦難的時代裏，對苦難的民族所負的最大的罪戾。

歷史是不會等待我們的，必須我們自己迎上去創造歷史。中國大陸的變局，眼看立刻就要開始，我們如何在這翻天覆地的轉捩關鍵上，把民族的命運導向光明而建設的一面，是我們當前最大的課題。我們還能繼續玩忽學術、漠視思想、坐令「亡天下」的慘劇發生嗎？



# 長溝流月去無聲

去年燕子天涯，今年燕子誰家，而又有誰能知道：明年的燕子還會飄零到何處去？

× × ×

從曚昧邃遠的往古，到幽邈迢遙的未來，時間的長流，一逕從容不迫地在歷史的進程裏，在人們的心靈中向前淌去、淌去。這其間，掩埋了多少的滄桑遺恨、積憤沉哀，掩埋了多少的癡情兒女、風月情懷，掩埋了多少的宏勳偉烈、霸業王圖，也掩埋了多少的英雄壯士、劍客奇才？多少個巍峨聳立威霸四方的帝國，如今早已化爲灰燼；多少次血淚交迸撼山震野的吶喊，如今早已黯然消沉；多少頃風靡一世席捲萬衆的思潮，如今早已蹤影全無，多少位

驚才絕艷錦心繡口的才人，如今早已身名俱裂。而所有這一切人世的脈動與變遷，似乎全不曾在那時間的長流裏，激起太大的漣漪，時間沉靜地接受了這一切，也殘酷地吞噬了這一切，然後，還是一樣從容不迫地向前淌去。

誰能理解時間的奧秘呢？誰能掌握時間的動向呢？誰能抗逆時間的驅迫呢？面對那浩浩悠悠急湍奔湧的時間之流，人類簡直顯得太渺小了，有如暴露在無邊颶風之中的蘆葦一般，茫然無措，脆弱易折。而即使人類如巴斯卡所言，是「會思想的蘆葦」，人類的思想也還是未會貫穿那時間的風暴，而建立起永恆存在的基石。

古往今來，似乎還沒有哪一個大思想家或大哲學家，能眞正參悟了時間的本質，而又超脫了時間的制囿，建構起使人完全信服的理論。即使睿智如蘇格拉底，也只能盼望在時間之流中擷取一些精華而已，所以他說：「時流奔騰，黃金時刻在我們面前滾滾而過，而我們所看到的除砂礫外並無他物；天使常常來訪我們，但我們在她走後才知道。」即使明銳如萊布尼茲，也無法分析那連續不絕的時間整體，所以他說：「現在之中，充滿着過去，復蘊涵了未來，我們何能直探時間的本髓？」即使博學如康德、雄辯如黑格爾、天才如歌德，也都不會對時間作出什麼令人心服的探究，中古時代的聖奧古斯汀說得好：「如果沒有人問我：時間是什麼？我是知道的，可是如果要我向人解釋它，我就不知道了。」孔子在川上的那一節話，固然充



滿了無言之美，然而也未始不是對神奇的時間之流的一種驚嘆：「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時間似乎是人類不可克服的大敵，因爲人類一切的成就與奮鬥，與永恆不替的時間長流相形之下，似乎已不再有多大的意義可言了，「七星貫斷姮娥死，劫灰飛盡古今平」，在時間的面前，彷彿人間一切的榮辱、壽夭、成敗、生死、乃至智愚、忠奸、賢不肖，已全然被拉平到同一個可憐而短暫的層面上去了，不再有若何特殊的區別。然而，弔詭的是，時間却又正是人類生命的本身。生命，只有在時間之流裏，才能彰顯它存在的軌跡，生命，其實即是時間，捨時間而外，人類生命既無從想像，也無所寄託。故而，人類所承受到的時間之追壓與炫惑，是雙重的，從內在到外在，從心靈到行爲，無不直接而徹底地裸裎在時間的鞭箠之下。

於是有了對死亡的恐懼，對青春的眷戀，對永生的追求，對不朽的嚮往。於是有了宗教的祈求、思想的啓發、哲學的探索、文學的摹寫、藝術的創作，面對那無垠無限的時間長流、面對那飛馳不停的無情驅迫，人類似乎孤苦無依，人類的血肉之軀實在顯得既卑微、又短暫，根本無法與充盈而恆久的時間之流相提並論，充其量只能是巨濤中的泡沫而已，倏起倏滅，同歸幻化，留不下一絲痕跡。所謂：「有朝生而暮死者，有春夏生而秋冬死者，有十年、百年、千年而死者，雖有遲速，相去曾幾何時？」確實，生物的生命歷程，雖各自修短不等，可是那一段時距，與永恆的時間之流簡直不成比例。正如在數學上，任何數字與無限大

相除，仍只是一個零而已。

故而，一般虛無主義者最動人的說詞就是：既然在永恆的時間之前，一切都不存在了，都無足觀了，那麼，人世間種種的掙扎、吶喊、奮鬥、追尋，又有什麼意義呢？

然而人類終竟是懂得追求意義與價值的生物，終竟不會一直停留在黑暗的深淵裏，人類利用種種心靈上的創獲與實際上的努力，而在時間之流中逐漸凝塑出自己獨特的形象。例如「朝聞道，夕死可矣」的壯語，就儼然另行標擧出某一事物，而持以與時間分庭抗禮，但有所得，雖死不悔，這已是自覺地越出了時間的羅網之外了。所標擧的這一事物是什麼，也許並不是問題的重點，重要的是人類那種想要透過時間的長流、或撇開時間的限制，而逕自爲自己的生命找尋一個落實的基礎的欲求與信心。而易繫辭傳所言：「易與天地準，故彌綸天地之道」，更已表明了以生化無已、行健不息的創造精神，來與永恆的時間相契合。

於是一代復一代地，創業垂統，前仆後繼，人類文明的火炬在虛無與黑暗的懸崖旁照亮了一條甬道，相對於永恆的時間而言，人類也開始有了它自己朝向永恆的可能性。

正因如此，時間對於人類又有了另一重意義，時間成爲物競天擇、汰弱存强的無情考驗之見證者；也成爲各個民族、各個文明在世間一切表現與創造的見證者。

× × ×



縱使如一般人類學家與社會學家所認爲的：人類之經營羣居生活，主要是爲了求生與覓食的方便，然而羣居生活一旦開始，文明進化的軌跡已歷歷可睹。隨着客觀環境的引導與範限、個人與羣體之間的交互影響、以及不同族羣中人的主觀意向，羣居生活逐漸分演成以家族生活爲主、及以集團生活爲主的兩大走向，前者一直發展下去，便成爲國家的形式，後者一直發展下去，便成爲社會的張本，貫穿這兩種羣居生活的基本型態的單元，而能够在時間之流中扮演活躍創進的角色者，就是民族。

那位極端個人主義的楊朱，曾理直氣壯地詰問道：「太古之事滅矣，誰識之哉？」然而歷史證明：從各個民族的生存經歷上溯回去，我們還是可以概略知道邃古之初，人類是如何經過種種心智的成長與現實的掙扎，而奮然突破了黝黑一片的時流籠蓋，寫下了人類歷史的早期篇章。從個人那單獨的、片段的生涯，我們誠然無法將人類在時間之流中予以定位，可是從民族那統合的、連續的經歷，我們却無疑可以明顯看出人類在時間之流中的脈動與挺進。故而，透過浩瀚無涯的時間長流來看民族，民族無疑統攝了該族中個人生命的延續和發揚，涵融了該族中個人才智的創造和承替，而成爲個人生命意義與集體文明發展的託命之所。有了民族，人類那短暫的個人生命，得以透過族類的繁衍、文明的創進而賡續下去；有了民族，人類那短暫的個人生命，得以面對無限廣袤的時間之流，而尚不淪爲絕對幻滅的泡沫與塵埃

，換言之，有了民族，人類才有朝向永恆的可能性，有了民族，人類才能無懼於時間的殘酷吞噬和無情席捲。花開花謝，春去春來，人世也許已經幾易滄桑，可是對於一個經得起錘鍊與考驗的民族而言，這千百年歲月，也許只不過是其生命過程中一段小小的間奏曲而已。

然而民族不是憑空可以產生的，也不是一定可以長存的，各民族在時間之流中的較長競勝、掙扎圖存，正構成了人類歷史的主要內容。當然，民族的重要性不容過份誇大，民族的實質意義也還有待論定，可是相對於別的民族而言，一個民族總歸是包容了一大羣具有共同的血統、語言，生活、意識的個人。共同的意識與語言，共同的生活與習俗，使這些人民產生共同的文化與歷史、面對共同的利益與苦難、享有共同的悲哀與快樂、迎向共同的命運與前途，故而，每個民族中的組成份子，自然有其血濃於水的具體感受。

雖然眞正的「民族國家」，其實是十四世紀之後才誕生的事物，而以英法兩國的情形爲其濫觴；雖然具體的「民族主義」，要直到法國大革命時代，才有人正式提出，兩者的起源都相當的晚，可是經過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的民族獨立、民族統一等潮流的洗禮之後，人們對於自己民族的歷史遭遇、現實處境、與未來命運之關心，已經蔚爲風氣，固然有不少梟雄巨憝，只是挾民族主義之名行極權主義之實，然而一般人共有的那種淸醒而堅定的民族意識，對於各個民族本身的自立圖强而言，無疑仍是相當有力的心理基礎。



其實，在人類數千年的歷史中，民族形成、民族競爭、民族淪亡，一直扮演了歷史的重頭戲碼，撇開了民族的因素，我們很難理解歷史的的眞相。所以，儘管理論性的民族主義之提出，爲時甚近，而實際上各民族中的菁英份子，一直都是在透過民族這一具體形式，而展現出他們的創造力與生命力。

民族與文化很難截然分割、單獨成立，正如自然環境與人文現象很難抽離開來，孤立解釋。時潮洗刷，沛然如水之就下，一個民族在長久的考驗中猶能够生存發展，自然不能不有它廣義的文化上的成就。而文化總有其物質層面與精神層面的種種表現，以及對內方面與對外方面的種種走向，故而如果只以靜止的、片面的眼光來看某一民族，在歷史中的起伏升沉，我們無法得到統合的理解，比較可行的方法，是把民族與文化放在一個整體的架構中來作全面的觀察，這樣的話，除了研詰某一民族自身內部的問題或獨立創獲的成就之外，我們還不得不注意到歷史上各個民族相互之間的對應關係——一種動態的、變化的關係。事實上，如果以民族爲單元、以時間爲標尺，則每一個民族所面臨的最殘酷的考驗，無寧主要是來自於這種動態關係上。換言之，促使某一民族在時間之流中殞滅或隆盛的主要機運。往往是緣於自然環境的因素者少，緣於民族競爭的結果者多，按諸史實，班班可考，「古族千年餘夢境，雲烟烽火幾重遮？」在百刼千煉的內憂外患之下，一個民族要想昂然屹立於天壤之間，不致淪爲歷史的陳跡或時間的過客，實在並不是僥倖的事。

於是，以民族爲安身立命的容器，以文化爲累進創發的基礎，人類在時間的長流中，演出了一幕又一幕驚天動地的戲劇，表現了一波又一波人類文明的光芒，寖假而使得人類的生命，與時間相形之下，也有了它不可抹煞的主觀意義、與不易幻滅的客觀成就。

× × ×

然而歷史的考驗是無情的，民族的傾軋是酷烈的，一個民族從生成到發展，從弱小到壯大，從默默無聞到功蓋天地，不知要經過幾許的焚煉、付出幾許的血淚、遭受幾許的挑戰；可是從强盛到衰落，從昂揚到顚仆，從聲敎四訖到一蹶不振，却往往只是指顧間的事。雖然按照絕大多數史學家的說法：一個民族之所以趨於式微，其內在的原因要佔極大的百分比，然而無論如何，一個民族最後的困境，總是在與別的民族對比之下、被別的民族侵凌之時，才會明白彰顯出來的。

從這樣的理解，來看中華民族的歷史，我們也許可以對自己民族在時間長流之中的輝煌成就、艱難掙扎、與現實危機，得到比較周全的看法。

自從鴉片戰爭以來，整個中華民族的命運，一直是處於危疑震撼之中，在政治上爲人擊敗、在經濟上爲人剝削、在文化上爲人凌蓋、在意識上爲人主宰，不惟國際間甚多民族已對中華民族蔑視輕賤，即連中華民族自己部份的子民，對於自己民族也已毫無信心，避之惟恐



不遠。

然而，我們若是把眼光放遠一些，從時間激流之中，截取比較長一些的段落，來檢視中華民族與其他民族的起伏消長，我們就可以明白看出，在相當可觀的歷史時距中，中華民族在文化的創獲上、在力量的呈示上、在特色的展現上，處於領先地位的時間，實在極爲漫長，相形之下，中國自十八世紀以迄於今的落後狀態，在時距上與那些遙遙領先、或平分秋色的期間，簡直無法比較。換句話說，在時間的長流中，中華民族經得起考驗、衡得過挑戰的歷史，實在遠比近代一落千丈的歷史，要悠長得多。

我們試在時間長流中，將自己民族的表現與其他民族略作對比，就可以看出這一事實。

自西元前三千年左右至西元前一千六百年，爲文明初創、文字發明、至民族形成的時期，埃及、巴比倫最早出現於歷史舞臺，稍後華夏民族也於黃河流域形成，此期的仰韶文化與龍山文化，絕不比其他民族的文化爲差。然後自西元前一千六百年至西曆紀元之初，中國已由商周時代、春秋戰國、進展至秦漢大一統帝國之締立，民族凝攝，文明發皇，成爲東方最大的文化力量，而在此期內，巴比倫、亞述、波斯、希臘諸民族，均已迭有興亡，埃及已淪爲附庸，印度已一蹶不振，惟有羅馬帝國正在崛起，然而無論從何種角度來看，羅馬帝國在文化上均未必能高於秦漢帝國，此時中華民族的文化創造力，正達到其第一次高潮，而羅馬所承襲的

希臘文化，却已支離破碎；然後自西元初至西元第十世紀的一千年內，中國由統一而分裂、由分裂而再統一，這是東西蠻族大遷移的時代，中國有五胡亂華、佛教東傳的種種鉅變，西方則有日耳曼蠻族入侵西羅馬。表面上鮮卑統治華北、日耳曼襲佔西歐；而中國保持南朝、羅馬保持東帝國，情形頗爲類似，然而，中國終於同化了異族、吸收了佛學、規復了國土，進入唐宋統一時代，表現出第二次文化創造的高潮；而西方却是西羅馬完全滅亡，歐洲長期蠻族擾攘，文明陷入逆退的狀況，開始了黑暗時代，同時埃及民族自希臘化、至阿拉伯化，已完全不復有自己的面目，印度也一直乏善可陳，惟新興的阿拉伯藉回教之勃起而盛極一時，然而「飄風不終夕，驟雨不終朝」，阿拉伯民族與文化後來在時間的長流中，也並沒有經得起久遠的激盪。然後自十一世紀至十二世紀，中國南宋的文明在遼夏金的壓力下，仍有若干的進展，宋代理學的發展也代表了中國知識份子努力的一斑；同時的西方，則有政教的衝突、海盜的刼掠、一連串的十字軍戰爭，仍沒有在阿拉伯的軍政驅迫下爭得文化的領先趨勢。然後自十三世紀至十五世紀，蒙古大帝國威震四海，中國一度淪於覆亡之境，但元朝的統治僅維持了九十年，就爲明朝逐出長城，部份蒙古人民且被同化，同時的西方，却被遊牧民族追奔逐北，狼吞虎噬，表現得十分虛弱，被蒙古人驅逐的回教徒鄂圖曼土耳其人攻滅了東羅馬，基督教諸民族一時倉皇失措，而馬可孛羅的遊記，對於中原文化簡直崇拜到五體投地，直到



這一時代的後期，義大利諸城開始文藝復興，英法西葡開始成立民族國家，地中海諸國開始航海冒險，民族盛衰的運會才漸漸開始逆轉，但明成祖時代鄭和三下南洋，所顯示的國家實力與航海技術，仍顯然領先於各個民族。直到十七世紀，歐洲各國互相爭霸，在相摩相盪之下，文明潛力煥然發揮，而中國却因嘉靖皇帝下令閉關而陷於停滯，才眞正到了每下愈況的地步。然而到了十八世紀中葉，中國一隅偏師的鄭成功，也仍擊敗了盛極一時的西方海上霸權荷蘭，而規復了臺灣。

當然，自十九世紀以降，中國已完全是一派積弱不振、腐朽不堪的架勢，恍惚間中國的民族與文化，已成爲某些人心目中落伍與頑固的代名詞，然而自上面長期的歷史表現看來，我們的民族在文化的創造、潛力的發揚方面之相對落後，至今爲止，實在只是短短兩百年之間的事情，這一段時距，若與我們民族長遠的輝煌成長相對照，簡直不成比例，因此，若有人以爲中華民族是天生的劣等民族，命定要被時代發展所淘汰，則這些人顯然是目光如豆，只會以現實而勢利的打算來欺罔自己，而根本漠視了時間因素在歷史上佔有如何重要的地位。

時至今日，沒有人能再以中華民族以往的種種成就，作爲盲目憧憬或妄自尊大的藉口。然而同樣的，我們也不能以它一段時間內的挫敗頓滯，而作爲中華民族永刼不復的先兆，畢

竟，這個民族會統合了如許龐大的人民、歷經了如許悠久的歷史、克服了如許繁多的困阻，我們不能認定：對一次挑戰的回應失敗，就必然證明它已不能適存於世界，儘管這一次的挑戰，是史無前列的，是淩厲絕倫的，是複雜萬端的！

當然，我們如今面臨的，是民族生存的絕大難關，三千年來未有的變局，「先人功業在金微，滿目江山事已非」，沒有任何前賢的偉績或既往的成就，可以取代我們自己應有的奮鬥與犧牲，沒有任何歷史的定律或社會的法則，可以保證我們自己一定能夠繼往開來，承續民族的生命於久遠。

在時間之流的考驗下，我們的民族是否終究能證明它還擁有豐盛的生命力與創造力呢？多少個古老的民族，已經在時潮沖激下一去不返，成為歷史的殘基，我們的民族會例外地有過第二度的文化創造高潮，如今是否還能顯現它再一度越刼度險、被荆斬棘的壯舉呢？

× × ×

由於我們的民族與文化在這兩世紀內，確是顯得「百事不如人」，所以自從五四運動以來，著實有不少知識份子，斬釘截鐵地認為中華民族應該徹底改造、中國文化應該徹底拋棄、中國人應該全心全意亦步亦趨地跟着先進國家走，才能追隨得上時代的巨流，而不致被淹滅在現代化的潮汐中。這種心態，後來雖有種種理論上的補葺與程度上的商榷，然而仍脫不



了五四早期「新青年」雜誌上那篇明顯的把民主與科學，和中國文化尖銳對立起來立論的名文「本誌罪案之答辯書」的範圍：「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

雖然從沒有人能根據令人信服的論證，來具體說明中國文化何以確實與民主科學等進步思潮不能兩立，可是五四以來中國思想界的主流，却是傾向於默認這一假說的。於是大部份自命前進的知識份子，不去研究外來民族對中華民族的强力挑戰，無論其是出之以帝國主義、資本主義、還是共產主義的形式，它們對中國民族在政治上的壓迫、條約上的榨取、經濟上的剝削、觀念上的誤導，給我們帶來多少痛苦與打擊；却只一味認定自己民族是無能衰腐的，必須加以脫胎換骨，才配與其他民族相提並論。

古往今來，從來沒有一個民族的子民、尤其是知識份子，像我們五四以後那一些風雲人物那樣，對自己的民族、自己的文化，採取如此深惡痛絕、輕蔑仇視的態度的。無論他們的出發點是否起於善意，至少他們對於正常的民族自信心之斷喪與摧殘，已經產生了無可否認的惡果，而這種現象，早在當時便經有心人亢直指出：「惡苗結不出善果來，文化運動也是一樣……根本一壞，其影響所及，無有不壞。」可是狂瀾之來，不可遏抑，像這類衆昏獨

醒的逆耳忠言，也不過成爲螳臂擋車的徒然之舉罷了。

兩百年的落後與失敗，本身也許只是時間長流之中一段短暫的痛苦過程，可是若是長此自居於劣勢，傾心於外國，而不求舉族自立迎頭趕上，則浪擲在無益的論爭與錯綜的觀念之中的時間就太多了，多得足以使一個民族的正常生命力趨於渙散。而在歷史上尋求類似的例子，我們也可以得到一些相當明顯的經驗教訓。我們看到，在强大的希臘文化壓力之下，猶太民族曾有「希化派」與「本土派」的分裂；在佛教文化排山倒海而來時，中國當年也曾有尊佛抑儒與崇儒攘佛的爭議；而在西方文化當頭壓下時，俄國也曾有「西化派」與「斯拉夫派」的對立、日本也曾有「鎖國」與「維新」的爭執，可是無論哪一種情形，都沒有演變成對自己民族的全面否定、對自己文化的全面抹煞，別國的情形都還是以如何維護整個民族的生存、如何應付外來勢力的挑戰，爲其關注的中心所在。事實上，除了俄國的情形比較難說之外，另幾種情形，由於無不在强烈關心自己民族的命運的前提下進行改革，故而於民族的凝攝與文化的拓展上，也都獲致了可觀的成就，對於外來的挑戰作了相當成功的回應。

時間一直是人類生活上一個最重要的因素，在民族競爭的歷史舞台上，這一因素尤其具有決定性的影響。一個民族要想在另一民族的强大壓力下脫穎而出，重建自我，惟有把握時機，勉力超越。亦步亦趨式的模仿追隨，適足以使自己在時間之流中永遠落人後塵，終至差



距越來越長，壓力越來越大，而於不知不覺中淪爲別人的附庸，或竟趨於自我解體分裂的下場。

現代社會各方面的競爭，尤爲史無前例的激烈，絕少容人有徘徊逡巡的餘裕。我們不妨略看近代各個民族國家，是如何在作彼此超越的强力競賽。

現代社會的推進與潛力的發揚，當然以知識上的成就爲主要指標，故而我們在這方面作一排比，即可看出大致的概念了：十八世紀以來，起初英國是最先進的國家，它最先開始產業革命，最先醞釀民主政治，而培根、牛頓、霍布士、洛克、休姆，一連串知識上輝煌的名字，代表了英國民族生命 的高度呈示。相形之下，法國的發展在時間上已落後一步，故此它大體以英國爲假想敵，接受英國的成就，卻發揮得更形細緻而深入。孟德斯鳩與盧梭，把民主政治加以理論化的建構，霍爾巴哈與拉孟特，把英國的機械唯物論加以系統化的闡釋；而「啓蒙時代」的法國諸大思想家與科學家，也以超越英國既有的成就爲職志。至於德國，其文化發展又比法國落後了一步，而且在社會整合的歷程中曾頗受困阻，因此德國人在思想上、知識上須另闢蹊徑，康德綜合了英國的經驗論與法國的理性論，形成了宏偉的批判哲學體系，經菲希特、謝林、至黑格爾而完成了曲折深刻的辯證思想體系，代表了德國思想界超越困阻自成一格的精神，人文科學一旦起飛，自然科學也跟着迎頭趕上了英法兩國，萊布尼玆

幾乎與牛頓同時發明了微積分，而後來的科學家如漢姆荷玆、蒲朗克、高斯、歌西，一連串光彩奪人的名字，也正標示了德國民族的飛躍成長。原先，在各方面都相對落後的時候，德國人會首先提出了「文化」這一綜合的概念，並首先發展了歷史哲學的統緒，其目的顯然就是爲了要振奮民族的自信心，煥發民族的創造力，使德國能一舉而趕上英法諸國的水準。在德國之後，美國、俄國在邁向現代化的途徑上，也都各有它們自己的一套做法，大抵都是看清自己當時的現實條件，選擇最有作用的外來理念，然後勉力超越原先遙遙在前的先進諸國。

很明顯地，從知識到思想，從社會到國家，英、法、德、美、俄，沒有一個民族是完全放棄了自己原有的一切，或者完全否定了自己原有的一切，而魯莽滅裂地走上了適應當時世界、完成自我發展的長途的。所以，它們在今日雖都可算是高度開發的國家，卻無一不具自己獨特的風貌。

除了時間這一急迫的因素之外，我們還須注意到另一項現實的因素。幾乎所有的先進國家，都會以各種形式的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侵佔了落後民族的土地、榨取了落後民族的資源，利用了落後民族的勞力，中國就正是被它們侵佔、榨取、與利用過的一個民族，而在民族自覺普遍抬頭的今天，我們即使想要亦步亦趨地模仿別國，也早已沒有殖民地可供我們來予取予求了，故而無論在理論上、抑或在事實上，我們這一民族想要長久適存於現代世界，都不能不找出我們自己可行的路子來。

× × ×

暫時的落後，並不可悲，可悲的是信心的喪失。在一而再、再而三的自我懷疑與自我否定之後，很容易會落得一無是處面目全非的下場。在人類社會中，一個沒有獨特風格與獨立信念的民族，總是最容易在外來挑戰下趨於解體的，解體之後的民族，轉瞬間就被時間的巨流吞噬得乾乾淨淨，古往今來，這一類的情形已多得不勝枚舉。

而中國曾經在如此悠久的歷史長途上領先過東西各個民族，曾經在多少次內外交逼千鈞一髮的困境下重行掙扎生存下來，曾經在唐宋時表現過世界史上獨一無二的第二度文化創造高潮，像這樣一個民族，是否會在短短兩百年的暫時落後之餘，竟爾失去了自己存在的信心？

也許有些不求長進的人，會因自己現有的一切條件，對別人相形見絀，而公然怨天尤人呵爺罵祖，但一般明理的知識份子，總不致於因爲自己「百事不如人」，而竟怪罪到自己祖上的風水不好、或自己父母的容顏太差之類不相干的因素，不寧惟是，正因爲自己的前輩憔悴風塵，落魄天涯，自己常更能淬礪奮發力爭上游，以期光耀家聲於未來，「低徊愧人子，不敢歎風塵」，這是最習見的人之恒情，也是人類文明得以創進不已的重要基礎。故而，若因自己民族一時的消沉頓滯，便從根否定了它的存在價值，實在是不能算是這個民族中眞正

的子民，而民族若終竟失却了它一切的特色，則自己的心靈又何所安頓呢？

自清末至五四、自五四至今日，由於我們民族在應付外來挑戰方面的一再失敗，我們已看到太多的知識份子在複雜紛紜的中西問題之中，迷失了方向、浪擲了精力，反而造成了自我懷疑的可悲心態。其實，若以民族生存爲問題的中心，以時間考驗爲問題的主線，我們應該很明白地意識到：如何導使這一個歷盡滄桑而韌性不滅的民族，在最短的時距內迎頭趕上各個虎視眈眈的先進民族，才是豪傑之士應有的抱負。

個人的成就、表面的風光、一時的榮耀，若與那無垠無限的時間之流相形之下，簡直根本不值一提，惟有那容納了無數血脈相連榮辱與共的人們、而不斷在對外來挑戰作殊死回應的民族，才是整個人類歷史的精華所在。而從曚昧邃遠的往古，到幽邈迢遙的未來，時間的長流固然淹沒了無數的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可時却未必能夠淘盡一切的民族業蹟與文化創造，因爲這是總體性的、客觀化的人類生命之流，在浩浩時間之流中的一片拓影。

在這一片拓影之中，我們自己的民族是否還能輝映著它應有的璀璨的光華呢？長溝流月，來去無聲，生活在杏花影裏、海棠葉上的中國子民，是否還能吹奏出一闋聲遂長天遠的悠揚樂曲呢？

（六十六年八月十九、二十日「中央副刊」）



# 附錄：海外心聲

馬瑞雪

我曾是無根的小草，無處歸屬。偶而向臺灣報刊投稿，刊出後欣喜一陣，又重歸沉寂，我對臺灣是陌生的。

我曾爲自己「歸類」，我是在中共的宰割下成長、覺醒，以至反共的一代。看到從大陸逃出來的青年，有如多年不見的親人，交談之下，大有相見恨晚之概，我是屬於他們的。同時，我又是臺灣留美學人的太太，外子把我歸到喜歡寫稿的留美學人太太之列。想想也對，我目前的環境和她們相同。尤其令我欣悅的是，今日的女作家們已不像於梨華那樣滿腹牢騷、無病呻吟，她們懂得用健康的心智面對現實。扭轉這種病態的主流在哪裏呢？我終於找到

了。

最近拜讀陳曉林先生的大作：「長溝流月去無聲」，我貪婪地每句話都重覆細讀，抑制不住內心的激動。我由衷地佩服他，已不只是今天，因爲，他曾是我的朋友。

初次見面是午夜十二點鐘，他和其他三個人結伴到中泰賓館找我，他誠厚的模樣不引人注意，但他趨前一步講了一句話：「我也是從大陸出來的。」使我頓感無限親切，不由得抬頭多看了他幾眼。這句話包含了多麼深長的意思！我也是在血淚中磨出來的，我知道那種滋味。

陳曉林曾是中國時報人間版的主編，今年二十九歲。他在中共大喊「高舉三面紅旗」時離開大陸，當時才十一。他是臺灣培養出來的青年，否則那裏會有如此淵博的學養。他本有機會出國深造，卻寧可留在國內。在「長溝流月去無聲」中，陳曉林引述古今中外的實例，敲響警鐘，拉住我們屈服於時流的怯懦。愛國如他的青年，在臺灣很多，中華民族是有希望的。

這次赴臺，令我遺憾的是，太崇洋了，難慰鄉情。

高雄新建的大統百貨公司，其裝設純屬世界第一流。但頂樓的遊樂場，一成不變地模仿「狄斯耐樂園」，是否太過份呢？我們可以吸收西方的形式，塡進中國的內容呵！中國也有



很多美麗可愛的神話：嫦娥奔月，七姐，牛郎織女，瑤池王母娘娘等。說到動物，中國傳說中有很多聰明乖巧的狐狸仙，比西方的動物靈氣得多。兒童的頭腦像未染色的白紙，多灌輸一些中國文化，會讓他們更愛國。西方遊客看到中國色彩濃厚的景物，不但會增加新奇感，還會對我們表示尊敬。

臺灣的橫貫公路，打開了交通要道，使臺灣的經濟迅速走向繁榮，我十切敬佩那些爲開山闢嶺而犧牲的英雄，他們的愛國精神永垂不朽。但，那場阿眉族的山地舞使我大失所望，阿眉族到哪裏去了？

在大陸，我沒有機會接近少數民族，只聽過父母和朋友的介紹，令我神往。少數民族和大自然一般純樸，不會矯揉造作，漢人演戲不如他們，父母親常講，在雲南，徹尼族曾爲他們演了一齣戲劇，當女主角眞摯地將手放在情郎的肩上，唱一句：哥哥呵！把他們的心都唱出來了。雲南的白族也很有趣，他們談情唱歌，逐客唱歌，兩口子吵架也唱歌。

我看到的山地舞，除了服飾華麗而外，全無特色。也許因爲同樣的歌唱得太多，她們早已忘掉原始的激情，唱出的曲調和普通流行歌曲一樣軟綿綿。她們的日文歌唱得很流利，但我不是爲聽日本歌而去的。她們爲何忘了自己？

在外來文化的巨流中，肯定自己，實非易事，以上只是一些粗陋的見解，有待商榷。

我和陳曉林接觸過幾次，他的言語不多，但每句話都很有力。返美後，我們書信來往了一段時間，他就調往別處服務。想起我的文稿不能再經他手，十分難過。然而，我知道，爲着發揚中國固有的文化，他不會放棄神聖的責任。

這次祖國行，熟習了文藝界的面貌，交了很多朋友，我珍惜友情，不再像過去那樣，自感飄零。



# 俠氣崢嶸蓋九州

在鬱悶沈寂的夏日夜空，一顆亮麗的流星倏然劃過黝黑的天幕，常會給人們帶來一霎時莫名的激奮，彷彿那一閃輝煌晶亮的光芒，觸動了人們心中久已埋藏的某種秘密情愫似的。在歷史的夜空中，偶然出現一些特立獨行、任俠仗義的英雄人物，帶給人們的感受也大抵相同。他們那種堅持信念不畏強禦的勇氣、那種義之所在雖死不辭的壯烈、以及那種白晝悲歌深宵彈劍的孤寂，在在皆顯示了他們那與衆不同的悲劇人格，也在在皆扣動了一般安於現實的人們的心弦。

現實社會中固然久已看不到這些古代豪俠的行徑，工商時代也絕不是一個適於俠氣人物

存在的時代，可是這並不能否定歷史上曾有那些狂飆突起、仗劍獨行的英雄們活躍過的事實，也不能否定那些人物曾經締造了無數可歌可泣的雄偉史蹟，給人類文明留下了不少耐人尋味的奇花異卉與吉光片羽。當然，若是透過法律的觀點來加以羅織、或是透過理性的觀點來加以觀照，則英雄俠士的非凡行狀，也許有很多地方匪夷所思，不足爲訓；然而我們若是暫時撇開枝枝節節的功過是非不論，而逕自注目於英俠人物那種蓬勃的生命、淋漓的元氣、亢直的個性、特異的勇力，那種力挽狂瀾的精神、那種一諾千金的信守、以及那種「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的襟懷、那種「縱死俠骨香，不慙世上英」的氣度，我們不得不承認：在他們那昂藏矗立的身軀之中，確實有着不少超邁常人的特質與稟賦，這些特質與稟賦，也許使他們命定地成爲捨己爲人的悲劇人物，然而也正因爲他們能不顧一切地發揮這些特質與稟賦，他們才自覺而主動地，走上了他們要走的道路，而成爲所謂俠氣崢嶸的特出人物。質實說來，我們目前所繫身的工商社會中人，也許正是最缺乏這些特質與稟賦的，所以我們已感到這些人物與我們的距離越來越遙遠，所呈示的面目越來越模糊，終至只成爲心底深處一點微微的遐想、或悠悠的迴響而已。

「俠」在中國歷史上曾扮演過某一程度的角色、發生過不算輕微的影響，可是現在的中國社會，似乎已不再能够接受與俠的情操相近的事物了，一般人總以爲那些重義輕生的俠氣



人物，只是歷史的幻象或虛構的情節，與現實人生了不相干，甚至以爲所謂「俠」者，就是嗜血擅殺、刀光劍影的代名詞，只合在二三流的武俠小說或電視連續劇中去求其印證。其實，羅家倫先生多年前就已指出：「俠出於偉大的同情」，是一種渾然忘我的高貴情操，也是一種旺盛生命的自然流露，一個沒有俠氣的社會，經常流於殘忍刻毒、頹廢慵懨。

× × ×

雖然俠士並不即相當於叱咤風雲的英雄武士，然而自出現的時代與呈示的特質看來，兩者之間頗有一脈相承的擬似關係存在。說文解「俠」字爲：「俠，俜也，夾（挾）也。」顯然是指持械挾劍的勇士而言，故而我們若將俠者納入文化初期的一般歷史現象中來觀察，應是不會離譜太遠的。

通常當一個文化正在含英吐華、欣欣向榮的時候，民族的生命力也正如旭日之初昇，燭照三才，輝麗萬有，充滿了瑰奇雄偉的景觀。而民族中大部份的成員，也呈現了活力瀰漫、冒險犯難的開拓精神，蔚成了一幅蓬勃葳蕤的神妙圖畫。各民族的英雄史詩、豪俠傳奇、風雲人物、浪漫事跡，大多數是在這個時期內流佈下來的。例如希臘民族有荷馬史詩中的古典英雄與浪漫英雄、巴比倫民族有「吉爾嘉美西」史詩中的冒險歷程、印度民族有「摩訶婆羅多」史詩中的武士雄風、北歐民族有「尼布龍之歌」與「愛達史詩」中的悲劇英雄與壯烈行

徑、西方民族初興時也有亞瑟王與圓桌武士的神勇傳奇。作爲這些英雄傳奇的共同背景的，其實卽是一整個民族那遏抑不住騰躍奔放的生命活力，正在其時到達了波瀾壯闊相激相盪的高潮期間，所以英雄時代通常是「力」的昂揚時代，壯美絕倫，動人心魄，過此之後，文化進入到大一統的帝國時期，衝力漸漸收斂，激盪漸漸平復，就開始成爲由「理」來統轄一切的文明時代了。然而，只要一個民族的生命力足够强韌、足够暢旺，則一旦到了面臨外來挑戰的重要關頭，那種奮袂挺身的英雄熱情，又會自然地在無數人的血液中沸騰起來，而在戰爭期間重演民族英雄的壯烈史蹟了。

中國由於人文精神極早卽已抬頭，故而似乎缺乏可以統攝遠古英雄創始氣象的大風格史詩，可是這並不表示中國民族罕見這一方面人物的出現。事實上，在民族生命飛揚奮進的時候，中國人對於英雄事蹟與英雄人物的歌頌，在詩經中就不勝枚擧，例如「鄭風」中讚美英雄共叔段的壯美：「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火烈具擧。襢裼暴虎，獻於公所。」又如「小雅」中描述英雄南仲的出征：「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旆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都顯示了早期人們對英雄活動的嚮往與理解。周秦之際，是中國民族生命力正達全盛的時候，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充滿了活力奔流的初春氣象，於是像墨子這種俠氣崢嶸的人物，像墨家這種千里行俠的組織之出現



於歷史舞台上，也就絲毫不足爲奇了。

我們現在已經很難考察出，究竟後來中國歷史上所謂的「游俠」，是不是淵源於墨家，抑或是墨家的思想與行徑，本身卽源出於「游俠」集團。然而墨子那種「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大害」的識見、那種「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的精神、那種奔波列國排難解紛的能耐，確實代表了一種渾然忘我的俠義典型，則是不容否認的。而墨家這一種以見義勇爲的犧牲精神爲主要動力的利他集團，也確實代表了早期游俠光明俊偉的一面，故而如果說：「爲國爲民，俠之大者」，則墨子實在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大俠，他的「兼愛」學說實在是中國俠義理論的張本。自長遠的眼光看來，墨子「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大害」的主張，根本與儒家的「天下有飢者，猶己飢之也，天下有溺者，猶己溺之也」，是不謀而合的，兩者皆是偉大的同情心之具體流露。

我們可以自墨子的表現中，看出俠士的另一個特色，那就是本領非凡，自有所恃，能够不爲惡勢力所壓倒。最明顯的例子，是大匠公輸般爲楚國造雲梯，準備攻宋，墨子星夜趕到楚國，「解衣爲城，以牒爲械」，昂然連敗公輸般九次攻勢，楚王意欲殺他，以去强敵，而墨子却已先命三百弟子去到宋國，協助守城，終使楚王無可奈何，放棄了攻宋的企圖，這是以本身的力量爲後盾的俠義行爲，也爲後來俠士「仗三尺劍，鋤不平事」的作風，垂示了一

個極具教訓意義的範例。

雖然在司馬遷史記的「游俠列傳」之前，並無有系統地記載游俠活動的文獻，但是我們仍然可以感受到：從春秋、戰國直至秦漢之際，游俠之士在中國土地上似乎甚爲活躍，公卿貴族的養士風氣、四大公子的結客行爲、馮驩的彈鋏高歌、荆軻的孤身刺秦、侯嬴朱亥的擊殺晉鄙奪取軍符、張耳陳餘的流浪江湖刎頸訂交、乃至張良東見倉海君，得力士，袖百二十斤大鐵椎，博浪一擊，驚天動地……這種種的歷史陳跡中，游俠人物的參與和效力，是不容忽視的。直至漢初尚有英布、季布、朱家、劇孟、郭解等以任俠知名的人物，可見游俠之風，盛極一時，事實上，張良本人亡匿下邳時，即曾爲任俠之行；而項羽不願學一人敵，願學萬人敵，率八千子弟橫行天下，不忍生民苦戰欲與漢王決鬥，至垓下末路時不肯渡江，以無面目見江東父老爲恥，亦深合俠者行徑之一面。

韓愈「送董邵南序」中有謂：「燕趙古稱多慷慨悲歌之士」，我們可以想像：在古中國的蒼茫大地上，自睥睨王侯的豪雄英傑，到埋跡市井的狷介志士，自挾技遨遊的知名劍手，到紋身吞炭的隱名刺客，彈劍作歌，仰天長嘯，直道而行，使義而鬥，千里行而不裹糧，成大事而不留名，種種鼓盪風雲的豪俠氣概與英雄行爲，曾經標示了民族的生命力，有一度到達了何等酣暢淋漓的境界。



× × ×

陶淵明曾有一首長詩，專論荆軻行刺秦王之事，充分表現了他對古之俠者的追慕。其中有兩段特別中肯：

「君子死知己，提劍出燕京，素驥鳴廣陌，慷慨送我行。」

「惜哉劍術疏，奇功遂不成，其人雖已沒，千載有餘情。」

然而不論有心之士如何地詠歎那「千載有餘情」的俠骨丹心，是多麼值得後人珍惜與回味；一個文化到了後期大一統帝國成立的時代，便不再可能容許個人生命力的突出發揮了，作爲大一統帝國理論建構的集大成者，法家的韓非子就曾率直地指出：「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儒俠並舉，一體排擯。然而同爲古代「士」的階層分化出來的事象，儒家那一套克己復禮修身齊家的人文理想，畢竟是危害人君的可能小，安定社會的功能大，故儒家還可以在法家持續的侵壓與範限下，形式上仍與法家並存於中國歷史之中。至於從封建勢力衰微下的「士」分化出來的另一型態——武士階層或游俠階層，便在專制政府一再的限制與迫害之下，逐漸趨於沒落，雖然流風遺韻，一直不絕如縷，然而規模浩大、蔚然成風的俠士集

團，自漢武帝以降，已是明顯地消滅殆盡了。「後漢書」、「晉書」及南北朝的史書中，「游俠」已不再入傳，惟於「獨行」、「逸民」、「逸行」等列傳中，偶然尚可以覘見俠義之士的一點浮光掠影而已。

當然，俠者的精神從來沒有眞正消滅過，只要社會上有明顯的黑暗或不義存在，只要強凌弱、衆暴寡的情形不能消除，只要孤苦無告的人民得不到應有的保障，則或遲或早、或明或暗，總會有些天生俠氣的豪傑之士出來，與常人無法抗拒的惡勢力公然對立，表現出一些深具悲劇性的義烈行爲，爲稗官野史增添無數光彩生動的傳說，也爲古之游俠留下一些凛凛生威的廻光倒影。在此同時，當然也有若干純粹個人英雄主義的人物，好勇鬥狠，挾技凌人，以暴力自炫，而以俠名自居，爲「俠」之一字蒙上了不少的陰影。故而一般說來，後之俠者在本質上與古代游俠已有相當的不同，我們已很難爲游俠之士下一個明確的界說，所以劉若愚先生在其英文著作「中國之俠」中，已經認爲：「游俠並非一特殊社羣，亦不出於某些階級成份，不過是某些有豪俠氣概的人物而已。」

倘若我們不以一個特定階層的角度來看「俠」這個字，則俠的範疇可以大爲擴充，至少，儒家中有不少的人物就是頗有俠氣的。孔子的弟子子路，「暴虎馮河，死而不悔」的亢直，就不失爲一個豪俠之士，後來也以典型的俠烈行爲而殉身，其他弟子，如「季次，原憲之



倫，懷獨行之德，義不苟合當世」，司馬遷且將之列入「游俠列傳」，事實上，孔子本身，除了溫良恭儉的儒雅氣度外，亦自有剛毅木訥的正義威嚴在，他推重所謂「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的「成人」，正好像在推重俠者的精神，孝經記孔子的話說：「戰陣無勇，非孝也。」孟子也引孔子的話說：「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這都證明孔子思想中剛猛精進的一面，是與眞正的俠士境界相一致的。他的大弟子曾參，更進而把這種俠者精神肯定爲「君子」的行徑：「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歟？君子人也！」孔子不惟深具眞正的俠氣，而且夾谷一會，身臨强敵，不但不爲所屈，反而據理力爭，指顧間底定大局，維護了國家的尊嚴，在實際的作爲上也表現了大俠之風。孔子卒後，儒分爲八，其中漆雕氏之儒，「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於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正是俠者修養的具體表徵，所以後人認爲儒家這一流派與墨家鉅子，同爲游俠的不祧之宗。流風所被，儒生之中，從東漢的太學生與黨錮人物，直至明末的東林復社中人，亦都多少懷有一股正直的俠氣。

× × ×

雖然有形的游俠組織與公然的俠士行徑，在一統的大漢帝國那稠密的法網與蕃衍的壓抑之下，已經成爲歷史的陳跡，然每到民族生命力稍微昂揚勃發的時候，每到羣豪並起、風雲

激盪的英雄時代，便也總有若干慷慨悲歌的豪俠人物出來，施展出如龍似虎的身手，投擲出火樣熾烈的熱情，爲他們心目中一個全新的時代催生，也爲冗長沈寂的歷史掀起一個新的高潮。隋唐時代是中國民族生命力第二度進入輝煌表現的時代，所以游俠之士的行徑也宛然可見，秦瓊賣馬、李密落草、瓦崗寨衆好漢的一堂聚義，已充分顯示了豪俠出沒的明顯軌跡，而風塵三俠，千古艷稱，其傳奇故事更直接被人們賦予「俠」的稱號。紅拂夤夜出相府，李靖隻身入潼關，無不呈示了一份俠情豪氣，而虬髯客仗義結金蘭，隻手掣河東，及見到英雄已現，不欲强爭，便飄然退讓而去，在海外另行闖出一番事業，這種英風浩氣、壯懷雄襟，姑無論是否爲小說家所虛構，至少已十足顯示了那個時代中種種豪爽而浪漫的活潑情調，顯示了當時人們生命力自然展現、燦然煥放的情景。

這種旺盛奔騰的民族生命力，到了盛唐時正值顚峯，所以那時的豪俠之士也頗極一時之盛，寖寖然又蔚爲風尙。然而此時的豪俠，已只是以强烈的個人精力，或豐富的個人資產，社會上爭强競勝、好勇鬥狠，而不復具有古之俠者那種以天下爲已任的抱負了。所以此時的豪俠行爲，已只能視作是一種「力」的發洩，一種蔑視正常束縛的衝動，一種向外迸撞突破在的生命力而已。我們看那種：「千場縱博家仍富，幾度報仇身不死」的自負，那種「呼盧百萬終不惜，報讎千里如咫尺」的豪勇，以及那種「感君恩重許然諾，太山一擲輕鴻毛」的率眞，已只感覺到淋漓的生命元氣在當時的歷史舞臺上活躍流轉，而不能體會到易水悲歌、博浪奮椎的悲劇性俠氣了。



作爲那個時代中，個人生命力極度高揚的表徵的，莫過於李白了。李白不但是千古公認的詩中之仙，而且也是不折不扣的詩中之俠，他不但個人的行徑有守有爲，敢言敢怒，充滿了不羈的俠氣，例如：「三杯吐然諾，五嶽倒爲輕，眼花耳熱後，意氣素霓生！」就十足顯示了他作爲一個任俠之士的鮮明形象；而且他對當時的少年豪俠浪游嬉戲的生涯，也居之不疑：「少年游俠好經過，渾身裝束皆綺羅，蘭蕙相隨喧妓女，風光去處滿笙歌。」不惟如此，李白在意念上也逕直傾向於俠者的理想，不屑於只做一個皓首窮經的文人。他在「俠客行」一詩中表彰了古之俠者，然後斬釘截鐵地寫道：「縱死俠骨香，不慚世上英，誰能書閣下，白首太玄經！」我們有理由相信，李白這種狂放任俠的生命態度，一方面表示了他擁有俠者特具的强烈而浪漫的生命力，另一方面也顯示了他那個時代，是一個創造潛力高度發達的歷史高潮。不幸的是，天寶之亂以後，中國社會又進入長期混亂的低潮時期，盛唐的游俠風氣也因而分化，一部分上揚成唐代邊塞詩中所描繪的立功塞上的具體表現，如：「一身能擘二雕弧，虜騎千重只似無」之類的少年意氣，即無異是游俠豪氣的轉形；另一部分卻下墮成純粹個人英雄主義的「壯士」、「死士」之類。然而游俠的傳奇行徑，在民間還是流佈不絕

，如崑崙奴、紅線女、聶隱娘、黃衫客、古押衙這一類人物，便多少代表了一些游俠之士的民間拓影。

唐代之後，雖然中國民族在文化上的創造力，一直未曾再度趨於鼎盛，然而每當一個新的時代來臨，或一個新的潮代興起時，也總有不少特立獨行的人物與可歌可泣的事跡出現，而這其中，也總有一部份是具有俠氣豪情的色彩在內。宋朝前後的郭威、紫榮、楊業、王貴，都是俠氣崢嶸的人物，趙匡胤本身少年時使拳弄棒，也是個近乎在任俠之流的角色；南宋柱石的岳飛，拜師學藝，交結豪俊，與一般俠士成長的過程無異，他與他那一夥戰時的袍澤，也很明顯地具有俠者的某些特徵。而文天祥轉戰千里，孤忠耿耿，那種「知其不可而爲之」的悲劇精神，正好似是古之俠者的典型表徵。明初開國時的諸位豪傑，或起於隴畝之間，或出於屠狗之輩，如徐達、常遇春、藍玉、沐英等，亦無不在行徑與抱負上，表現了或多或少的俠者氣象。明末抗清失敗，復社諸儒很多潛入地下從事游俠組織，如「天地會」等，成爲後來秘密結社的起源，則又是藉游俠以反暴政的具體事實。

至於近在眼前的俠士典型，亦復不少。滿清末季，政治的腐敗與國運的頹隳，已至極點，民國肇造之初，開國風雲，會干氣象，象徵了民族運命的再次轉捩，當時幾乎大多數奮袂而起的志士仁人，都突出地表現了「爲國爲民，俠之大者」的雄懷偉烈，例如屢仆屢起終建



奇功的黃興，即曾直書「吳楚英豪戈指日，江湖俠氣劍如虹」的句子，明顯地以俠士行徑來擬喻當時的革命運動；鑑湖女俠秋瑾，更是英風颯颯，俠骨錚錚，表現了慷慨赴死從容就義的仁俠之風，「故國陸沉人有責，天涯飄泊我無家」，其憔悴江湖戮力國事的俠者心情，當眞是歷歷如在眼前；甚至連首創民國、領袖羣倫的 中山先生，亦常在不經意間流露出崢嶸的俠氣，他在弔劉道一的詩行中寫道：「半壁東南三楚雄，劉郎死去霸圖空，尚餘遺策艱難甚，誰與斯人慷慨同？」一方面充分顯現了氣壯山河的仁者抱負，另一方面也看得出來，不無慷慨悲歌的俠者感喟在內。至於其他訣妻別子、毀家紓難的英烈之士，義之所在，視死如歸，亦無不透徹淋漓地表現了俠者精神中無比崇高的一面。

× × ×

從現代文明社會的眼光，來回顧俠在歷史上的形象，我們當然可以挑剔出不少可資疵議的地方，我們已不太能接受那種笑傲江湖不事生產的人物、那種特立獨行不受羈束的行徑、那種近乎個人英雄主義的主觀表現，也許，我們潛意識裏最不能接受的，是文化早期那種率性任眞、自在奔放的强烈生命脈動，與向外突破、向前衝撞的强烈生命欲望，在文明的現代人看來，那種以「力」的展示爲主要過程、以「義」的追求爲主要目標的俠士精神，簡直是對理性與文明的一種反動。「欲邀擊筑悲歌飲，正值傾家無酒錢」，在疏狂的俠者看來，是

「一種坦率的豪氣，在現代的常人看來，却正是一種魯莽滅裂的愚蠢，至於「儒生不及游俠人，白首垂帷復何益！」更足以證明游俠們主觀的生命憧憬，與現代一般人客觀的價值觀念之間，相距得是何等的遙遠了。

然而後代人對俠者的指斥，若就俠士精神的全盤表現來觀察，有一部份是相當值得推敲的。例如站在法家的立場，「俠以武犯禁」是可能危害社會秩序的因素之一，必須嚴加撲滅，可是若換一個角度，來看專制統治下所謂的「禁」本身，是否符合社會大衆的利益，則問題就完全不同了。司馬遷就認爲，若這個「禁」是天下人民深惡痛絕的，則俠者的挺身而出，適足以爲這些人民傾心支持，他說：

「俠之犯禁，勢所必然也，顧犯之而天下歸之者何也。其所必禁者，有不慊（合）於天下之人心，而犯之者，及大慊於天下之人心也。」

又如從法治的觀念來看游俠，一般人總認爲游俠悍不畏死，睚眦必報，都是一些作奸犯科的法外强徒，其實自游俠的原始精神來考察，守法的習性也是他們心目中的一種「義」，只要這個「法」是公平的、正當的，他們本身一定恪遵不渝，呂氏春秋上記墨家鉅子腹䵍的兒子殺



人，秦王想要赦免，而腹䵍自己堅持須依法行事，他說：「墨者之法，殺人者刑……。王雖爲之賜而令吏弗誅，腹䵍不可不行墨者之法。」後世的俠者由於時代環境的變遷，這方面的原始精神可能稍有淪墜，但所謂「一人作事一人當」的英雄原則，也顯示了絕不逃避、絕不推諉的氣概，援其始源，可見古之俠者，並不蓄意藐視法律的尊嚴。

俠出於偉大的同情。所以愈是在世道衰微民生困苦的時代裏，愈是在暴力侵凌公理不彰的情況下，俠者的活動形象也愈益鮮明。千里單騎，踽踽獨行，仗三尺劍，鋤不平事，俠者的行徑誠然也有失之過激的地方，然而他們自有他們的道德標準、自有他們的處世規範、也自有他們心目中永恆的理想。司馬遷在「游俠列傳序」中那一段話，是大多數人耳熟能詳的，其中對於游俠行爲的理解與透視，確實有他作爲一個大史學家獨到的地方：「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困阨。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功，蓋亦有足多者焉。」言必信、行必果、諾必誠，義之所在，當仁不讓，堅持原則，生死以之，這種種游俠之士捨命護持的俠者尊嚴，平心而論，與作爲一個眞正的「人」應有的信念與操守，也並沒有太大的差異。如此說來，所謂「俠」，也不過在很多外在壓力下，猶掙扎着想要努力做一個眞正的「人」而已。然而他們在歷史上一直是寂寞的，因爲過於率眞的性情、與過於亢直的行徑，皆不是能爲大多數人眞心接受的，而他

們那「赤心用盡爲知己」「太山一擲輕鴻毛」的暴烈行徑，也常在詭譎變幻的實際社會中扭曲變形。可是，到了一個社會已經是非觀念不明、人道精神低落的時候，游俠之士挾其高度的理想主義，堂堂正正站出來，正義地生，威嚴地怒，轟烈地死，仍足以維繫人性尊嚴於不墜，而帶給後人無窮的鼓舞和振奮，所以司馬遷鄭重指出：「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

當然，歷代也有不少自命俠義者流，卻專作違反俠道的勾當，仗勢凌人，挾技欺衆，率性自恣，旁若無人，所謂「三杯弄寶刀，殺人如剪草」，所謂「笑盡一杯酒，殺人都市中」，乃至所謂「御溝大道多奇賞，俠客妖容遞來往」，其實都不能算是眞正俠士的行徑，充其量只是假游俠之名，行流氓之實而已。這些人分不清大俠與小俠之別、公武與私武之辨，甚至把俠者看得比生命還重的「義」字拋到九霄雲外，所以他們根本已遠離了純正的俠者精神。他們永遠是得意的，歷史的陰影裏，充滿了他們鮮衣怒馬、遊俠京華的行跡，充滿了他們予取予求、樂極忘形的笑聲。當眞正的俠者，在無限的黑暗長空裏孤獨奮鬥的時候，這些人的作爲卻永遠最能博得大衆的注目。無怪乎那些流浪天涯的俠士，在歷史上永遠是那麼的淒涼孤寂，因爲他們不但一無所有，一無所依，受盡了外在壓力的摧折，而且連他們本來擁有的那個「俠」字，也早被別人冒襲以去了。

個人英雄主義的時代，早已過去了，那些彈劍江湖縱橫天下的豪俠，也早就消失於歷史的



視野裏；然而，那種生命活力的浩然揚升、那種俠氣豪情的渾然發揮，倘若能匯集到一個積極的大方向上，則應該是仍舊有它不可磨滅的作用的。在中國民族百年積弱之後，在全球各地風雷乍動之時，我們若是重行檢討中國歷史上的俠道源流，大概只能遺憾於原始游俠精神的沒落、與強烈尙武風氣的式微，而不致於認爲游俠的傳統，曾給歷史帶來什麼不良的影響。事實上，在出於偉大同情的中國俠士精神，漸趨泯沒的時候，相當偏狹狠戾的日本武士道精神，卻在某一方面博得了舉世各國的重視。日本在近世以來，對內則尊王倒幕、維新革命；對外則擊敗沙俄、侵略中國，表現了不可一世的淩厲氣勢，這其間得力於其國民的武士道精神者，實在不少。當然，日本後來那種「甘爲西方霸道鷹犬」的軍國主義，差點招致了亡國滅種的慘禍，自貽伊戚，不足爲訓，然而早先日本之得以在列強間崛起，其國民之能夠表現出强烈的愛國心，不能不說是日本成功地運用了它所固有的武士道精神的緣故。

相形之下，中國未能及時振奮人民的俠氣，奮然克服外力的侵凌，常使有識之士引以爲憂，一心一意以救國爲念的梁啓超，就曾大聲疾呼要「恢復中國之武士道」，也就是恢復中國的俠義精神。他歸納中國俠者的美德，認爲這是中國先民「最高尙純粹之理想」，即：國家重於生命、朋友重於生命、職守重於生命、然諾重於生命、恩仇重於生命、名譽重於生命、道義重於生命。我們如今看來，雖不一定全然同意這些「理想」，但至少不能不承認：俠

者確實有他一往直前的熱情、與渾然忘我的情操，故而較諸一般人，更能有效發揮他的生命力，而一個民族倘能集中這些磅礴而昂揚的生命力，將之投向於歷史創造的正常途徑上，則將可能造成如何宏偉的景觀！掀起何等壯闊的高潮！

× × ×

然而現在是一個理性發達的工商時代，宏偉的史詩、英雄的傳奇、俠客的行徑，距離這個時代已都過於遙遠了，遙遠得像是一個不可觸及的幻夢。現代集體化的社會，不太可能容許個人有特立獨行的生存空間，現代商業化的人們，也不太可能傻到去爲什麼抽象的理念或具體的原則，妨害到自己孜孜追求的現實利益。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俠氣、堅持信念生死不渝的義烈、乃至恩怨分明是非必辨的性格，都不是聰明而冷漠的現代人所能想像的。甚至在眼見他人遭遇車禍，血肉模糊，而猶在一旁指指點點評頭論足的，都大有人在；何況要他們表現「雖千萬人吾往矣」的純然忘我行爲？

然則古之游俠那長歌當哭的純情、那千里赴義的雄風、那寒芒四射的寶劍，必將永遠埋沈在歷史的殘基之下，而不復具有其現代的意義了嗎？那種「俠氣崢嶸蓋九州，平生常恥爲身謀」的單純熾烈的思想，必將永遠隨着那些淒凉而孤寂的身影以俱去，成爲無法再聞的廣陵絕響了嗎？我們是否可以寄望於新的一代，在完全不同的歷史型態下，也出人意料地表現



出俠氣的眞髓？理想中的現代俠士，當然不再是以舞刀弄棒、摩拳擦掌來修練他們的功夫，他們可以埋頭苦幹、全心全意在工商社會中追尋事業上的成功，等到時機成熟時，他們可以用金錢代替寶劍，照樣完成古之俠士終身追求的理想，照樣可以扶助弱小，照樣可以周恤貧民，照樣可以發揮出偉大的同情心，照樣可以改善社會上不平等的現象。就此意義而言，其實每一個現代人都有成爲俠士的潛力與展望，而每一個現代人在現實利益上的經營，也與古之武士在劍術或武藝上的鍛鍊並無二致了。當然，關鍵只在我們這個時代中的人們，是否還可能具有俠氣？是否還可能珍視俠氣？

這也還只是一個幻夢罷了。古代豪士持劍欺人者遠比行俠仗義者爲多，現代商人獨善其身者亦遠比關懷大衆者爲多，而瞬息萬變的現代人生之能磨蝕一個人的俠骨柔腸，亦毫不下於風雲險惡的江湖道上。我們何能在這種情況下，猶自寄望於現代俠士的出現？「公自平生懷直氣，誰能晚節負初心」，事實上，在後期文明的功利思想的洶湧冲激下，在「時之所趨，勢之所至」的強力驅迫下，一個人要想能够始終懷持「直氣」，已經十分的不容易了，更遑論俠氣？清初吳偉業的詠史詩有謂：「誰修俠客傳，闕疑存二子！」似乎已以詩人的直覺，預感到俠者的典型，將會逐漸在不久的後代黯然逝退了。

也許在民族生命力再度面臨新的高潮時，我們仍可以見到俠氣縱橫的人物大量出現。而

至少，我們還可聊以自慰的是：曾經有那麼多狂飆突起、雷霆乍驚的英雄行徑，那麼多壁立萬仭、橫絕四海的俠者形象，在中國的歷史上放射過奪目的光彩。就像一簇簇燦爛的流星，倏然劃過夏日沉寂的夜空，綻放著格外亮麗的星芒。

（六十六年九月十、十一、十二日「中央副刊」）



# 附錄：一將功成

## 一

海風吹在竹林，唰唰地響個不停。天邊一塊烏雲浮游過來，漸漸籠住了沉沉下墜的落日。竹林中一時間變得陰霾霾的。

「噹！」的一聲金鐵交鳴，兩枝長劍膠接在一起，人影穿梭而過，倏忽間互易了位置，「嗒！嗒！嗒！」一連串脆響聲中，兩人手中的劍又各自遞出了七招。

昏暗的夕陽殘暉偶而透過斑駁的竹影，照在交手兩人的身上，但見一位神情威猛的虬髯

大漢，臉色凝重，左手揑個劍訣，右手長劍斜指對手的眉宇，足下不斷遊走，乍看似雜亂無章，仔細看去，恰是倒踩七星，隱指北斗。在他對面，是個身材頎長的中年人，一襲藍布長衫，已洗得有點發白，此刻他正舉劍平胸，肅立不動，雙目炯炯，凝視那虬髯大漢。

驀地裡，虬髯大漢疾退數步，靠到一排竹樹旁邊，揚眉豎目，「喝！」地一聲吐氣開腔，也未見如何作勢便已舉劍過頂，疾飛而上，人已到了竹樹頂端，凌空一個翻身，如一隻大鳶般橫掠下來。

霎時間劍氣義橫，寒光大作，籠罩了竹林間那方圓十丈的空地，劍氣破空聲中，竹葉簌簌落下，飛舞在兩人的四周。

那穿藍衫的中年人單肩一沉，一劍斜側而上。劍尖抖動之間，恍惚已化為一片劍幕，護住了身側左近。

但那虬髯大漢身法怪異無比，但見他頭上脚下，陡然連翻了兩個觔斗，長劍吞吐如蛇，盪開了那片劍幕，同時轉身之間，左手一點白光，忽然自脅下穿出，直向藍衫中年胸前空門刺來。原來他旋體發劍的當兒，左手已拔出了一把奇形匕首，乘對手全神貫注於他右手的長劍時，竟然自絕無可能出手的部位，刺出了必殺的一匕。

說時遲，那時快，藍衫中年人雙目盡赤，頭髮根根沖冠而起，左袖飛快向外一掄，人已



借勢往後連退七步。

「嘶」的一聲，他左袖已然被刺破大半，那柄匕首盤旋而過，嗚嗚飛向林中，虬髯大漢正落在他對面，兩人面面相覷。

虬髯大漢忽然將手中長劍往地上一擲，哈哈大笑：

「陸賢弟！眞有你的，連這招飛星貫日都奈何不了你，我王某人今日可服了你！」

那藍衫中年人亦將長劍拋下，拱拱手，謙遜地道：

「王大哥，若不是你手下留情，小弟此刻哪有命在？饒是如此，我這個袖子可仍是破了一大截呢！」說着指了指左手的破袖。

虬髯大漢又呵呵一笑，道：「我上襟還不是被你一劍劃破了！彼此彼此，都莫提了。」原來他擲出匕首的同時，也被藍衫中年乘隙掠中一劍，雖未眞個受傷，卻也只是一線之差了。

藍衫中年洒然一笑，道：「那是大哥有意相讓。」

虬髯大漢面色一整，正容道：

「不然。自從九年前塞北飛騎，匆匆一會，你我每年較技，賢弟你都是進境神速，叫我好生相敬。」

藍衫中年長嘆一聲，道：「小弟雖亦用功不輟，可又何嘗能在你老哥哥手下討了便宜呢？」

虬髯漢子哈哈大笑，一把挽住了藍衫中年的肩頭，直向竹林中走去。却見竹林中早已置有酒菜，兩人席地而坐，登時開懷暢飲起來。

原來那虬髯漢子人稱「無影神龍」王魯，乃是閩浙一帶的大豪，藍衫中年名喚陸烈，却是一個行踪不定、來歷不明的游俠，兩人自從九年前在居庸關外飛騎較劍之後，彼此欽服，相約每年煮酒論劍，互試進境，也是一番惺惺相惜的意思，到得第六年上，兩人不打不相識，已然結為異姓兄弟。

兩人喝了一會兒酒，王魯忽然說道：

「陸賢弟，你年歲也老大不小的了，一直浪蕩江湖，終究不是長久之計，何不尋個地方安頓下來？你這一身絕藝，放眼天下，也找不出幾個對手來？任它埋沒於風塵鞍馬之際，豈不是太可惜了？」

陸烈微嘆一聲，道：

「一事無成，兩鬢已斑，報國有心，請纓無路，我看似我這樣子，也只合少年子弟江湖老了！」

王魯神色一動，正待開口，忽又止住了，兩人皆長身而起，側耳傾聽。



這時天色已黑，只聽一片沙沙之聲，似有不少人向這竹林中走來。

陸烈倏然騰身作勢，躍入兩人交手的空地，一手抓起了自已的長劍，同時足尖勾處，把另一柄劍挑了起來，直向王魯飛去，口中低呼道：「倭寇！」王魯隨後縱到，一手接住了飛來的長劍。

只這一瞬間，十幾條影子已將林中空地團團圍住。

陸烈與王魯對望一眼，並肩凝立如山。

一名頭束長帶，身着敞袍，手持狹長倭刀的武士越衆而出，倭刀斜指二人，大模大樣喝問道：

「兀！那兩人，可會看見一個着黃色衣服的花姑娘進林中來？」語音嘶啞怪異，顯見不是中土人士。

王魯隨手一指，道：

「看見了，就在那裡！」趁那漢子目光一轉，手中長劍已一式「毒蛇出洞」向那武士疾刺過去。

陸烈更不打話，縱身一掠，劍隨身走，一式「橫掃千軍」，直向外圍十餘名漢子攻去。

但見人人倭刀高舉，長髮飛舞，果是一羣悍惡的倭寇。

其時正當明朝嘉靖年間，倭患大作，刼掠燒殺，無惡不作，沿海一帶頗受其擾，閩浙百姓恨之切骨。陸烈身手何等了得，長劍指處，當者披靡，霎時間已有數人傷在他的手下，他側首一瞥，只見王魯已與為首那名倭人武士鬥了個難解難分，那武士倭刀縱橫，穿林掃葉，倒也氣勢凜凜，王魯一時竟戰他不下。

當下陸烈一劍逼住了餘下約十名倭寇，指東打西，掌劈鋒刺，頃刻間又傷三名倭寇。那羣漢子猛惡非常，雖見同夥一一倒下，仍是咬牙苦鬥，絕不退縮。陸烈打得興起，長嘯一聲，驀然間長劍脫手而出，閃電般連穿兩名倭寇，將他們直釘到一株大竹樹上，倭人慘叫聲中，陸烈已一縱而至，左拳擊倒了另一名來襲的漢子，右手一探，已握住了長劍。

正待一拔而出，忽覺腦後風生，一把長刀鬼魅般斜掠而下，其勢之速，無與倫比，陸烈再無思索餘地，一個大仰身，棄劍閃避。那長刀走勢未盡，突又自下向上盤空砸至，陸烈仰身之際，腰間舊力已盡，新力未生，這一刀無論如何，再難避過，情勢危殆已極。

原來那倭人首領眼見陸烈如秋風掃落葉般斬殺手下諸人，心中大急，呼呼幾刀，逼開王魯，捨命向陸烈迎頭砍來。王魯欲待追上，卻是站的位置稍遠，其間又有幾名倭人持刀擋住，眼見陸烈遇險，已是救援不及。

忽聽一聲嬌叱，半空中黃色纖影一閃，已有一人疾躍而下，擋住了倭人武士勢若雷霆的



一擊。惟是那長刀過於怪異，來人手中一柄短劍竟然把持不住，被震飛離手，「嘎」的一聲，腕間已被刀風餘勁掃中，登時鮮血直冒。

陸烈早趁機拔出了自己的長劍，手起三招「起鳳騰蛟」、「迎風破浪」、「天羅地網」，一片劍光，圈住了那條黃衣人影，擋開倭人武士的長刀，凝目看去，但見一位面色白皙楚楚動人的少女，手撫腕間傷處，嬌喘不已。

陸烈心下感激，一橫身站在少女之前，手中長劍惡狠狠向那倭人武士掃去。那武士見勢不妙，長刀虛迎兩招，拔腿便跑。陸烈關心少女傷勢，一時顧不得追趕。

這時王魯已將餘眾收拾了當，林中橫七豎八，倭寇的屍身躺了一地。王魯作勢要追，忽見地下有一倭人身軀一動，忙一劍劈去，刺中了那人的心臟，那人一陣抽搐，再也動彈不得，可是眼見那倭人首領逃出，卻是攔截不及了。

驀聽前方一聲悽厲的慘呼，那武士往後倒退三步，一跤跌在林邊，胸前裂了一大道血口，眼見已是死多活少了。

## 二

林外暗影幌處，走進一位長袍白髮的老者來。

陸烈正在為那少女包紮傷口，觸手處一片滑膩，但見那少女皓腕賽雪，粉臂如玉，陸烈心中一怔，抬頭望去，那少女羞紅了臉，微微掙動了一下。

王魯已向那老者互相施禮，那老者道：

「瑛兒，傷得怎樣？」少女回答道：

「爹，還好，沒什麼要緊。」那老者道：

「妳去林子邊守着，不可讓人進來。」少女應聲拾起短劍，向陸烈福了一福，緩緩走到林外。這時夜黑如墨，可是陸烈但覺她雙眸迴處，亮若明星，一霎時自己孑然一身，飄蕩江湖的種種寂孤悲涼之感，沒來由的襲上了心頭。

老者聽得女兒已然走遠，清了清喉嚨，道：

「今日得見二位壯士大展神威，令人好不欽佩。老朽公孫一志，平生最愛結納慷慨豪俠之士，未知二位肯否不棄下交，與老朽暢談一二？」陸烈忙長揖道：

「老英雄說那裡話來？小可賤命，尚是令嫒所救，感激猶恐不及，老英雄但有吩咐，小可無不遵命！」

王魯亦抱拳施禮道：

「老英雄為我等誅却倭寇渠首，不使漏網，我等俱是感佩無已，請移駕共飲一杯。」



當下三人回到置酒菜處，重行敍話。酒過三巡，老者公孫一志忽然納頭便拜，恭恭敬敬向王、陸二人磕下頭去。兩人大驚，忙跪下回禮。公孫一志長歎一聲，說出一番話來。

原來那公孫一志本來是總兵俞大猷將軍麾下的一名衞士長，其時倭寇佔據平海、興化一帶，奄有兵衆兩萬人，官軍屢戰不勝，俞大猷又奉朝旨嚴令，要速戰速決，不得稽延。俞大猷遂命公孫一志偽裝投効倭寇，伺機竊取敵情，公孫一志武功本高，一年來復為倭寇出力不少，已是頗獲信任，最近幾次暗中將倭寇動態，秘密傳抵俞大猷處，已使倭寇受創不輕。但近日倭寇首腦赤霞右衞門似乎略有察覺，七天前有一次軍略議定後臨時更動，竟使已獲公孫一志指引的明兵頗受折損。今日緝捕黃衫少女公孫瑛，更可見事情已將敗露。同時赤霞已有計劃，準備派遣浪人武士，一舉襲殺俞大猷。

「老朽身受俞將軍厚恩，自當粉身碎骨，誓死報効，如今朝中奸臣，已藉口俞將軍剿倭不力，揚言要撤職查辦，而倭寇無惡不作，狡計多端，俞將軍一去，樑摧棟折，則倭寇必成國家心腹大患，今日見二位格殺倭寇，勇略過人，不禁深喜俞將軍大事可成，是以斗膽請求二位，仗義相助。二位皆是當今豪俠之士，為國為民，俠之大者，老朽是為天下蒼生請命了——」

王魯捋髯大笑，道：

「老英雄說那裡話來？我等皆是大明子民，自當爲國盡力，水裡水裡去，火裡火裡行。」

公孫一志凝視王魯良久，緩緩搖頭道：

「可惜王壯士在閩浙一帶，聲名太響，倭寇恐怕不易相信壯士會去投効他們。老朽倒是另有計較。」目光轉注於陸烈，陸烈一直默不作聲，半晌方沉聲道：

「但有所命，雖死不辭。」

公孫一志大喜，道：

「我早知二位心存忠義，必不致教老朽失望，惟是此事說來，極爲艱鉅，而且時機緊迫，稍縱即逝，萬一倭寇中高手武士，得悉我軍動向，集中襲擊俞將軍，則大勢去矣。老朽已定下一策，務必保護俞將軍周全，懇請二位暫聽老朽分撥，不知可否？」說着自懷中取出一物，却是一條白色手卷，王魯點起火石一照，但見上書：「便宜行事，不成不返。大明總兵官俞」字樣，下蓋火印官封。

陸烈正容道：「既有俞將軍符令，小可自當聽候吩咐。」王魯也大聲道：「但候公孫先生示下。」

公孫一志當下便將心中計劃說了，王魯、陸烈臉色越來越見沉重，最後陸烈顫聲說道：



「小可自當戮力以赴，不負所命，但公孫先生你——」

公孫一志搖手道：

「此事迫在眉睫，生死榮辱，與國族安危孰重？老朽好不容易盼到有壯士這等游俠中原，聲名不爲倭寇所知的人物，仗義出手，豈能再復猶豫不決？」

王魯緊緊一握陸烈的手道：

「既是公孫先生顧慮倭寇知我身份，未便與賢弟同行，且請暫時別過。公孫先生，令嬡既交我照護，在下誓當視若姐妹，不令賊人傷到她一根汗毛。」

公孫撮口一嘯，召來公孫瑛，道：

「瑛兒，妳且跟這位王魯王壯士，暫避一時，爲父的要與這位陸壯士去辦妥一件事。」

公孫瑛欲言又止，走到陸烈面前，深深襝衽一禮，道：

「陸壯士，家父承你護持，賤妾終生感激。」

陸烈一凜，抬頭看時，但見兩滴淸淚自她眼中悄然落下。

當下四人各盡一杯，分道而行。走出竹林時，天邊已吐出一線魚肚白，陸烈臉上一片茫然。

三

陸烈站在台階下向上看去，赤霞右衛門高踞在一張虎皮椅上，身着黑色長袍，臉蒙黑色面具，頭束白帶，腰懸長刀，雙目如鷹，緊緊盯在陸烈臉上，樣子煞是陰森可怖。

「你是專誠前來投效本座的？」聲音沙啞，恰是倭人口音。

「是！」

「你是何處人士，到此目的何在？」

「在下陸烈，中土揚州人氏，自幼流落江湖，未有定所，也曾學得一身劍術，因見貴軍招募人才，不論出身門第，故此前來投效。」

赤霞右衛門霍地長身而起，揮手道：

「殺！」

兩邊八名倭人武士，交叉一躍，已將陸烈圍在核心，寒光閃處，八把倭人長刀齊齊砍至。陸烈昂然不懼「嗆啷啷」長劍出鞘，濃眉軒處，劍光跳動，一式「大澤龍蛇」，有攻有守，分毫不退，舉手間已將八名倭人逼在圈外。

倭人武士刀舉過頂，四下遊走，眼見即將搶攻而上。



「停！」赤霞雙手一拍，八名武士立即跳開。

陸烈與赤霞相對屹立。赤霞澀聲道：

「本領果然不錯，無怪乎敢來臥底。」

陸烈神色不動，一字字緩緩說道：

「我是專誠來領功的，不想閣下竟然有眼無珠，敵我不分，帶我前來的那位公孫先生才是來臥底的！」

立在台階左側的公孫一志，霎時面色雪白。

「公孫先生本是閣下的敵手俞大猷派來刺探軍情的，可笑他居然以為我是一個江湖浪人，也會忠於朝廷，要我與他聯合起來圖謀於閣下，在下言盡於此，信與不信，就看閣下自己處斷了！」

赤霞右衛門冷哼一聲，道：

「公孫，你有何話說？」

公孫一志鬚髮皆張，怒道：

「他胡說！他生恐不能取信於將軍，故此含血噴人！」

陸烈冷冷道：

「閣下要看證據，不妨搜他身上，他懷裡還有兪大猷給他的手令呢，要不要在下取出來一看？公孫一志，你只怪自己老眼昏花，居然想要別人來陪你送死，我陸烈豈是任人擺佈之輩？」

赤霞右衛門忽然哈哈大笑，道：

「公孫老匹夫，你以爲本座不知你的來歷麼？本座故意裝聾作啞，不過是要借你傳話，讓那兪大猷自行送死而已——可笑你如今還要巧辯？」

公孫一志陡然疾撲階上，手中白芒閃動，已拔出一把細鐵軟刀，兜頭向赤霞右衛門旁去。

赤霞呵呵一笑，「錚」的一聲，長刀出鞘半截，已架住了公孫一志的攻勢，右肩晃處，離座三尺，口中喝道：

「陸烈，替本座殺了這老匹夫！」

陸烈應聲而上，「白露横江」、「孤雲出岫」、「紫氣東來」，接連幾劍，已把公孫一志迫得手忙脚亂。赤霞手撫長刀，悠然在一旁觀戰。一衆武士早已團團將整個高台圍得水洩不通。

公孫一志嗔目戟指，道：



「陸烈！你這出賣朋友的奸賊！」

陸烈微微一笑，道：

「誰是你這老匹夫的朋友！」手中豪不停頓，一連又攻出了十多劍。公孫一志左支右絀，已是汗下如雨。

赤霞右衛門睥睨作態，嘶聲喝道：

「陸烈，限你三招之內，斃了這老匹夫！」

陸烈頭也不回，冷冷道：

「一招便够了！」手起一劍「天外來虹」，閃電般刺入了公孫一志的心臟，登時鮮血迸流，公孫一志慘呼倒地，顫巍巍伸手舉刀，一刀向自己頸間抹去，一邊咬牙道：

「陸烈，老夫……老夫作鬼也不饒你——」雙目一閉，就此死去。

陸烈側過頭去，拭了拭劍上血跡，回轉身來。

赤霞右衛門哈哈大笑，豎起拇指道：

「好！痛快！本座正需要像你這樣的人才，你就留在本座這裡便了，對了，本座有一名右翼武士長外出未歸，你就代理他的職位好了。」

陸烈心知那武士長便是幾天前爲公孫一志在竹林外制死的，他也不予說破，微微躬身

道：

「謝將軍。」

「你把公孫老匹夫的屍身吊到外面示衆。」

「是！」陸烈緩緩蹲下身去，托起公孫一志的屍體，朝大廳門口移動。

赤霞右衛門忽然轉身喝道：

「站住！」腰間長刀一陣晃動。

陸烈停步，回過頭來，臉上漠然，全無一絲表情。

赤霞銳利的目光在他週身凝佇良久，沉聲道：

「只要你眞心忠於本座，本座不會虧待你的。」

陸烈望了望手中屍身，平板的聲音吐出：

「公孫一志咎由自取，屬下自當引爲教訓。」

赤霞左手一招，台階前端一名勁裝疾服、神情猥瑣的漢人武士，趨前行禮，赤霞道：

「尤天貴，你去前面告示一衆漢人，那老匹夫不忠於本座，是以立即處死，倘再有異心者，一律誅殺，絕不寬貸，然後帶陸烈去他的營舍。」

尤天貴躬身，赤霞袍袖一拂，轉入內堂。



陸烈緊閉雙唇，昂首大步，逕向廳外行去。

大廳外面夕陽如血，照映在陸烈身上，把陸烈的雙手與面頰，都染成了一片血紅。公孫一志胸前頸間滴下的鮮血，在夕陽下份外刺目。

## 四

陰雨泥濘之中，一小隊官兵迤邐通過峽谷，一名領隊騎在馬上，不時催促衆士兵加速行進。

陸烈緊伏在山間一塊大岩石的背後，游目四顧，見二十名黑衣武士均已準備停當，仰首向上望去，尤天貴匿在山腰，右手一揮，作了個「殺」的手勢。

陸烈大喝一聲，奮力一推，大岩石轟隆隆滾動下去。下面官兵驚呼四起。

陸烈奮身躍落，大鷲一般自空而降，手中長劍精光閃閃，逕向那名馬上領隊刺去，戰馬失驚，希聿聿一聲長鳴，馬上騎士手中長戈尙未及搠出，早被陸烈挑下馬來，手起一劍，正中面門。

慘呼聲中，廿名黑衣武士已圍住了前進不得的官兵，陸烈大呼酣戰，長劍落處，血花四濺，片刻之間已將一隊官兵衝得四分五散，黑衣武士倭刀齊舉，在泥濘的山道間縱橫殺戮，

直如摧枯拉朽一般。

遠處山腰間，尤天貴雙目炯炯，注視着陸烈的一舉一動。

陰雨還未歇止時，陸烈已把十餘名官兵的屍身堆成一列，在旁邊以劍挑血，寫了一個斗大的「陸」字。

× × ×

烈日如火，炙燒着官道，一長列車隊沿着官道前進，拖車的馬匹在長途跋涉下口冒白沫，護車的官兵不時一鞭鞭抽在馬臀上。領隊的軍官身後，一名騎兵高擎大旗，旗幟飄飛中，若隱若現地亮出一個「兪」字。

正行進間，那持旗騎士驀然一聲厲叫，栽下馬來，那軍官正回頭探視，倏忽間身側白光一匝，橫體襲來，那軍官方待縱身下馬，却已遲了一步，陸烈自道旁的田畦間一躍近前，身一劍砍個正着。

軍官一招斃命，車隊頓時大亂，四面八方湧上來的黑衣倭服武士，尖嘯連連，將護車官兵逼在道旁，倭刀過處，官兵措手不及，一時狼奔豕突。

陸烈一擊得手，更不停留，縱身躍上一輛大車，右手劍裂開兩名兵士，左手一晃，已撚起火摺子，往車中丟去，霎時火光熊熊，陸烈早向第二輛大車攻去。



待十餘輛大車均已起火時，護車官兵亦已傷亡殆盡，陸烈身上血跡斑斑，胸口起伏不定，顯然已經氣力用盡。

尤天貴緩緩自暗處走近前來，伸手掀起了一輛大車的後蓋，但見車中全是一袋袋的軍糧。

遠處塵頭大起，一大隊官兵疾馳而來，尤天貴一聲呼哨，倭服武士紛紛騎上官兵留下的馬匹。陸烈走到車旁，又以長劍在地上畫了一個斗大的「陸」字。

× × ×

濃墨似的夜色覆壓着狹長的海岸，海風吹在岩石的間隙處，呼呼有聲。遠處海面似有一點暗影在晃動。

陸烈輕悄悄探出頭來，四下顧盼一匝，躡手躡足自矮樹後轉出，作勢向前疾行，忽覺前方不遠處微微響動，有夜行人衣袂帶風的聲音，立時一步縮回，緊貼在矮樹後面，但見沉沉黑暗中，果似有一條纖細的身影一掠而過，陸烈登時屏住氣息。

那身影似是直向右方營舍處潛行過去，陸烈側耳傾聽良久，不聞有巡邏武士近前的脚步聲，那身影消失之處，似乎微有一兩聲喝叱，但終於靜止下來。

陸烈深深吁了一口氣，一縱身，躍出丈餘，飛快向海邊奔去。到達一塊奇形岩石底下，

陸烈自懷中輕輕掏出一張皮紙，摸索着放在岩石根部一個凹形空格之中，然後以沙覆住空格。

回過頭來，陸烈猛覺眼前一霎，似乎有人在暗中窺視，再仔細掃視一遍，不見有何動靜，便伏身潛行，向營舍處慢慢挨去。

待陸烈身形完全消失之後，一人自暗處抬起頭來，陸烈遙遙仰視過去，夜色中看不分明，恍惚正是尤天貴。

陸烈潛回自己營舍的房中，躺在一張木板床上，眼睜睜望着無邊無際的夜空，一直沉思天明。

× × ×

赤霞右衛門高高站在一處峯巒的頂端，手撫黑柄長刀，向下望去。尤天貴恭恭敬敬隨侍在他的左側。

山峯下近千名官兵陷入重圍，被數以萬計的倭服漢子寸寸切斷，陸烈在圍攻的人衆中顯目已極，劍氣漫天，來回掃蕩，所過之處，官兵紛紛倒地。

尤天貴忽然恭聲說：

「屬下就是不明白，將軍爲何讓這陸烈一直潛伏在咱們這裡，這傢伙劍術不凡，留下去



早晚是個禍胎。」

赤霞右衛門冷笑一聲，道：

「本座就是要利用他這一身劍術，替本座多殺幾名俞大猷的部屬，否則焉容他活到現在？」

尤天貴沉吟道：

「這次明兵折損不少，這傢伙想是尚未覺察將軍早已洞悉他的詭計，不如待會兒乘機將他拿下，也好讓俞大猷死了這條心。」

赤霞右衛門微微搖頭道：

「本座還要靠他傳信，引誘那俞大猷親身出來，一舉擊殺。可笑那公孫一志，臨死還以爲本座會被這等苦肉計所欺，當眞是愚不可及，待他得知俞大猷也會因這陸烈而死於本座手上時，嘿嘿——」

尤天貴欽服之極，躬身道：

「將軍妙計，非屬下等所能臆料。」

赤霞右衛門遙望山下，陸烈已率衆結束戰役，正整隊準備歸去，轉身向尤天貴道：

「傳令下去，全軍轉赴柏嵩嶺基地。」尤天貴道：

「是！」赤霞冷笑一聲道：

「陸烈此人，已不足為慮，本座早命左右翼四大武士，牢牢堅視於他，你也隨時在後注意他的動態，只等俞大猷入網，就率同四大武士立即將他格殺。」

尤天貴鼠目閃動，一迭連聲應道：

「是！是！」

這時遠處天色突變，烏雲密佈，一副山雨欲來的模樣，山下的陸烈一人騎在馬上，踽踽向前行去，蒼藍的身影在晚風中顯得一片灰暗。

赤霞右衞門嘴角泛起一陣陣冷笑，連黑色的面具都起了一絲波動，暮色裡襯得格外可怖。

## 五

靜夜中，營室裡廂一燈如豆。

陸烈獨自躺在床上，痴痴望着遠方的一簇星光，動也不動。

左近的聲音已經完全寂滅，巡夜的倭人也漸行漸遠，陸烈悄悄支起身來，自懷中掏出一塊小小的木牌，放在桌上，然後匍匐在地，恭恭敬敬磕了三個頭。燭光閃爍，照映着桌上的



木牌，隱約看得出上面刻了十一個暗紅的字跡：

前輩義俠公孫一志之靈位。

陸烈跪拜已畢，又將木牌收入懷裡，然後取出床頭長劍，輕輕出鞘，寒光大作，陸烈在燭光下摩了又摩，撫了又撫，忽然間怔怔流下淚來，將襟前染得一片潮濕。

半晌，陸烈咬了咬牙，將長劍置入鞘中，轉身燃亮燭光，取出皮紙，伏在案前振筆疾書起來，不片刻，書寫已竟，陸烈一口吹熄了燭火，一邊收起了皮紙，一邊屏息潛出營室。就着星光一辨方向，逕自往前疾行而去。

黑暗中一雙眸子，緊緊盯着陸烈的身影。少頃，營舍後方轉出四名持刀的黑衣武士，黑暗中那人招手囑咐了一陣，一名武士手持同樣的皮紙，暗暗追躡陸烈而去。

× × ×

靜夜中，主帳內一片光亮，四支大燭熊熊燃燒。

赤霞右衞門獨自仗劍而立，瞋視着帳中一個稻草搭成的假人，那假人身披明朝總兵官的服飾，頭戴高盔，望之儼然。

赤霞右衞門喃喃道：「俞大猷，你的死期到了。當初你誘殺我的哥哥，掃平舟山，直搗寧波，那是何等得意！不想你竟會去相信一個江湖浪人，把希望寄託在他身上，哼，只待平

海的大軍一到，你就死無葬身之地了。」一劍迴旋，向那草人掃去。

突聽帳前武士報告道：

「尤軍師請見。」赤霞倏然頓住劍勢，緩緩插入鞘中，另取出那柄黑色長刀揮舞片刻，沉聲道：

「進來。」

尤天貴附在他耳際，稟告道：

「恭喜將軍，陸烈已經把將軍後天要親騎到三汊口的訊息傳了過去，後天兪大猷一定會趕來受死——」

赤霞眉頭微一聳動，沉吟道：

「哦？平海來的大軍後天一定可到？」

「將軍望安，平海的大軍從水路來，惠州的大軍從陸路來，準定於後天和本軍會師。」

「三汊口一帶佈置如何？」

「只待兪大猷那五千名步卒到來受縛。」

赤霞仰天長笑，聲音淒厲已極，一刀柄擊向那稻草人，隨說：

「好，後天待前哨一見兪大猷本人，立卽命左右翼領班武士先將陸烈處死！」



六

黯澹的天穹與蒼茫的大地，在極目處連成一線，海面一長列戰艦，整整齊齊泊在那裡。三汊口左近烽煙突起，先是一小彪官兵遙遙在南面出現，人影晃動，警號乍鳴。倏忽之間萬騎奔騰，排山倒海般自北方突入，蜂湧着向南捲去，一時四野都似爲之震動，海面上火光一片，把整個港灣映得處處嫣紅。

陸烈自烈焰中衝出來，渾身上下血跡斑斑，他的身後，煙塵中躺着三具黑衣武士的軀體，最靠近他的另一名武士，倭刀猶在顫動，足下的扶桑木屐已被踩斷，用力躍起的姿態在火光掩映下極端猙獰，可是胸前一邊長長的劍痕，自左肋直劃到右股，顯然在狹形的倭刀劈下之前，已被長劍一掠致命。

外面殺聲震耳，揚起的黃沙漫天狂灑，陸烈斜斜倚在一根斷裂的營柱上，眺望着遠處官兵鮮明的旗幟逐漸移近。南邊大批倭服戰士似乎已被逼退到海畔。

驟聽得蹄聲響動，二十餘騎迎面狂奔而來，霎時間已將陸烈圍在核心。爲首二人拋鞍下馬，正是赤霞右衛門與尤天貴。黑色面罩後面，赤霞的雙目似乎噴出火來。

陸烈挺身直立，與赤霞正面相對，毫不畏怯。良久，赤霞冷笑道：

「陸烈，你縱然劍術再高，還是註定了要死在此地。」

陸烈哂然一笑，俯視不遠處的大海波濤，緩緩道：

「生而何歡，死而何懼？陸某從身入江湖的那一天起，就沒有打算庸庸碌碌拚命下去——」

赤霞右衛門雙手交叉，各按在腰際倭刀與長劍之上，澀聲道：

「好，既是如此，上！」陸烈忽然抗聲道：

「且慢！」赤霞微微一滯，衣袖鼓風臘臘有聲。

陸烈雙目凝視赤霞，瞬也不瞬，一字一字說道：

「王魯，到了此刻，你還不肯露出本來面目？」

赤霞渾身一震，半晌才道：

「你——？」

「公孫老英雄早已知道你就是王魯，你號稱『無影神龍』，盤踞在閩浙一帶，經常行踪不定，財產來歷不明，專一收買意志不堅橫行市井的漢人，加入你的組織，其實，世上哪有眞正『無影』的人，你自王魯的身份失踪的時候，就正是到各處去嘯聚倭寇的時候，」赤霞重重冷哼一聲，陸烈只作不見，逕自沉聲接下去道：

「我本該早就看出你的用意，你一再遊說我脫離江湖，另外闖蕩事業，那天在竹林中，



你先與我纏鬥，下手毫不留情，一心消耗我的精力，然趁我長劍脫手，立即叫你手下那名武士長在我背後偷襲，我一時不察，差點喪身在他的刀下，那天若不是公孫老英雄父女出現——」

赤霞右衛門截斷了他的話頭，厲聲道：

「好，你既然知道了，我這面具不戴也罷。」刷的一聲撕下了頭上面罩，火光下看得分明，虬髯鷹鼻，雙目炯炯，正是王魯。

陸烈面沉如冰，一雙眸子直欲洞穿到王魯的心坎中去：

「其實，你也不是王魯，你是汪魯，十年前縱橫七海的倭寇首腦汪直的弟弟。」

汪魯怒發如狂，戟指陸烈，胸膛起伏，喝道：

「這又與你何干？」陸烈截口道：

「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你兄弟二人爲了一己私慾，不惜勾結異族，荼毒天下，陸某雖是身在江湖，却也不容你挾技施虐，苦害蒼生。」

「兪大猷誘殺我兄，使我等十載經營，付諸流水，我才誓欲得之而甘心，你與兪大猷又有何關係，一心爲他來作內奸，敗壞我的大事？」

「我與兪將軍素未謀面，兪將軍亦不知有我陸烈其人，但公孫老英雄以國士視我，陸烈

雖祗是一介武夫，却也知見危受命，一言九鼎，乃是古之俠士的本色。」

汪魯面色一片煞白，截口問道：

「但……但你一直在我監視之下，一舉一動，脫不了我的眼底，你如何將這三汊口聚殲兪大猷的眞正計畫偷傳出去？」

一直在旁默不作聲的尤天貴，忽然揷嘴道：

「這訊息是我傳出去的。」汪魯猛然一愣，轉身詫聲道：

「你？」

「不錯，公孫先生壯烈自戕，陸烈自始忍辱負重，這一切你自然早已洞悉，所以一直全將重點放在陸烈身上，一心想利用他誤傳軍機，引誘兪將軍入彀，其實你透露給陸烈的部署根本沒有傳出去，陸烈的作用只是在轉移你的注意力，公孫先生把他的女兒也交給你，就是爲了要你全神對付陸烈，其實是我把全部會師計畫列圖飛報兪將軍的。」

「你……本座待你不薄，你何故如此？」

「我本是大明將士，兪將軍麾下的游擊，自你繼承汪直統率倭寇時就奉命來投，最近朝廷嚴令兪將軍，尅日掃平你一股四處流竄的倭寇，事態緊急，公孫先生迫於無奈，才託命陸烈引發你即日聚衆向兪將軍復仇的計畫，好讓你集結這三路兵力，一併在此受縛，否則這四



騎兵何來——」只見北面塵埃起處，大隊騎兵馳騁過來。

汪魯倏然引吭長嘯，廿餘名倭服武士疾撲而上，陸烈一驚，拔劍飛躍撲上，其勢竟已不及。

但見汪魯廻劍旋身，凌厲無倫，「錚」的一聲亮響，左手倭刀架住了陸烈的長劍，右手閃電般連抖三次，正是他成名絕技「神龍擺尾」，劍光一閃，已刺中了尤天貴的咽喉。

尤天貴慘呼一聲，顫巍巍倒在血泊中，氣息早絕。

陸烈瘋虎般連攻七劍，逼開了汪魯手下的武士，蹄聲翻飛中，騎兵長驅大至，登時將一衆倭服武士衝散。

汪魯獨立塵中，雙眼鷹隼般直瞪陸烈，拋去了左手的倭刀，慘笑道：

「你我交手九次，不分勝負，上次那一招『飛星貫日』，本當立時制你死命，如今情誼早絕，你受死吧！」驀地裡騰身而起，一個轉折，大鷹般向陸烈撲落，點點寒光，森森劍氣，登時將陸烈圈住。

陸烈不退反進，手中長劍疾迎而上，汪魯在半空中冷笑一聲，大袖翻飛處，劍影如電光石火般飛擊陸烈的前胸。陸烈恍若未見，猛一晃身向前飛躍——

「嘶嘶」聲中，汪魯的長劍已刺破了陸烈的前襟，順勢疾側而至，同時左手疾指，一道

白光直襲陸烈的面門，正是那招神鬼莫測的「飛星貫日」！

火光中人影乍分，兩人已互易了位置，只見陸烈背上一道血痕，已被匕首深深劃中。

汪直獰笑着作勢欲撲，陸烈搖搖欲墜，良久，汪魯緩緩倒了下去，原來陸烈前躍時一劍反削，却已制中他的脅下致命要穴。

汪魯嘴角已泛出鮮血，顫聲道：

「你……你竟破了我這……這一招，是……是誰教……教你的？」

陸烈摔出去手中的長劍，搖搖晃晃向外掙扎走去，背後鮮血涔涔，滴在黃沙地上，滴出了一條血線，他一字字說道：

「公孫一志！」

這時天邊恰長一道烈焰騰空而起，嘩然散開，照耀着一片茫茫的黃土。

× × ×

陸烈藍色的長衫上染滿了鮮血，迎着撲面的寒風獲自走去，遠遠離開了鏖戰中的海灘。

他就著一塊嵯峨的大石整了整衣衫，伸手自懷中取出那塊木牌，猶未注目，一滴滴熱淚已滾了下來。

忽然不遠處一聲嬌怯的少女口音：



「陸……陸大哥！陸烈！」聲音激動難抑，聽來似乎有些熟悉。

陸烈猛一抬頭，一條纖細的黃色身影正急奔而來，定睛看去，正是公孫瑛。

陸烈大喜，臉上忽然湧現了異樣溫柔的神色，急忙縱起身來向前迎去。公孫瑛似乎也甚急切，猶未奔到，已半空中騰身疾躍近前。

倏忽間白光一閃，陸烈眼前依稀掠過了「飛星貫日」的走勢，一柄短劍已端端正正刺進了陸烈的胸襟，鮮血噴湧如注，陸烈再也站立不住，一摔身仆倒在大石下，大石左近染上了一片鮮艷的血色。

陸烈但覺天旋地轉，緊捂着胸前的短劍，勉強舉目望着公孫瑛，公孫瑛的面龐近在眼前，這時看來份外的嬌美。

陸烈勉强提起最後一絲氣力，顫聲道：

「公孫……姑娘，你……妳爲什麼要殺我？」

「你這惡賊，你害死了我爹爹，我爹爹那麼信任你，你……我早要手刃你這賣友求榮的惡賊，天可憐見，叫我一劍成功。」

「你這招是向誰學……學的？」

「當然是王魯王大哥！」

陸烈但覺心頭一酸，勉力握緊了手中的木牌，吐出了最後一口氣。

× × ×

遠處煙塵已經平靖，一列列衣甲鮮明的官兵，正押解着大羣倭寇向前行進，悠揚的軍樂聲中，一桿大旗高高升起，上面繡着一個龍飛鳳舞的「兪」字，在向晚的天空下迎風招展。

【後記】 這篇試寫的武俠小說，形式上不脫傳統武俠的臼窠，本意却在表現多重的歧義性，但由於發表時因某種緣故，臨時更換了題目，以致削弱了反諷的意味，其實，這是一篇主角始終未曾出場的武俠小說，它至少想呈示：一、俠的悲劇情操，二、俠的苦心孤詣，三、命運的悲劇嘲弄，四、歷史的進展，往往是無名人物的血堆砌成的。也許，這篇小說多少表示了我個人對俠氣人物的強烈同情與憧憬吧！

曉林 記于十一、五



# 敢有歌吟動地哀

儘管在內心深處，我們對於那片大地，一直懷有濃冽的鄉愁；對於那些人們，也一直充滿了哀矜與關切，可是，我們與那大地上的一切，畢竟隔離得太久了。

所以，當我們看到那大地上新生的一代，在荊棘遍地的桎梏中、空無所有的環境下，甚至在梟獍環伺斧鉞臨身的時刻裏，竟還能稟持純樸的天性，懷抱眞摯的理想，掙扎著以赤忱的青年熱血，迸發了無數朵燦爛的小花時，我們心中的喜悅與辛酸，實在是無可言喻的。

× × ×

當然，我們從未忽略過中國大陸上一連串天翻地覆的變化、腥風血雨的殺戮、與此起彼

仆的鬥爭，已爲那塊古老而多難的大地，鏤刻了多少創鉅痛深的瘢痕？而透過一般新聞媒體的播報，我們更彷彿曾歷歷如繪地看到了一幅幅羣魔亂舞的圖像，一幕幕慘絕人寰的悲劇，一張張淚盡血枯的面孔。沒有人能忘得了珠江口的浮屍、珍寶島的槍聲、紅衛兵的呼嘯、五月難民潮的行列所表露的哀愁情境、安東尼奧尼的鏡頭所呈示的陰鬱世界……這種種令人刻骨椎心欲哭無淚的事實，曾經給我們帶來多少的悲憤與憂傷？

但更深邃、更眞切的悲憤與憂傷，顯然是銘刻在大陸人民的心底。「有怨聲如訴，無言淚欲零」，幾十年來瀰天蓋地的動亂，怵目驚心的災禍，無盡無止的煎熬，已不知凝結成幾許有怨無言的血淚心影，襯著那熊熊焚燃的刼火，深深印烙在那片大地的每一個角落，簡直已與那片大地渾然結合爲一體了。而在蒼涼的歲月之中，在龐亙的暗影之下，在跋山涉水輾轉流離的時刻，在滿目瘡痍一望腥紅的地方，那無數樸實而善良的人們，那無數自古以來即與大地相依爲命的人們，是如何在承受那無涯的苦難呢？他們佝僂的背脊，負荷的是何等沉重的壓力？他們空茫的雙眼，隱藏的是何等深邃的痛楚？而他們靈魂深處的嚮往與企盼，又顫抖著指向怎樣遙遠的路徑呢？

當然，再動人的謊言，也掩蓋不了赤裸裸的眞相；再嚴密的羅網，也遮隔不住血淋淋的實情，對於中國民族這些年來史無前例的慘痛經驗，對於中國大陸如今這般陰森酷烈的人間煉獄，早已不知有多少位冒死流亡出來的華裔子民，挺身出來作了具體而生動的見證。這些見證不僅訴出了中國的河山大地上，所發生的種種沉哀積憤，而且也爲整個人類的受難歷程，留下了一頁翔實而深刻的歷史紀錄。

然而，最能抒發人們的心聲，反映時代的眞貌，刻劃民族的命運的，仍推文學作品爲宗。而中國是一個文學傳統源遠流長的國度，早從詩經楚辭的時代開始，中國人們就習慣於把他們的歡樂與哀愁、欣慰與痛苦、追尋與幻滅、虔誠與虛無，都忠實而誠懇地以文學創作的形式表達出來。激動肝膽，感蕩心靈，陳詩展義，長歌騁情，甚至哀刑政之苛、傷人倫之廢、述悲苦之音，而以著述吟詠作爲惟一寄託的方法，都不失爲中國文學的主流。「誰能饑不食，誰能思不歌？」中國人一向認爲文學的描繪與批判，是最普泛而眞切的自然行爲，也最能反映一般人實際的需求與心理的動向。其實，反映了實際的需求與心理的動向，也即是反映了整個時代的眞實情狀與共同風貌，故而，以詩證史，以史解詩，一直是中國讀書人相當流行的作風。而動盪離亂的時代，每易孕生雄奇瑰偉的作品，因爲壓迫愈龐鉅，感受愈强烈，命運愈坎坷，體會愈深沉，終至使得若干心靈敏銳天才洋溢的人物，能够抒寫出感人肺腑引人沉思的篇章，透過心血結晶的不朽作品，他們爲時代作了最適切的代言人。按諸中國文學史的具體例證，**這種情形，歷歷不爽**。

在中國大陸這幾十年來鬼泣神號的血淚痛史之中，一般人民早已像無根的蓬草一般，被種種外在暴力肆意拔起，拋擲於無邊無涯的黑暗長空裏，任憑擺佈。大批大批的無辜人民，被迫離開了終身依附的鄉土故居，被迫切斷了血脈相連的歷史紐帶，茫然走上了千迴百折的受難途程。故而，以中國人民目擊身經的這種種現實折磨與心靈煎熬而言，以中國大地承載負荷的這種種時代悲劇與民族刼運而言，我們實在有理由相信，一些大風格的、史詩式的文學作品，終將會在這片大地上、這些人民中誕生，爲這個時代裏中國民族的空前浩刼作證，也爲亙古以來人類歷史的受難實蹟作證，而以其無比深邃的感受與掙扎，成爲中國文學、乃至人類文學中不可磨滅的動人篇章之一。

儘管共產世界對於創作自由的限制與扼殺，一直是無所不用其極的，可是俄羅斯民族畢竟出現了像巴斯特納克與索忍尼辛那樣的人物，不爲勢刼，不爲利誘，逕自以如椽巨筆，寫出了俄國人民共同的心聲，傲岸屹立，光焰萬丈，儼然成爲俄羅斯民族良心的凝聚焦點，也替二十世紀的人類文學增添了一塊巍然聳峙的磐石。因此，我們更有信心來期待：在文學傳統更其悠久的中國大陸，應該會有更多像巴斯特納克與索忍尼辛那樣傑出的文學心靈，正在秘密地、沉痛地、眞摰地撰寫他們各自的作品。尼采會說：「一切文學，余愛以血書者」，像這樣蘸着整個民族的血淚，所抒寫出來的中國大地的故事、中國人民的故事，終有一天會



出現在舉世人們的眼前的。當這樣的作品出現的時候，我們相信，必將使虛無成風雕琢成習的當代文學氛圍，爲之大受震撼。

而在這種大風格的、史詩式的文學作品尚未出現的時候，我們已先看到了一些零星掙扎蔓延出來的奇花異卉，預示了那片大地上，正在醞釀着疾風迅雷撼山震野的變化，也預示了我們所期待的沉雄渾厚筆力如鑄的民族文學，正在默默地趨於成熟。

我們看到了「敢有歌吟動地哀」。

× × ×

「敢有歌吟動地哀」是「文化大革命」之後，自中國大陸流亡出來的年輕人自己編纂出來的一本集子，收錄的是「文革」期間及其後，大陸青年的一些詩篇、散文、信札、與小說，書中的作者，有些早已被鬥死亡，有些一直下落不明，有些至今仍在中國大地上爲民族的苦難而翻騰顚仆。然而他們有一個共同的背景：就是他們在寫作這些東西的時候，都是面臨不測的暴力，身遭嚴密的監視，隨時隨地都可能喪失他們那青春而純潔的生命；這些作品也有一個共同的特色，就是它們全無一絲一毫共產敎條的氣息，率直而熱切地呈現了大陸上新生一代青年的心靈底悸動與趨向。從這些充滿眞情的作品中，我們簡直可以看到中國近代悲劇下，大陸新生一代悲歌浪跡的整個縮影。

盡人皆知，「文化大革命」是近代中國的又一次慘禍，也是中國大陸最大的一次動盪，手握重權的獨夫，蓄意要藉此斬絕民族文化的最後根脈，在魯莽滅裂的喧囂中，一切中國傳統的思想、倫理、親情、文學、藝術、乃至典籍、文物、古跡、俗尙、史實，無一不在澈底摧毀、全盤扭曲之列。無數善良而淳樸的人民，尤其是青少年一代，被刻意掀起的狂熱與無孔不入的組織所驅遣，一批一批離鄉背井，跋涉征程，撲向那歷史的陰影，而淹沒在一片洶湧的橫流之中。他們以爲他們是在追求一種新的理想、新的信仰，而實際上，他們只是爲人愚弄與利用的對象，他們的理想後面，竟只是一片假象，他們的信仰終點，竟只是一片欺罔，青春而鮮艷的熱血，無辜地洒遍了中國的大地！伴隨着的是獨夫的獰笑、是野心家的貪饕、是整個原野大地的嗚咽與號啕。

然而，歷史上沒有人能欺騙大衆於永久，「文化大革命」的夢魘，終究會有淸醒的一天，新生一代在流離與掙扎之中，一步步揭開了那個瀰天蓋地的大騙局。回顧前程，多少的鮮血白流了、多少的精力浪擲了、多少的夢想破碎了，換來的是一身的罪孽與滿懷的悔疚。本來，幾乎大部份中國近代苦難、愚昧、與鬥爭的實蹟，已被野心家們串成了一張綢密的巨網，牢牢地網在這些年輕人的頭上，我們很難想像，他們將怎樣在這陰影下，蒼白而戰慄地萎縮下去？然而，他們畢竟不愧是中國民族新生一代的子民，畢竟不愧是在中國的河山大地上



成長出來的人物，經過一段慘苦的反省與覺醒之後，他們竟表現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勇敢與虔誠。沙特筆下的「蒼蠅」，曾經改寫了希臘悲劇人物奧瑞斯特斯王子（Orestes）的事蹟，劇終時奧瑞斯特斯毅然承荷了全城的罪惡，帶著盤旋在頭頂的腥臭蠅羣，獨自走上了茫茫的長途，代表了人類在苦難中自我救贖的艱苦歷程。如今，透過「敢有歌吟動地哀」的揭露，我們也看到了大陸青年在熊熊的刼火中，在重重的禁制裏，負著罪孽、懷著熱望，一一走上了自我救贖、乃至集體救贖的路子：——

「文化大革命運動過去了，但無數幽靈在中國大陸徘徊。」這許多年輕的幽靈，爲什麼在山陬海涯、在荒鄉異地、在烈日底下、在刺刀旁邊困心衡慮反覆徘徊？從他們偷偷寫錄下來的文字中看來，顯然，是因爲「文化大革命」期間空前的動亂、大量的殺戮、與翻雲覆雨的陰謀詭計，已經使他們看淸了那個時代的眞面目；使他們對於整個中國大陸的問題，作了深入的思考與反省；使他們從天眞而狂熱的幻想之中，一下子甦醒了過來，開始重新認識自己的命運與民族的處境。「敢有歌吟動地哀」的編者本身，便在收入書中的一篇小說：「歲月與詩篇」裏，把這個幻滅與復甦的過程，赤裸裸地指陳出來：

「到底誰背叛誰？誰背叛了革命？或者，並沒有過革命！我放不開這種重

擔。那三年，大家似乎都有份，那件事，大家都有責任。歷史上有過這樣的事嗎？像那三年，每個人都表現自己，雖然很有扭曲了的，還不是表現着。後來，却無論將士，都好像受了騙，或相互都受了騙？這只怕是不能夠的，否則，這是幕怎樣的戲劇呢？這是篇怎樣的歷史？我們如何對後人交代？」

「文化大革命」摧毀了一切、否定了一切、焚燒了一切，它的動機之一，顯然是要徹底改變古老中國的文化面貌，然而經過三年的時間，這個古老民族的新生一代，却在鬥爭與被騙中逐漸成長起來，邁向與民族、與歷史認同的嚴肅思考的方向，死灰之中竟然孕育了强韌的生命脈動，這恐怕是那些殘忍的野心家們始料不及的後果。

× × ×

藉由「敢有歌吟動地哀」中斷續呈示的悲愴情懷與深沉體悟，我們大致可以理解到「文化大革命」之後，新生一代的大陸青年，在基本的命運與個別的動向上，表現了什麼樣的特色。然而，首先我們應該瞭解：爲什麼在中國大陸上，憂國感時的文學傳統中斷了幾乎二十年之後，在各種各式「樣板文學」旋風一樣壟斷了整個文學領域的時候，竟會忽然間大量湧



現了像「敢有歌吟動地哀」中這種直抒本心、灼灼炙人的文學新聲？

無疑，這還是要追溯到「文革」期間的種種災禍。「文革」期間，由於史無前例的狂亂與騷動，使大陸上新生一代，經歷了無數新奇而恐怖的事件，從東海岸到北大荒，從西邊陲到南中國，新生一代的足跡走遍了整個中國大陸，串連、論辯、追捕、武鬥，無數人的生命平白犧牲，無數人的心靈廣受煎熬，到頭來却發現這竟是一場欺罔的鬧劇，於是，當成千上萬的「文革」青年在「狡兎死，走狗烹」的情形下，成爲政治鬥爭的獺祭物之後，這一場鮮血迸流怒浪洶湧的夢魘，已經成爲他們心底深處不可磨滅的隱痛，成爲他們生命中擺脫不了的烙痕，當他們在現實處境下，暫時不可能以其他方式，來宣洩他們胸中的鬱憤與哀慟的時候，他們只有選擇以文學作品的形式，來留下一種心靈的紀錄，所以，「敢有歌吟動地哀」的寫作背景是這樣的：

「文化大革命以它忘我的狂熱、苦鬪的慘烈，身旁戰友的血的鮮紅，與死相謀的沉酣，局勢的瞬息萬變，自我抑壓與擴張的深刻，時間之長，痛苦失望之深……永遠易於引起人們的追憶，而首當其衝的青少年一代，其中的某些回憶，成為他們一些人生命中的『咒』，他們渴求一種方式去重演畢生難忘的一

幕，最方便的方式，自然是文學。」

透過這樣的認識，來觀照新生一代大陸青年的概況，幾條很明顯的脈絡，就自然浮現出來了。我們發現，經過了「文革」的洗禮，那些青年對於時代眞相的透視、與個人命運的反省，已經具有了强烈的向上提昇的意志，利用樸實而粗獷的文筆，他們寫出了他們的流放、悲哀、虛無、死亡的實況，然後，他們進而刻畫出，他們如何在一片絕望的荒原中，重行追尋他們生命的理想。這是一個黑暗時代的倒影，也是一個艱苦悟道的歷程。古老民族那生生不息的賡續潛能，新生一代那狂飆突起的再生力量，中國大地那四野浴血的累累瘢痕，都可以在「敢有歌吟動地哀」中，得到一部份具體的印證與眞切的訊息。

首先，自然是無盡的流放，刻骨的悲哀，「動地哀」書中收錄的L君「人之歌」，一開始就以沉重激越的心情，指述了流放中生命的悲哀：

「一股難以捉摸的力推動着我執筆，在迷惘中認識一生。沒有什麼人有機會面對死亡，在九死一生當中認證自己一生的眞相——然後又活下去。」



顯然，L君這種險死還生的遭遇，驅使他如托斯妥也夫斯基一樣，開始從根審視心靈的基礎，他寫道：

「生活的摧殘、貧困、強度的勞力、狂熱的精神消耗，這些積勞成疾的破壞力，早已經積聚夠了，心靈的重創如最後的因子，終於誘導了爆發。不自知的自信，狂熱的自我犧牲，幼稚的壓抑人生。如今，病魔癱瘓了我的精神，精神支柱的傾摧，宣佈了一個純理想主義者的毀滅！我的心在絞痛中迷失！」

然而，審視的結果，流放與悲哀、勞苦與壓抑，並沒有眞正摧毀了新生一代那純潔而無畏的心靈，他們面對死亡的陰影，而對狂暴的煉獄，却仍有着鎮定安詳的、自我肯定的信念：

「這樣安詳地把我的生命的結晶，送給爐火去批判！在吞噬人心的火舌面

前，受嚴厲審判的是一個超脫人生的崇真的靈魂！」

生活，對於中國大陸的新生一代而言，只是永無終止的流浪、創傷、窒息、與死亡，他們早已沒有淚可流，也沒有夢可溫了，他們寫着這樣蒼涼的句子：

「荊棘坎途，慘淡人生
不幸，却沒有悲淚；
創傷，却沒有感哀；
孤獨，却沒有寂寞；
冰冷，却沒有痛楚。
脚踏着窒息生靈的荒漠，
流浪，奔闖，……呵，
叛逆的流浪者，
超脫了人生。」



他們本來也有可泣可歌的熱情，也有如詩如畫的幻想，甚至也有難分難捨的戀人，可是這一切在那陰冷澈骨的氛圍中，早已好似被冰凍在北極的玄冰之下，只餘下心底深處的一絲吶喊。他們的「給人之歌」是這樣的淒涼：

「——我曾經，
把生命的寂寞，
放在烈火之上燃燒！
青色的火焰，
活潑不息！
後來，
冷却了……竟是三尺寒冰！
我還把生命的繁花，
拋給未來的墓庭。
飄零凋謝，並不反悔。

我以愛為本，

結廬自守；抵抗九界的寒冷

却不知我的欲愛的心靈早已化冰。」

他們自覺是歷史的錯亂與扭曲下，孤獨飄泊的畸零人物，以致於竟不敢希望自己有任何親近的友人或戀人，「名署名「耳東」的作者，在「站在黑水的大海邊談戀愛」的信札中，就以這種不存任何指望的悲愴情懷，拒絕了感情上的繫絆，他說：

「這樣時我便真陷入絕望的苦地了。我毫不希望有最親近的身邊的親人，我不願望一個注定要大吃苦頭的歷史亡命徒，有骨肉感情與共的親愛者。有這親愛者，這親愛者肯定要承擔比我還要更大的創痛和犧牲。」

從悲哀的流放生涯、從虛無的死亡深淵、從創鉅痛深的生命之『咒』裏擺脫出來，而過渡到一個更其遙遠的新方向上，建立新的信念、肯定新的自我，這是一段漫長而痛苦的途程



。大死大生，大破大立，需要是何等的勇氣與魄力！好在新生一代的大陸青年，在無盡的流浪、戰鬥、顚仆、與死亡中，已經學著一步步走向自我救贖的成熟思考方式，他們以顫抖的手指撥開了歷史的濃霧，他們也以瀝血的心靈體認了事實的眞相，終於，他們發現那個以鬥爭爲常態的獨夫統治，是一切罪惡的淵藪。他們以這樣隱微的悲歌來表達他們的覺悟：

「凱撒統制的世界，那裏有幸福、寧靜的路程？
不管共和？還是專制；賢主或是暴君；
無論富裕或窮困，
人類的不幸到處一樣。」

事實上，他們中還有人以極度翔實的長篇小說形式，把這份歷史性的哀憤與仇恨，作了翔實的紀錄，例如：「海咒」就是這樣的作品：

「——這四具男性屍體是被潮水載了上來，還是被惻隱的漁夫拖回來的呢

？他們的姓名身份有誰知道？在他們沉沒的一瞬，從他們靈魂深處喊出的是一聲怎樣的咒詛？他們有父母嗎？有兄弟姐妹嗎？有戀人嗎？他們必定還在等着音訊，還是已經得到不祥的暗示而陷入疑懼萬分之境？死者已死，而痛苦才是開端！

——時光的流駛，往往便於把奴隸們的悲哀淹沒，祇剩下強者的獰笑。

以後，他們又兩次去海邊做那掩埋的工作，當李東白在新發現的死體中看見有一個是女子時，他的感到從未有過的絞痛，以致於用手撫着胸膛，發出痛極的呻吟。

而全體挖墳者的臉色比籠罩這海邊平原的青黑色還陰沉。」

他們在這種刻骨腐心的愴惻之中，一方面以純眞的胸懷來自我嘲諷，另一方面也以明銳的眼光來戮穿實情，例如虞岷的散文「春夜」中，表述的是前一種心情：

「可是，我終於不能忘却一句話：『新的冷眼與惡心；新的失眠與吐血……』生活是如此的苦杯？而大的生命，又必須是大的傾飲。因而，有人講：『帶有苦味的人本身，就是美。』」



另一位作者虞雪，在小說「悲哀的靈魂」裏，就尖銳地刻畫了後一現象：——

「『現在是一元化領導。我們奉上級命令，至於其他，不是我們過問的。』

『人類就是被你們敗壞了的！』……

殺人不用槍械，不見鮮血，無影無跡地將人窒息死。這是文明以後的好辦法。」

青春的熱血終究不是長久可以冰凍的，生命的脈動終究不是長久可以抑壓的。憂鬱的氣息與蒼白的氛圍、層疊的詐欺與猖狂的暴力、長期的流放與持續的噩運，終究不能腐蝕新生一代那迎向燦爛前程的沸騰了的心靈，在漫漫的長夜中，他們逐漸鼓舞起再生的勇氣與熱情

，他們不時發出這樣撼天動地的吶喊：

「在我們如潮的心裡，
渴望的是思想的劍，
生命的火！」

他們不甘於在無聲無光的中國大陸，任憑邪惡猙獰的外力把自己一寸寸扼殺，他們開始思考生命的獨立性與主體性，有人逕直寫道：

「我認為，生命只一個人自己的，痛苦也是他自己的。他覺得怎樣耗費他的生命好，就怎樣去做，按照他理解好的方式去生活。歐洲人喜歡把生命比做一團火，既然是火，我願意燃燒得更猛烈，至於燃燒之後留下些灰燼還是甚麼，我是應該事先考慮的，但卻是我不能知道的了，讓歷史作評定吧！」



有了這樣勇銳的決心，他們自然敢於在歷史的悲劇中昂然找尋自己的脚印，於是，那個獨夫的神話被懷疑了，那個詭詐的政權也被否定了，痛定思痛之後的透悟，利刃一樣劃破了沉沉的黑幕，看到了那幕歷史悲劇的本質所在。一位作者在題爲「荒上原的對話與旁白」的一段動人文字中，把這個思想的訊息曲折地展露了出來：

「以前，中國有的是漫天的黃埃，有的是深重無前的霧，有的是冠冕堂皇的謊言，却向來沒有什麼路。如今不甘寂寞的青年，探求着發現依稀可辨的前人的足迹：黑色的，是血，為開闢者所流，已經被泥土吸收，硬結成塊，顯示歷史曾有的悲哀，反溫熱了新的一代的心。」

多少的純潔友人在他們身畔倒下，多少的無聲熱淚在他們心中奔流，多少的時代動亂在他們眼前演出，多少的歷史沉哀在他們腦中閃掠？經過一再的徬徨、幻滅、絕望、分裂，經過一段漫長時間的狂熱與麻木，經過痛苦的摸索與反覆的思考，這些新生一代的青年，終於不約而同地暫時擺脫了個人一己的悲愁與沉淪，而把他們整個心靈的感受與欲求，把他們靈

魂深處的嚮往與企盼，一一匯集到同一個無比嚴肅，也無比迫切的大問題上去了。

這個大問題就是一永恆的、淒切的問號：

「中國往何處去？」

× × ×

中國大地上新生一代的兒女，在經過「文化大革命」焚書坑儒斬根絕脈似的鉅大變動之後，再一次提出了「中國往何處去？」的呼聲，這一事實的本身，不但具有耐人尋味的深沉意義，而且極可能是整個民族命運的轉捩開端。因爲，在中國近代史一整幅悲劇過程中，近三十年來奔流於中國大陸的血影淚痕，無疑是悲劇發展的最高潮：一個以不斷鬥爭爲基本綱領的外來體系，竟然强制壟斷了七億人國的思想趨向；一個自命比秦始皇還要殘暴百倍的瘋狂獨夫，竟然長期主宰了七億人民的生殺大權；一個謊言說盡壞事做絕的赤色黨派，竟然反覆蹂躪了整個中國的河山大地，然而在表面上，他們還以種種動聽的口號或美麗的說詞，來搧動一陣陣狂熱的風暴，使衆多無辜的青少年，不自知地走上和民族文化尖銳對立的錯誤路向。仁道的思想被否定了、人性的尊嚴被撕裂了、個人的理想被泯滅了、歷史的事實被扭曲了，甚至，「詩書復何罪？一朝成灰塵」，連那代表文化累積、心智結晶、與經驗承續的一乎典籍書冊，也多在別有用心的愚民政策下化爲灰燼，「文化大革命」簡直成爲中國行將進入野蠻的黑暗時代的前奏。



然而，就在狂熱披猖的「文革」運動進行的如火如荼的時候，其實已有無數新生一代的菁英份子，在目擊身歷的種種反常變化與酷烈鬥爭交相催迫之下，開始自覺地反省到很多實質的問題。他們在虛妄的理念與明顯的事實之間掙扎，硬擠出來的喧囂抹煞不了陣陣的迷惘，而尖銳的悔疚正啃嚙著他們的良心，稍微回顧一下自己的整個事件中的處境，顯然有誤入歧途或陷入騙局的感覺，故而早在「文革」中期，已有人在矛盾與錯亂中左衝右突，悲鳴厲呼。例如一九六八年，湖南紅衞兵組織「省無聯」在貼出的大字報中，即已公然提出了「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

到了「文革」在奪權鬥爭初步結束之後鬆弛下來時，參加這一運動的新生一代顯然被集體出賣了，他們被整批地流放、草率地批鬥、無聲地殺戮，於是，受騙的感覺普遍浮現在他們的心頭，他們眞正理解到他們在這幕歷史悲劇中的荒謬地位了。悲憤的呼聲，野火一般迅速蔓延開來，這一次是在滿目瘡痍的情形下，全盤檢討了中國大陸的實際狀態，然後以深具歷史透視與時代感受的眼光，深入燭照整個中國民族的前途，而想追尋出一條自我救贖與集體救贖的途徑，所以，「文化大革命」之後，新生一代青年再一度提出的「中國往何處去？」的呼聲，本質上已有了豐盈的涵義與嶄新的理想，同時，重要的是，它已不是一次孤立的

、偶發的事件，而是無數悲愴的、痛苦的生命，在一再的經驗交流與思想溝通之後，所匯集起來的一個總結的流向，在民族文化幾被連根拔起的情形下、在馬列思想猶被奉爲金科玉律的氛圍裏、在共產政權正在磨刀霍霍的時刻，他們敢於直截了當、痛快淋漓地揭出「中國往何處去？」的問題，實在不啻是對「文化大革命」一項尖利的反諷，也不啻是對近三十年來一切既成事實的全面懷疑與否定。就這一意義而言，新生一代的大陸青年經過「文革」的焚煉之後，儘管身心憔悴滿懷愴惻，却已在龐大壓力下找到了自我肯定的一個立足點，他們雖然不知道中國應該往何處去，但他們顯然已決定要出發去追尋這問題的答案，而且，是用他們自己的思考、感受、與行動去追尋，而不是跟隨任何的敎條或暴力，這就自然而然走向當初處心積慮挑起「文革」狂熱，以期得遂權力私慾的野心家背道而馳、乃至完全決裂的立場去了，「敢有歌吟動地哀」已經以樸素的文學形式，紀錄了這一段由懷疑到否定、由幻滅到復甦的整個心路歷程，它的結論，也集中輻輳在「中國往何處去？」這一永恆追尋的問題之上，在「歲月與詩篇」中，作者很明白地指出：

「是甚麼使我重新充滿希望呢？是『中國往何處去』？它使我明白，中國社會的大動亂已經激蕩起無數新思潮，喚醒了新的一代了！過去二十年中國思想界是冰凍着的，如今冰層已被砸破，思潮一時洶湧奔流，潮水一路載着浮冰把它們送出大海，這是很壯觀的。

若說這件事情的最終意義，只在這一點——『中國往何處去？』的提出，對於中國思想界，是一次壯麗的日出。」



有了這一切後重生的最終肯定，就有了超越小我痛苦、奔赴未來命運的勇氣，於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後，徘徊於中國大陸的無數幽靈，開始在「中國往何處去？」的驅使下，準備展開他們前仆後繼爲中國捨身的行動，「歲月與詩篇」接下去的悲歌，令人聯想到貝多芬的「命運交響曲」中的旋律：

「理想的旗子被人扔掉，另一些人拾起來，最後又扔掉……而跨過革命屍體沉默前行的是新的一代，超越的要求越來越煎熬這一代青年，他們是歷史的目擊者和參與者，他們受命運驅使要面對未來的審判。這是可悲呢？抑是可幸呢？」

無論是可悲抑或可幸，有了這一股撼山震野的心靈吶喊，新生一代的人們，已經主動而積極地擺脫了長久以來覆壓在他們身上的枷鎖，擺脫了長久以來流行於中國大陸的政治迷信與權術愚弄，中國開始沸騰起來了。

× × ×

當然，從歷史發展的線索來考察，「文化大革命」之後大陸青年的普遍覺醒，只是近三十年來被壓迫、被侮辱的中國人民，走向與暴力統治集團對立決裂的整個潮流之中，一波特別眩目的怒瀾而已，單就新生一代激越的呼聲而言，在「敢有歌吟動地哀」出現之前，早就有五十年代的「新五四運動」，春雷驚蟄一般在大陸思想界激起了無數的迴響，當時「北大」、「人大」、「清大」的學生領袖，如譚天榮、林希翎、張元勛等，簡直是以悲劇英雄的姿態出現，逕自向統治集團擲出了決死的戰書。例如，張元勛就曾在秘密流傳的刊物「廣場」上，寫過下面血淚交迸的宣言：

「是時候了！
向着我們的今天，
我發言！



昨天，我還不敢，
彈響沉重的琴弦，
我只可用柔和的調子，
歌唱和風與花瓣，
今天，我要唱起心裏的歌，
作為一支巨鞭，
鞭笞死陽光中的一切黑暗！
為什麼無數牆壁隔在我們中間？
為什麼你和我不敢坦率在交談？
為什麼……」

雖然，由於外在暴力的鎮制與殺戮，使得這一股洶湧澎湃的思潮一度沉寂，悲劇英雄們也在牢籠與墳墓之間滴盡了他們青春的鮮血，然而他們的潛在影響並沒有消失，到了「文革

」期間，這股伏流顯然在中國大地上再度湧現，「敢有歌吟動地哀」中描述的人物與思想，有一部份就顯然承襲了「新五四運動」的悲劇精神，只是經過再一次血的教訓之後，他們已更深刻地理解到騙局的眞相，也更勇敢地迎向了命定的戰鬥。於是，在「敢有歌吟動地哀」流傳出來的不久之後，大陸上就出現了「李一哲大字報」所代表的大無畏精神，「動地哀」所刻畫的覺醒與救贖，在這裏顯示了它更激昂、也更成熟的一面：

「我們是所謂『不畏虎』的年輕人，但也並非不知道虎的凶殘，甚至可以說，我們是被那種動物吞噬過一回，但終於咬不住吞不下去的餘生者，臉上留着爪痕，不是漂亮人物」。

就是這些經過千錘百煉、背負生命的「咒」、「不是漂亮人物」的新生一代，在不消多久之後，終於面對凶殘的老虎與森冷的刺刀，而以集結的力量與實際的行動，把整個中國大地上如沸如焚的憤怒、把億萬人民如泣如訴的心聲，强勁有力地表達了出來，他們[illegible]出了震驚全球的「天安門事件」。那幾句揭地掀天撼心絞腑的悲歌，顯然蘊涵了無限的鬱憤與[illegible]光的決心，不但爲中國近代史的悲劇作了活生生的陳述，而且也預示了一個嶄新的、戰鬥的時代



之來臨：

「欲悲鬧鬼叫，我哭豺狼笑，
洒血祭雄傑，揚眉劍出鞘。
中國已不是過去的中國，
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
秦皇的封建社會已一去不返了。」

那個自命比秦始皇還要殘暴百倍的獨夫，曾經躊躇滿志地獰笑道：「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他顯然以爲憑他一己的梟獍心術與豺狼手段，可以隻手遮盡眞理，扼殺自由，將整個中國的蒼茫大地與善良人民，推入萬刼不復的黑暗深淵之中。可是，他萬萬想不到的是：古老民族的再生力量與新生一代的覺醒意志匯合起來，終究不是任何外在的暴力或詭譎的詐術可以抑壓得住的，他們就在獨夫的臥榻之畔，就在北平的天安門前，以動地的哀歌把獨夫的迷夢震得粉碎，印證了「敢有歌吟動地哀」中，以文學的形式所顯示的歷史的眞理。

×　×　×

對於那片大地、對於那些人們，我們儘管已經隔絕得太久太久了，可是，透過「敢有歌吟動地哀」的記述與刻畫，我們畢竟看到了那片蒼茫的大地上，每一次酷烈的動亂所烙壓出來的眞實軌跡，我們也看到了那些善良的人們身上，熊熊燃燒著的思想的劍、生命的火，這使我們的內心，頓時感到無可逃避的震撼與灼痛。我們在那字裏行間，感受到的是何等眞實、雄渾、而悲愴的生命！

而那拙樸的文字、如實的描繪、眞切的感受，絲毫沒有任何的造作與雕琢，更沒有任何幻美迷離的玄想，結果，却呈現了一個極度逼眞、極度寫實，却又深具透視意義的文學世界。我們對於這樣的文學世界，久已遺忘，而如今，它却迫使我們不得不再一度去面對它的風貌、它的魅力、它的無限廣袤的精神內涵，因爲它所表現的，是廣大而眞實的中國生命經驗，是與我們血肉相連靈犀相通的生命經驗。

在大風格的、史詩式的現代中國文學作品出現之前，我們從「敢有歌吟動地哀」所傳遞的訊息中，似乎已經以可感覺到一絲爲這種文學作品所必具的強烈脈動了。



# 不廢江河萬古流

詩人的直覺，有的時候是很靈異的。近代史上有一則非常奇怪的預言，就出現在德國詩人海涅的筆端，好像爲日後人類世界的分崩離析、傾軋鬥爭，作了一次未卜先知的見證，證詞是這樣的：

「野蠻而陰暗的時代，正向我們步步進逼，有意寫一部新『啓示錄』的先知，勢須創造一羣前所未見的野獸，其兇猛狠鷙之處，足以使原先最可怖的獸羣，變成溫柔的鴿子與愛神。神正在掩面唏噓，對人類的子孫之不幸，對他們

長期浸淫的憂患，甚至對他們本身的命運，都覺不忍卒睹。未來的世界裏，將聞得俄國人的皮鞭、血腥、無神論，以及許多惡行的氣味。我寄望我們的後代，於出生之時，背上的皮膚應該更堅厚一點，好承受那酷烈的鞭撻。」

海涅這段文字寫成於一八四二年，六年之後，馬克斯才發表「共產黨宣言」；二十五年之後，「資本論」第一卷才出版，七十五年之後，俄國才發生「十月革命」，所以海涅寫下這段證詞的當時，俄國共產主義，連原始初胚的影子都還未曾顯現，樂觀主義的氛圍，正流行於整個的西方世界。可是，一個多世紀過去了，詩人的預言竟獲得了殘酷的證驗，史無前例的思想分裂與權力角逐，把大半個人類世界捲入到昏天黑地的痛苦漩渦之中，龐大的陰影橫亘在人們的腦際，無辜的血淚洒遍了蒼茫的大地。

然而，尤其奇怪的是，就在一八四二年，就在海涅寫下這段證詞的那一年，在整個人類文明史上，另外發生了一件極饒象徵意義、極具深鉅影響的大事，恰好與這則預言相重疊。那就是古老而沉靜的中國，面臨當時西方第一强權大英帝國的暴力侵略，首次顯現了全盤崩潰的窘態，被迫簽訂了「中英江寧條約」，這是一連串喪權辱國江河日下的不平等條約的肇端。中華民族從此面對著陌生疏離的現代世界，走上了千廻百折的受難歷程。從現有的資料



中，我們無法具體判斷出當時的海涅，對中國未來的悲劇有沒有任何的概念，我們只知道：從那個時候開始，整整幾十個年頭裏，中國在西方列强的侵侮和壓迫、掠奪和榨取下，已從一個獨立自主的文明古國，淪落爲一塊任人踐踏的次殖民地，「颱風驟雨驚颯颯，落花飛雪兩茫茫」，中國人已走進了一場亘古未有的、心胆俱摧的悲慘夢魘之中。

從器用的層面到政制的層面，從政制的層面到意理的層面，從意理的層面到價值的層面，中國民族在狂熱與愚昧之間掙扎，在虛無與痛苦之間摸索，在偏執與傾軋之間分裂，總想要尋出一條自救自强的路子，然而政治上紊亂、經濟上的落後、觀念上的誤導、程序上的倒錯，使得整個民族的心理，充滿了挫抑與失落的感覺，從一個極端過渡到另一個極端，泱泱大國的沉著自信是早就銷磨罄盡了，虛驕妄誕的浮夸，也一變而爲崇洋媚外的卑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惡例的開端，就是買辦集團的崛起，這些畸零人物對於一個民族正常的秩序、與健康的信念之腐蝕，遠甚於歷代所有的宦官外戚之輩，他們永遠是衣履光鮮的，得意非凡的，整個民族的創傷與淪胥，反而使他們得以更迅速地累積他們的資產、購買他們的聲譽、建立他們的權威，不幸的是，作爲民族中堅支柱的知識份子，到後來也浸假而有一部份在心態上傾向於買辦的作風，這就使籠罩在中國近代悲劇舞台上的濃霧，變得更其深沉了。而與此同時，西方列强挾其雷霆萬鈞的正面暴力與詭詐萬端的側面攻勢，在中國巧取豪奪，鯨吞蠶食

，根本如入無人之境，它們把中國的領土視作它們的禁臠，把中國的江海視作它們的內河，把中國的資源視作它們的財產，更把中國的苦力視作它們的「豬仔」。若不是列强之間，因爲彼此制衡或分贓不均等等顧慮的牽制，中國事實上恐怕早被瓜分得七零八落了。總結起來看：這是中國民族、中國文化在一個强勢的外來文化全面撲壓的挑戰下，一時全然失去了合理的回應能力，以致於呈現爲一派癱瘓的景觀。當西方文化猶在昂首挺進不可一世的時候，中國民族却已陷入到空前的歷史低潮與文化危機之中。

雖然西方列强曾經在中國、在印度、在非洲、在美洲壓榨了無數人的血淚與勞力，然而他們的美景也並不久長，一九一四年八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一九一七年十月，俄羅斯帝國全面赤化，一隻虎視眈眈的怪獸在荒原上倏然聳峙，西方文明也在顫慄與徬徨之間，漸漸沒入於歷史的陰影裏。浮士德那追求無限欲望的靈魂，首次呈現了內在的分裂與致命的弊命。儘管還有二次大戰的血流漂杵、還有文明重心的轉向美國、還有蕈狀雲在東方的日本冉冉上昇、還有種種帝國主義迴光返照的殘餘表演，然而西方文明本身的危機是再也掩飾不了的實情，表現在文學藝術上的虛無與混亂、價值觀念上的游移與規避、大衆心態上的苦悶與瘋狂，在在都說明了這一事實。馬列主義本來只是西方文明的末流與反動，可是經由一些陰鷙悍惡的野心家的運用，却爲粗鄙渾樸的俄羅斯民族披上了最佳甲冑，於是洶湧的洪流從北



極四散奔流，整個的東歐已被淹沒在赤色的浪濤裏，西方文明的原有領域已經沖毀了一大半，另一半也在風雨飄搖之中欲振乏力，海涅的預言幾乎已經十足兌現了。

而在世界各大强權勢力，此消彼盈互爭雄長的角逐中，中國民族的苦難與悲哀，却更在不斷地延伸和擴大。本來，中國毫未準備涉及世界權力的鬥爭，一心只求爭取自我生存的權利而已，然而，歷史變形的苦果，却不容中國民族不去承受，中國竟隨著西方文明本身衍發出來的滔天大禍，而被捲進了這場刧運之中。事實上，中國還沒有從一場夢魘裏掙脫出來，却又立時陷進了另一場更其恐怖的夢魘之中；海涅筆下那「酷烈的鞭撻」，還沒有落在西方的文明人類身上之前，都已在中國的千萬人民背上鞭出了條條血痕。

× × ×

儘管有許多赫赫不可一世的學者名流，曾經將近代中國種種的災禍與不幸，全部歸咎於中國民族天生的劣根性，歸咎於中國本身的貧窮、落後、愚昧與頑固，甚至一時頗有「中華民族不自殞滅，禍延帝國主義老爺」的說法，然而透過上面這些概略的描述，我們對於中國近代史的悲劇，却不得不抱持另外一種看法。誠然，鴉片戰爭揭露了中國最醜陋的一面，政治上的腐敗、經濟上的脆弱，觀念上的懵懂、心態上的閉鎖，都是不容否認的實情，然而，在其後百餘年間中國民族掙扎圖存的苦鬥中，帝國主義的侵略、資本主義的壓榨、强權外交

的玩弄、共產主義的摧害，又何嘗不是迫使中國載胥及溺愈陷愈深的重要誘因？事實上，鴉片戰爭本身，就是西方文明之自私與貪婪的具體象徵，爲了强迫推銷罪惡淵藪的鴉片，不惜耀兵挑釁萬里興戎，這根本是對人類的良心與尊嚴的一種正面否定。而日本侵華的戰爭，更是赤裸裸的帝國主義罪行表現。

要從近百年來紛紜擾攘的浮面爭議裏超脫出來，而逼近事實的眞相，我們對於中國近代史的悲劇，不能不從一些比較明顯的脈絡與動向上來掌握與理解。透過以上的概述，我們已認識到，整個近代史的背景是一個動態的歷程，而不是一幅靜態的畫面，在這個動態的歷程裏，中國民族的顚仆與迷失，固然有其內在的原因，然而，更有極其强固的外在驅迫與操縱；其次，中國人面臨的情境是一種多重的困境，一方面，爲了適應現代的世界，中國必須有某一程度的蛻變，另一方面，爲了維持自我的生存，中國又必須有某一程度的堅持，而所謂的現代世界，本身無論是在意識形態上、抑或實際行爲上，都表現爲一個充滿了矛盾與爭逐的戰場，同時，按照大部份社會科學史家的觀察，從「現代時期」進入到「後現代期」的大過渡，亦正在以無比快速的節奏默默進行，這其間各種接踵而至的急劇遞嬗與深刻變異，自是意料中事，這也使得我們當前的時代面貌，尤其具有異乎尋常的複雜性與尖銳性；然而，倘若我們逕自越過這一切客觀事象的障蔽，而直接以透視的眼光來看近代史的本質，我們



還是可以發現，終極而言，近代中國的問題，主要是一個民族的問題；近代中國的悲劇，主要是一種場合悲劇，其他枝節的問題與民族性格的悲劇，在整個救亡圖存的歷程中，縱然也有一定的影響，但所佔的比例並不若一般人所想像的那麼冗重。

當然，就中國而言，民族與文化二者其實是很難截然劃分的，長久以來，是中國民族創造了中國文化，也是中國文化孳育了中國民族，其互爲依存的一體性，已經歷過千百年歲月的凝融，已克服過無數次艱困的考驗，已表現過人類史上絕無僅有的第二度文化創造的高潮，故而較之一般民族與文化交錯糅雜的國度，實有基本上的不同。因此，結合著各項紛至沓來咄咄逼人的外來挑戰，近代中國的問題，在層次上自然轉形爲文化的問題：——究竟中國文化是否可能適存於現代世界？

由於百餘年來中國在現實上的挫敗與狼狽，我們曾經看到太多的中國人，從內心深處對自己的文化，表現了極度的鄙夷與厭惡之情，他們認定中國社會之所以貧窮落後、中國政治之所以混亂腐敗、民主科學之所以不能生根、學術風氣之所以不能振興，完全是由於中國文化的惰性在作祟，寖假而至於在文學藝術上、在倫理心態上、在生命情調上，也全面否定了中國文化的價值。從五四時代起，這種情形愈演愈烈，所謂「打倒孔家店」、所謂「全盤西化」、所謂「一面倒」，無非是在這種截然否定民族文化的氛圍下，所衍發出來的激烈口號

；其末流餘緒竟至在文學創作上，也要「拋棄縱的繼承，只取橫的移植」，簡直不啻是視自己的文化爲草芥、爲寇仇了。而在國際上，一干別有用心的外國學者，也往往蓄意醜化中國的面目，他們對於中國歷史承繼的久長與連貫、地域與文化的統一與自足，對於作爲中國精神之根底的儒家思想，所特具的廣大和諧的人文主義精神，似乎懷著極深的嫉視與敵意，必欲加以扭曲誣衊而後快，他們一口咬定中國文化有「專制主義」、「極權主義」的傳統，換句話說，他們認爲近代中國所遭受的種種苦難與不幸，完全是咎由自取理有固然的事，這種說詞，明明是帝國主義理論的「建構化」與「凝塑化」，偏偏有很多高級華人還奉爲圭臬，以種種曲意的迎合或巧妙的擬喻，在加以渲染和擴大。這種情形，與「漢人學得胡兒語，站在牆頭罵漢人」的嘴臉又有何異？

好在由於近些年來，一般研究文化現象的學者，對於文化的本質已經有了比較透澈的認識，藉由他們平正而客觀的論述，使我們能够明白到，許多偏狹的抹煞、與武斷的否定，只是一廂情願的情緒化行爲，並不足以構成周延深入的論據。

文化，抽象地說，只是一個民族或一羣人們生命歷程的總體呈示，一切高級思想的創發、社會體制的運行、風俗習慣的約定、生產技術的型態、乃至日常生活的表現，都可以說是文化的一部份內涵；然而具體地說，經過漫長的時間之流的洗練，經過無數次創造與承續歷



程的綜合，文化最後所結晶出來的實質內涵，其實是一套精神系統。所謂「文化系統」，就是指價值、思想、信仰、及符號（有時包括文字）的系統，這一套系統雖然是在特定的時空背景下逐漸浮現的，然而由於在它形成的過程中，曾經過無數才智卓絕的菁英份子，一再的設計與調整；而且在長遠的歷史流程中，也會克服了繁多的考驗與挑戰，同時，通常這一系統的設計，本身卽是爲了要使該系統中人，能經營理想的生活，發揮創造的潛能，所以「文化系統」一旦形成，往往有它獨特的生命與意義，而不只是一個僵固的傳統而已。因此，「文化系統」與「社會系統」就有了本質上的不同，「社會系統」只是一般社會結構、政治制度、經濟組織等等的複合體，本身並無精神內涵可言，「社會系統」與「文化系統」之間，固然有交互影響的動態關係存在，然而兩者並不能互相涵攝或互相化約，因此，那些根據社會的貧困或政治的窳敗，卽進而指斥該一文化應該徹底拋棄的所謂學者，雖然言之鑿鑿，煞有介事，其實卻顯然犯了最基本的邏輯謬誤。

關於文化系統的獨立性，一般歐美文化學家論之甚詳，中國的林毓生先生也會從歷史的實例、知識論的觀點、與形式的分析三方面來說明這一事實。最有名的例證是近代社會學大師麥克斯・韋伯（Max weber）所著的「基督新敎的倫理與資本主義的精神」，韋伯認爲近代資本主義的文明，其所以能够在西歐的土地上茁生，單從歐洲政治、社會、與經濟的演

變來考察，是得不到合理的解釋的，主要的關鍵應求之於宗敎改革以後，基督新敎的宗敎意識與倫理觀念，因爲這套文化理念發揮了潛在的影響與實際的作用，資本主義的文明才能蔚然興起，趨於壯盛，所以這是近代西方文明的一個極重要的思想與精神支柱。

基督新敎的、尤其是喀爾文派的那種禁欲苦修的敎義、與光耀上帝的意念，並沒有造成歐洲人心態的閉鎖與思想的逆退，反而締造了一個蓬勃凌厲的近代文明；則中國文化那一套克己復禮、仁民愛物的人文理想，何以一定會妨害到中國社會的生存、妨害到中國科學的成長、乃至妨害到中國邁向現代化的可能性呢？

× × ×

從邃古以降，中國民族卽是在困苦與憂患之中，逐漸掙扎生存下來的。黃河流域是中國文化的搖藍，然而它旣沒有尼羅河谷的天然灌漑，也沒有美索不達米亞的新月沃壤，有的只是貧瘠的黃土與持續的水患，然而，就在這樣一個艱辛的環境下，中國先民胼手胝足，披荊斬棘，逐漸開拓了一個古樸的人文世界。夏代以前的情況，由於考古資料的不足，尙不能具體衡斷，然而殷墟的甲骨與銅器，已證明商代具有相當可觀的技術水準與社會體制，詩經的「商頌」描寫了商人平水患、務農耕、闢疆土、施敎化的實績，「率履不越，遂視旣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一個威儀並茂的人文社會逐漸成形；到了周初制禮作樂、敷敎修文，中



國的古典文化正式綻放了燦爛的光彩。後來孔子曾一再提到：「周監於兩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表示他對周代燦爛的古典文化，實有衷心的讚慕。周代在社會體制上，固然與舉世各個古典文化一樣，是典型的封建社會，然而在文化類型上，卻具有與衆不同的特色，是明顯的人文走向，這與一般冥觀走向的文化，如印度、希伯來等不同，也與一般實感走向的文化，如近代西方者不同，値得注意的是，對於這樣一種文化理念的主流趨向，早期的中國人實有極其明徹的自覺，中庸所謂「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實不啻是在指述這種文化理念的本質特色，申明了它的涵容性、深刻性、提昇性與和諧性，確認了它具有一種可大可久的精神基礎。

「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如果只視作一項象徵性的說法，則頗能勾勒儒家的主流思想，在中國的文化理念中的基本重要性。春秋戰國是中國古典文化解體與重組的蛻變時代，其時中國民族潛在的憂患與困境，一一具體而鮮明地浮現了出來，域外民族的侵襲、社會體制的崩潰、人欲戰禍的泛濫、邪說暴行的昌盛，使古樸的農業社會與原始的人文理想，面臨了極嚴重的挑戰，當時有無數的才智之士，起而回應這一挑戰，而以孔子爲首的儒家學派，無疑提供了最高明而適切的回應方式。孔子提出「仁」的中心概念，來肯定了生命與價値在文化理想上的終極意義，然後一切的創造精神、憂患意識、忠恕德行、人本理念，皆可以在

思想的本源上獲得合理的闡揚。以老莊爲首的道家學派，也提出「道」這一超越的理想與玄遠的本體，然後以向上提昇的意念來開擴生命的境界，再以向下迴落的參與來面對人間世的眞相，把宇宙人生大化流衍視爲一個活躍運行的整體，「上下與天地同流」，一方面以藝術的眼光來點化生命，所謂：「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一方面又以生命的理趣來直透自然，所謂：「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至於以墨子爲首的墨家集團，那種兼愛尙同的積極主張，那種摩頂放踵的淑世熱情，也充分表現了溥博沉雄的生命理想。

雖然這些影響深鉅的主流思想，其產生的實際背景，都是爲了要拯救時代的苦難、克服民族的挑戰、提供合理的出路，然而本質上它們已爲中國原來古樸的人文文化，開創了新的局面、注入了新的內涵、煥發了新的生命，於是，一個自憂患之中凝鑄出來的、充分代表民族慧命的「文化系統」出現了。經由這些主流思想的旁通統貫、滋融交感，中國人漸漸有了在天壤之間立足的根據，有了廣大和諧的人文精神，有了體仁繼善的道德理念，也有了生生不息的創造意念。生命的意義被肯定了，文化的價值也自然顯現了，成爲幾千年來無數人們安身立命的基磐。中國人由這樣的主流思想出發，「拓生命之衢路，逐運數之波濤」，遂產生天人合一的宇宙觀、鑒往思來的歷史觀、自强不息的人生觀，完成一個高明深刻的文化系統所必備的諸般條件。



然而，正因爲「文化系統」與「社會系統」並不必然互相涵攝，所以這些可大可久的文化理念，並不能够保證中國的政治、社會、經濟，一一在現實上歸入到合理的途轍之中。事實上，中國歷史的發展，是相當曲折而不幸的，自秦漢大一統時代起，帝王極權的統御、法家橫苛的治術、豪族貪婪的榨取、官吏昏瞶的凌壓，一直使中國的歷史充滿着無盡的陰霾，再加上草原民族持續的躍馬入侵，荼毒生靈，萬里朱殷，內憂外患，紛至沓來，所謂漢唐治世的黃金時代，其實也只如曇花一現而已。可是，就在這樣漫無窮盡的苦難裏，兩千多年來，中國的社會結構竟能維繫著某一程度的穩定，而不會崩潰解體；中國的心靈世界尤其能保持了某一程度的和諧，而不致分裂橫決，這不能不說是有一種悠久博大的、深入民間的精神力量，在發揮其涵容提昇的作用。

而兩千多年來，中國眞正的知識份子，亦無不在造次顚沛的境遇裏，抵死爲民族運命而掙扎奮鬥，他們在現實政治上，不能够發展經國濟世的抱負，就轉而在文化思想上，闊通博肆，深入探研，以講學、以傳經、以著述、以批評，默默延續民族慧命於不墜，「朱絃一拂遺音在，却是當時寂寞心」，他們這種孤懷獨往的深心悲願，却爲文化統緒增添了無數光輝奪目的正面資產，從各個可能的角度入手，他們把人文走向的中國文化，在精神內涵與價值理想上，推展到一個更開闊、更深徵的境界，同時還曾一度克服了來自印度的佛敎文化，那

種强烈眩目的誘惑魅力，抵死堅持著人文走向的價值主軸，而完成了隋唐時代第二度文化創造的高潮。相形之下，其他各大「文化系統」，固然自有獨特的成就、或實際的貢獻，而爲人文走向的中國文化所不及者，然而在如此漫長的時間考驗下，猶能以文化的理念來維持民族的統一、調整心靈的生機，則這種文化系統亦自有一定的價值，當是無可否認的事實。

吉朋的「羅馬帝國衰亡史」，開卷就說：「西曆紀元第二世紀，羅馬囊括了世界上最肥美的土地和人類中最開化的部份」，當時的羅馬帝國，確實承受了整個西歐、北非、中亞的文明遺產，聲敎四訖，富甲天下，繁榮鼎盛，至於極點，可是一個沒有深厚的文化主軸的帝國，畢竟無法長期保有生命的活力與社會的穩定，爛熟的豪奢已埋下潰決的種子，羅馬後期人們心靈的空虛、黝暗、野蠻，正可以龐然聳立的鬥獸場或競技場，作爲最具體而微的表徵，所以，在基督信仰的衝擊與北歐蠻族的侵襲下，羅馬終竟趨向於全面解體的下場。從某一個角度而言，現代的歐美文明，科技的發達、物質的享受、理性的昂揚，誠然輝麗無倫，然而却也不無心靈分裂與文化失調的現象，少數的有心人不斷大聲疾呼，要人們正視這個危機時代，悲觀的思想與反省的態度，已迅速傳播於歐美的知識界間，而一部份隨俗浮沉的社會羣衆，亦由於無法在宗敎信仰消褪、功利主義高漲的客觀形勢下，從個內心深處尋得安身立命自在受用的精神磐石，而陷於杌隉不安的徬徨之中。美國目前是西方文明最驕傲的砥柱，可



是竟有人著書直指美國正像「現代的羅馬帝國」，其詞雖似危言聳聽，但若仔細看去，却也並不是全然無的放矢。就這個意義而言，則中國歷代的知識份子，在久遠的歷史憂患裏，一逕自覺地以無比的心血來賡續民族的慧命、拱護價值的主軸、闡揚文化的義理，務期使中國人能一直涵泳在一個浩瀚活潑、博大沉雄的文化源流裏，把趣向高遠的文化理念，具體落實在萬千人民的現世生活之上，不能不說是一種高瞻遠矚的努力。也就這個意義而言，則中國歷代的知識份子，始終抱持「人文走向」的主流思想，前仆後繼，薪盡火傳，抵死在黑暗苛暴的「政統」之外，掙扎保存下來的所謂「道統」，其實並不是一般人所以爲的那種食古不化、頑固僵硬的骨董殘骸，而是象徵着維護一種與民族生命息息相關的人文理想。試看在明末那個天翻地覆的動亂時代裏，像顧亭林那樣純正的知識份子，操危慮患念念不忘的，既不是個人的身家性命，也不是王朝的興亡更迭，而是人文理想的存廢盛衰，他所謂「亡天下」的慘禍，是指「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這其實就是人文理想的全然泯滅，所以他雖然認爲一般國事，只是「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可是「保天下」却是每一個人共有的責任。這已充分證明了中國知識份子捍衛人文理想的苦心所在。

× × ×

一個「文化系統」的本身，容或只是某一特定的時空、特定的發展下，自然形成的產物

。然而當它經過長期的設計與調整之後，滙集了該系統中人的集體智慧，克服了歷史長空中的無數挑戰，而成爲一個客觀的存在時，這系統本身會有若干的性質或風格，超脫了時空的囿限，具有了恒久的價值，應是可以想像的事。這些特質或風格，可能是經驗累積的結果、可能是理念創造的成績、可能是系統與環境相摩相盪下的結晶，然而其重點是在便利或改良該系統中人的生活，則是顯而易見的。由於人類生活與心理，有某一程度的共通性，故而，由某一「文化系統」所揭櫫的特定走向，對於其他「文化系統」中人，也可能具有珍貴的參考意義，此所以現代有許多人類學家、社會學家及思想家，一致主張珍視原有文化的價值理念，抵制文化全面「同原化」的趨向，以求保存人類文化的異質性。事實上，也就是反對西方文化以經濟或武力的優勢，來吞噬其他文化；或其他文化因崇慕西方，而根本放棄自我的風貌或理想。

中國自憂患之中開拓與承傳下來的文化源流，尤其是表現在人文理念方面的整體架構，置於今日世界各大文化系統之中，似乎仍有它不可掩抑的璀璨光華。冥觀走向的文化，誠然有它不可企及的宗敎成就，實感走向的文化，亦誠然有它超邁羣倫的科學成就，然而人文走向的中國文化，在人道精神與倫理意念上，也自有其不可逾越的堅實基礎。至少，有了中國人文思想中那種廣大和諧的、同情交感的、乃至天人合一的基本傾向，便不至於在抽象思維



與具體制度上，發生如目前西方所困惑的「疏離」現象。人與上帝的「疏離」、人與自然的「疏離」、人與社會的「疏離」、人與自身的「疏離」，這在今日的西方，已不但是哲學思想上的迫切課題，也是現實人生中的眞實情狀，可是，在人文走向根深蔕固的中國，天、地、人、我四者，在理念上卻可以是親切渾融浩然同流的。只此一例，已可證明人文走向的中國文化，並不是全無現代的意義與價值。

而中國這種悠久博大的人文文化，不但有它一定的現代意義，並且還會在歷史的實蹟上，顯示了它確有自我更生的眞實機能，恰與儒道兩家主流思想中生生不息的創造理念相一致。自漢末至隋唐，印度佛敎那種以出世涅槃爲終極目標的冥觀文化，挾排山倒海之勢湧到中國，其間又正值魏晉衰世，五胡亂華，不但「中原蕭條，千里無煙」，而且是非混淆，價值顚倒，中國的人文文化一時顯然呈現了末世的景觀。可是三百年間，經過無數仁人志士的努力，竟不但遏止了擾攘流離的社會動亂，匡正了沉酣淪溺的末世人心，開拓了長江流域的新興文明，而且以中國廣瀚的人文精神，把印度的小乘佛敎提昇到另一個更高遠的境界，最後所產生的中國大乘佛學，如天臺宗的「止觀双用」、「一心三觀」；華嚴宗的「六相圓融」、「一眞法界」；乃至禪宗的「悲智双運」、「見性成佛」，無不是深植於中國人文精神之中的產物。

由唐至宋，中國所表現的第二度文化創造的高潮，在世界文化史上是獨一無二的奇觀，包括埃及、巴比倫、印度、希臘等各大古老文化在內，沒有一個文化如同中國這樣，在長期停滯與外力侵入之後，不但不陷於淪亡解體，反而以全新的生命力，掀起另一頁波瀾壯濶的歷史，這不僅彰示了中國民族與滅繼絕的創造潛能，也證明了中國長久以來所抱持的人文理念，實具有相當活潑的包容性與適應性。關於這一事實，[illegible]基本心態上傾向於全盤西化的胡適，也不得不承認，他對這一事實的陳述與評斷，也許是最恰當的：「中國人會有一段時期被極複雜而有誘惑力的佛敎所征服，幾乎有一千年的時間，中國幾乎接受了從印度傳來的所有事物，它的文化生活，一般說來已經『印度化』了，但是中國隨即覺醒過來，開始反抗佛敎，並且有許多人很認眞地努力使佛敎同化於中國……因此中國經過了一連串的文學、哲學與學術的復興，得以維持住它本身文化的綿延與再生，中國雖然無法脫離二千年的佛敎影響，但它確能夠解決它自己的文化問題，且能繼續建立非宗敎的中國精神的文化」。

× × ×

時至今日，早已沒有人會否認中國文化有它實際上的缺憾、與範圍上的侷限，也不該再有人高唱那些胡天胡帝自我陶醉的讕調，以為什麼：「孔子敎義將決然而為後起的世界文化新生運動中，覓取文化眞理的唯一最寶貴的敎義」云云，狹隘的思緒與閉鎖的心態，既不能反映中國原有的廣大和諧的人文精神，反適足以成為貽笑大方的迂腐之談，因為中國這一支人文走向的文化，在久遠的歷史行程裏，並沒有自覺而積極地拓展出科學的潮流、與民主的制度，已是無可推諉的事實，而科學與民主却正是現代世界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柱。

現代化是今日世界的共同趨向，工業化是今日中國的急迫需要，在整個社會轉形與文化調整的過程中，中國人將如何地以謙虛的態度、涵容的胸懷、批評的眼光，來接納其他文化、尤其西方文化的諸般長處，從而使人文走向的中國文化，能具有更豐富的內涵、更活躍的生機、更廣袤的視域，實在是當前最重要的課題。而在這樣亙古未有的大變局裏，中國的知識份子將如何站穩自己的立場、認知世局的眞相、迎向時代的挑戰，亦自然是整個中國民族的觀瞻所繫，希望所寄。

然而比盲目迷戀昔日榮光的情形更可悲、更危險的，是民族自信心的徹底淪喪。百餘年來，由於少數買辦份子的蓄意提倡，多數無知人士的推波助瀾，崇洋媚外的心理已經在知識界、在文化界、在社會上潛滋暗長，浸假而成為時代的主流，政治上的「次殖民地」地位，已經由於無數中國同胞的浴血抗戰，而告消除，可是文化上的「次殖民地」心態，却已根深蒂固，從五四到如今，這種情形越演越烈，非洋人之言不信、非洋人之書不讀、非洋人之歌不唱、非洋人之物不用，這是近些年來中國上層社會普遍流行的實況，上行下效，風動草偃

，結果使得純正的人文精神，湮沒不彰，而西方的末流餘緒，充斥一時，中國儼然成爲文化上的邊陲，現代社會的畸零，看不到自己獨特的風貌或奮揚的信心。

而最可憂慮的，還是知識份子潛意識裏崇洋媚外的傾向，他們以種種擬似科學的論據，來說明中國必須徹底脫胎換骨，必須拋棄一切傳統，全心全意模仿西方文化。從五四到如今，他們的技巧雖然不斷改易，可是基本取向却是一貫的，說穿了，還是「中華民族不自殄滅，禍延帝國主義老爺」那一套全面媚外思想的變調，只是披上了一些學術名詞的外衣而已。他們最動聽的說詞，無非是中國文化如何保守、如何落伍、如何妨礙民主與科學的發展、如何不能適應現代化的趨向而已。

而他們的中心論點，幾乎都是以「科學主義」的偏狹立場，來闡述「絕對客觀」的必然眞理，總認爲中國文化含有人性主觀的色彩，所以與現代世界、或現代知識不能兩立；總認爲主張中國文化的人都是別有用心，所以與他們那種「偉大而客觀的心靈」不能共鳴，因此，他們在心底深處，其實是極看不起中國文化、也極蔑視中國文化中人的，總認爲那些人非愚即誣，不可理喻。

其實，不但中國兼容並蓄、廣大和諧的人文文化，並沒有在理念上與科學發展積不相容，而且在實際上也曾經孕育過某一程度的科學成就，英人李約瑟的「中國之科學與文明」大



著，已明白彰示了這個事實。中國文化之所以沒有創闢出日新月異的近代科學，顯然只是發展的重點有所偏移，而不是文化的本質不可救藥。而中國文化中的人本主義源流，從尚書的「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經孟子的「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直到明清之際黃梨洲的「明夷待訪錄」，都與民權的理念相契合，而與專制的政體相對立，所以，中國之所以未能發展出民主的制度，至少有一大部份原因是由於歷史的轉折，而不是由於文化的保守。

尤有甚者，所謂「科學主義」，所謂「絕對客觀」，基本身也有知識上相對的謬誤。在一定的範圍內，求取實驗的數據、嚴循邏輯的法則、從事概念的思考，才是眞正的科學精神，而「科學主義」却是越出了某一純粹科學本身的範圍，越出了某一概念架構本身的囿限，甚至也不恪守方法學上的規制，表現爲一種越位的態度，結果把生命現象、精神現象、或價值現象，也拉平到物質現象中來討論，這種情形，一方面助長了文化思想中的俗化趨向，就是將一切生命動向與人文智慧加以「物格化」、「獸性化」；另一方面也淆亂了純正科學研究的單純理與嚴謹性，所以即使在西方學術界，亦已受到相當嚴格的批評與糾正，而「泛科學主義」的迷信尤其早已被人明白駁斥。至於「絕對客觀」，其實只是架空的幻象，包括愛因思坦、歐本海默、海森堡等劃時代的大科學家在內，眞正的科學眞理追求者都異口同聲表

示：在科學發明的歷程中，研究者本身的人文背景與創造靈感，實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性，而近年原以傑出科學家知名的波蘭尼（Polanyi）氏，更爲此特著專書，多方引喻，由極其嚴謹的論證，說明實證主義與科學主義所揭架的「絕對客觀」，實際上是對科學性質的誤解。眞正的科學眞理，基本上是在知識熱情的驅迫之下，在學術傳統的範圍之內，循著理性的直覺與智慧的啓悟才能獲得的。因此，人類所追尋的眞理，是心靈創造的過程，其中理性的分析與綜合，理智與熱情的交融互攝，都是不可或缺的要素，而後一代追求到的眞理，無不是建築在前一代人的基礎之上的，這就徹底修正了「絕對客觀」的神話。

從這個觀點看來，人文走向的中國文化，在歷史上沒有自覺地拓展出近代科學的流向，固然是不可否認的事實，然而截然斷定中國文化，在本質上就與近代科學的精神相對立，卻實在是道聽途說的誤解。因此，在中國現代化的過程中，那些主張必須斬斷文化的源流、否定人文的傳統、棄絕民族的立場的人士，本身顯然在根本的理論基礎上，就而臨了無法自圓其說的窘境。而事實上，一部份長久以來，卽以反對「中國傳統文化」爲號召的買辦人物，儘管用盡了隱諱的言詞、迂迴的論調、前進的姿態，來申說他們之所以唾棄中國文化，乃是基於「絕對客觀」的理由，但帷幕掩飾不了汚垢，買辦人物內心深處眞正反對的，恐怕旣不是「文化」、也不是「傳統」，他們所反對的其實只是「中國」本身，他們總覺得中國百事



不如人，中國千般不如意，中國令他羞赧得無地自容，所以他們在潛意識裏就對中國產生了深惡痛絕的疏離感，而一切堂皇的理論與花妙的詞辯，其實無非是用來掩飾自己崇洋媚外的買辦心態而已。

買辦人物總以爲中國的一切，都與現代化的潮流格格不入，所以總想用「現代化」來揶揄中國的人文傳統，然而他們卻不知道，就在現代化最徹底而先進的歐美社會，就在他們心底嚮往靈魂認同的西方聖地，也早已開始積極肯定了人文精神的重要，歐美的文化界，對於開放心態的培養、文化傳統的珍視、價值理念的重估、歷史古蹟的保存，都顯示了人文精神與現代化趨向絕非積不相容的敵體，事實上，「科學的人文主義」也已經蔚爲歐美學術界的一個重要流向。

尤其重要的是，所有眞正以學術的立場，來研究或比較「現代化」過程的專家，從沒有一人認爲傳統的文化，是與現代化理念不能並立的東西，一生以鑽研「現代化」理論爲中心目標的當代大師艾深思達（Eirsirstalt），只用一句話來點破了事實的眞相：「傳統的延續，本就是現代化成立的重要條件」。

× × ×

而無論那些買辦如何否定中國的傳統，中國還是我們的，還是每一個中國民族的眞正子

民的。中國的每一項光榮，每一份恥辱，每一次成功，每一回挫敗，每一條鞭痕，每一抹縐紋，都是我們心底深處的一道刻痕；而中國的歷史、中國的土地、中國的國族、中國的文化，既是我們生命的始源，也是我們生命的歸宿，我們掩飾不了那份驕傲，脫離不了那種關係，也逃避不了那些責任。中國本就是與我們血脈相連心魂相繫的，我們本就應該關心中國，關心中國的前途，關心中國的一切。

如果不從對中國的關心和熱愛出發，我們將以甚麼樣的立場來肯定自我、理解世界、面對時代呢？如果不從對中國的關心和熱愛出發，我們將以甚麼樣的面目來建立自己的宇宙觀、歷史觀與人生觀呢？如果不從對中國的關心和熱愛出發，我們本身的生命與心靈、掙扎與追尋、創痍與汗跡，又能具有甚麼樣堅實而廣遠的意義呢？畢竟，中國是我們註定了要擁抱的一個超越而又切近的母體。

雖然中國是苦難的，歷史的憂患曾在中國的大地上鏤刻了數不盡的血印，然而憂患之中誕生成長的中國文化，中國文化翼護下來的人文精神，卻從來也沒有眞正斷絕過，它在中國先民的血液中奔流，也在中國子民的心靈中映現，在中國的河山大地上成長起來的中國子民，將如何揮開歷史的迷惘、克服時代的悲劇、開拓自我的境界，來爲人文走向的中國文化重新造型呢？中國民族曾經掀起第二度文化創造的高潮，在那三百年間，中國的先民所表現的



那種廣瀚的心胸、堅定的毅力、明徹的智慧、卓絕的犧牲，迄今猶使我們如見其人，如聞其聲，凜然有生趣瀰漫的感覺。如今，再一次面臨外來文化的強烈衝擊，一個躍然重生的中國，是否可能在千錘百煉電閃雷轟之下，由中國的子民們一步一步勉力締造出來呢？「祗恐飛塵滄海滿，人間精衞知何限！」我們不怕沒有那捨死忘生嘔心瀝血的志士，只怕歷史的濃霧掩沒了我們的方向，使我們走向與文化創造的途徑截然相反的路子上去，使我們忘卻了自己的面貌，模糊了自己的立場。而沒有了作爲個人認同對象與民族生命歸依的文化主體，我們是註定了會在外來文化的強烈誘惑下，失去自己的面目、立場、乃至靈魂的。

每一次的思潮，幾乎都是對前一次思潮的修正或反動，在崇洋爲尙媚外成風的買辦思想，終於趨向沒落之後，我們已無限欣悅地感覺到有一種肯定自我的、擁抱中國的、面對世界的純樸文化思想，正在逐流醞釀成形。倘若天涯海角花果飄零的中國知識份子，在恒久的淒寂與拂逆之後，在長期的沉潛與證悟之下，終竟能能由晦暗掙向明朗，在這一塊中國僅餘的乾淨土上，迸發出現代中國的生命智慧，凝塑出現代中國的文化形象，則毫無疑問地，正可使萬千中國子民在悲愴的心靈中，久已激蕩著的憧憬與熱望，覓致了一個滙流合鳴的基調。

而至少，有一點是無可置疑的，倘若未來的中國子民，能够在重重憂患之中締造出任何嶄新的文化成就，則這文化成就必然仍是屬於中國的，具有中國的風格與特質，具有中國的

經驗與體認，甚至帶有中國泥土的芬芳，中國情調的悠揚，因爲由中國大地上綻放出來的那種廣大和諧、同情交感的人文精神，應該足以承載和涵納它的子民一切的貢獻，而只要人類的人性良知一日不滅，人文精神就一日還自有它不可替代的價值與地位。

因此，即使海涅的預言繼續有效，即使人類的動亂繼續惡化，即使中國還要在歷史的變形與外力的凌迫下，飽經無盡的滄桑和挫抑，然而我們對於賡續中國慧命、充滿人文精神的中國文化，卻仍舊懷有沉著的信心。而一般盲目攻訐中國文化的曲學阿世之徒，又何嘗能够從根否定中國人文理念的高明與深刻？有一段文學史上的故實，恰可以用來形容這個情狀：在中國第二度文化創造的歷程中，文學方面到了唐朝，已有鬱勃復興之勢，而初唐四傑，承先啓後，卓然成家，使有唐一代詩風，由柔靡纖麗的齊梁餘緒，轉向於高雅壯濶的盛世氣象，可以說是人文精神在文學創作上的昂揚與鼓盪，但是當時一般輕薄之徒，卻爲文哂笑不已，杜甫對他們的評斷是這樣的：

「爾曹身與名俱裂，不廢江河萬古流！」

（六十六年十一月十二、十三日「人間副刊」）



# 附錄：從西方的沒落談中國之未來

廿世紀已經過去了四分之三，距離歐威爾那本著名的預言幻想小說，所標示的「一九八四」年，也只剩了十年的光景。在這樣的時刻，放眼縱觀整個人類文化的處境，確實使人不得不憂心忡忡。世變方殷，河清無日，混沌擾攘，刼禍頻仍，羅素所揭櫫的「世界的新希望」，仍然遙不可期，而赫胥黎那夢魘似可怕的「美麗新世界」，卻似乎已隱然在目。單就西方的歐美世界而言，自啓蒙運動至十九世紀，那種直線進步的盛況，那種無限樂觀的遠景，一進入廿世紀，彷彿已隨風而逝，無影無踪。時至今日，就種種的事實與理論綜合起來看，恐怕已沒有幾位嚴肅而誠懇的西方學人，還抱持著過份天眞的樂觀主義了。

假若要指出一個年份或日期，來表明西方文化自蒸蒸日上，忽然顯現爲重重危機的明顯分野所在，則一九一四年八月，是一個極適當的年月，因爲就在這個時候，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粉碎了歐洲無數理想家的夢境，使沉浸於繁榮發達的美景中的西方人，首次面對了冷酷的幻滅與慘痛的事實；後來的第二次世界大戰，雖然幅度之廣、殺傷之重、影響之鉅，遠甚於第一次大戰，並進一步造成了歐洲的衰頹與美俄的勃興，但自文化史的觀點來看，其實只是第一次大戰所直接導衍的後遺結果而已。所以追根究底，西方文化的種種危機，明白而深刻的暴露出來，還須推源至第一次大戰。而若要指出一個西方文化中人，經過認眞的反省與整合的研究，而在著作中，首次論列西方文化已面臨困境，則出版於第一次大戰之後四年，由德國歷史哲學家史賓格勒（O. Spengler）所著的「西方的沒落」，無疑是一個最有名的例子。

× × ×

「西方的沒落」下卷之問世，距今也已有半個世紀之久，故而倘若這書只是一時聳人聽聞之作，則如今已年深日久，早當爲人遺忘無疑。可是，數年前蘇俄文豪索忍尼辛「致俄共領袖書」中，第二節論及「西方之弊病」，其所列擧的現象與徵狀，赫然與史賓格勒的說法，不謀而合；而美國前國務卿季辛吉，也會不斷提到西方勢力已形式微的事實，並數度引用「西方的沒落」一書，可見史賓格勒這一本在西方家喻戶曉的名著中，確有不少顚撲不破的眞知灼見，才能爲一般有心研循世態的文化界人士，重視至此。

當然，「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淑媛；有龍泉之利，乃可以議斷割」，史賓格勒若非自科學至哲學、自政治至經濟、自宗教至歷史、自藝術至文學，皆能極深研幾、深造有得，也不可能寫出這樣一部上下古今無所不包，涵蓋整個人類文化的鉅著，所以這書的理論體系與論證內容，浩瀚繁複，層層深入，決非三言兩語可以說盡。今僅任選書中一些對西方文化現象的評析與預斷，持與目前所見的實際情形對照來看，以證明史氏實在深具歷史的透視力：其一、史氏認爲金錢的力量，將會超越政治範疇，從而操縱輿論，製造民意，使民主政治終於成爲徒託空言的理想而已，我們試看今日西方的企業集團，對政治現實影響之深，可知此言實非泛泛之談；其二、史氏認爲文化發展至後期階段，都市興起，鄉野萎縮，結果大都會中龍蛇混雜，擁擠不堪，性慾橫流，人情涼薄，而少數幾個都市，竟會成爲整個世界的中心，發號施令，旁若無人，完全不可能顧及到廣大的鄉野民間，我們但看今日的紐約、東京、巴黎等城市的人口之龐大，狀況之混亂，便知史氏之言已十足應驗；其三、史氏認爲文化後期，創作力衰退，風格蕩然，所以藝術上多有浮誇、虛假、光怪陸離的現象出現，這也是信而有徵的事情；其四、史氏認爲文化僵化而成「文明」後，必然趨於擴張，習於鬪爭，終於

戰亂四起，民疲國憊，而民族的元氣爲之耗盡，這在如今也已歷歷可睹；其五、史氏指出文化末期，抽象的哲學思考，淪落爲講堂上職業性的言詞遊戲，而原先的宗敎虔誠，也只成爲一些空泛的口號與浮表的形式，這些在我們看來，也都已一步一步成爲事實。此外，史氏以純學理的探究，指出西方的數學、物理學等，均已完成了自己的最終形式，而不復能有進一步理論發展的潛力；而理性主義之後，終將有反理性的懷疑主義與虛無主義的出現，這些，也都是頗具深度的見解。

以上所示，不過略擧數端，在史賓格勒的原書中，也只能算是末流餘緒罷了，因爲現象本身，不是孤立自存的，現象的背後，往往可以尋繹出一些原理或本質。史賓格勒精思入神，靈彩四射，他正是經過深入的探索與統合的思考後，自經緯萬端的歷史現象出發，建構起一套文化發展的基本律則。這一套律則，當眞可謂是上窮碧落，下歷紅塵，提要鈎元，溯源求本，包羅了整個人類文化的內涵與重點，根據這一套律則，史賓格勒一方面指出每一文化，均有自身獨具的主題與風格，另一方面，也發現各大文化，皆有共同遵循的命運與歷程。從而對比諸大文化相應的精神、思想、藝術、政治等階段，而論斷如今的歐美世界，已面臨了「西方的沒落」。

✕ ✕ ✕



史賓格勒的理論，也許尚有甚多值得商榷之處，但西方文化面臨危局的事實，如今看來，則似已彰彰明甚，在歷史哲學與文化哲學的領域內，許多宏通博肆、高瞻遠矚的當代哲人，如湯恩比、索羅金、史懷哲、宋巴特、諾斯羅普、貝第葉夫等，也都先後自不同視域或觀點，而導衍出與史賓格勒相同的結論，索羅金曾出版一本「危機時代的社會哲學」，即是羅列了這些學者論述現代西方文化，而各自指陳文化危機的看法。

西方文化是否能够自我調整，突破困境，再創燦爛的成就？似乎言人人殊。依史賓格勒的看法，這是不可能的，因爲史氏認爲文化有如機體的生命歷程，誕生、茁長、衰老，而後一去不復返，西方如今既已步入沒落的階段，自然應如逝水東流，萬牛莫挽了。可是湯恩比則認爲：每一文明均是一連串「挑戰與反應」的過程，當一文明蓬勃成長時，對於內外環境的「挑戰」，總是能作成功的「反應」，而當文明自身發生問題，自決的能力趨於衰退時，則應付不了內外環境的「挑戰」，而致走上衰落解體的途徑。如此，則一個文明的沒落，主要是由於自決的失敗，故而倘能自行凝攝，痛切反省，應該尚有克服「挑戰」、獲得提升的機會。湯恩比由此導出「文明在審判中」的結論，雖然過份强調了敎會的意義，頗有把人類文明引渡到「上帝之城」的企圖，但確已爲西方文化，指出了一些生機。索羅金也認爲：西方目前的「感性」文化，誠然已在沒落瓦解之中，但若能因勢利導，改弦更張，走上「理念

」或「中庸」型態的路子，則未始不能另行轉出一番柳暗花明的境界。

透過西方的沒落，來檢視中國之未來，我們也許能從重重陰霾之中，隱約看到一線曙光。因為十九世紀以來，中國一直處在西方文化的重壓之下，被迫得喘不過氣來，政治的侵略、經濟的剝削、技術的凌蓋、思想的引誘，使中國不但在現實局勢上，動盪翻覆，步履維艱，終至國土沉淪，生民倒懸；而且在意識型態上，造成了知識份子的分裂對立，爭吵不休，結果是中華文化，花果飄零，祖國兒女，憔悴異域。如今，西方文化因內部的危機與傾軋，恐已無暇他顧，從最後一個殖民帝國葡萄牙的海外撤軍，已可確定西方不易再挾暴力而重來，「自胡馬窺江去後，廢池喬木，猶厭言兵」，目前正是被西方文化覆壓下的其他文化，開始擺脫依傍自力更生的大好機會。當然，這裏立刻要牽涉到蘇俄的問題，但蘇俄其實正是孫中山先生所謂「西方霸道之鷹犬」，馬列主義本就是西方文化的末流遺毒，如今在事實上，既與西方文化呈對峙抵消之局，而俄羅斯民族中那種虔誠的宗教情懷與淳樸的農民天性，在將來終有一天能推翻共黨專政，而回返到正常的文化發展歷程之中。史賓格勒認為俄國如今是在西方「偽形」籠蓋之下，正就是這個意思。

中國文化一直是遭遇著「懷其寶而迷其邦」的局面，儒道墨諸家哲人，明明早已拓展出生生不息的中道思想、天人合一的生命情操、人本主義的政治理想，但是在帝王極權的現實



政治中，卻一直得不到正常發展的機會，甚至「焚書坑儒」的陰影，還不時籠罩到中國知識份子的頭上。雖然如此，歷代的知識份子，還是前仆後繼，薪盡火傳，在顛沛困頓的情形下，把中國文化的種子，一代一代承傳下來，於「政統」之外，自行樹立了文化的「道統」。張橫渠所謂：「繼往聖之絕學，開萬世之太平」，顧亭林所謂：「啟多聞於來學，待一治於後王」，一方面表現了氣象磅礴的文化理想，另一方面，卻也隱蘊了多少知識份子的辛酸與血淚。像這樣一種生於憂患長於苦難的文化，能在數千年的專制暴政中，大體上維持了人們心靈的穩定與和諧，我們實在看不出：在民主體系建立、暴力鬥爭隱退之後，有何不能適存於現代世界之處。也許有人認為中國文化會妨礙科學的發展，但照史賓格勒的看法、照李約瑟的「中國之科學與文明」的論著看來，事實似乎恰恰相反。

× × ×

當然，中國文化目前最迫切的課題，還是一個基本生存的問題。否則，隨覆巢以俱下，如春花之墜泥，再多少的精神價值、道德理想、文學成就，也都無從說起了。今日的世界，天涯咫尺，聲息相聞，中國既無可能自外於世界，則如何在工技上、在科學上、在潛力上，努力趕上歐美各國的水準，以爭取保障生存的基本權力，自是當務之急；而在西方文化本身確已問題重重的時候，如何保有民族文化的風格與特色，而不完全自「化」於西方、自動去

承受西方本身的危機，以保持整個人類文化的繁複性、多樣性、與互容性，也確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而事實上，今日的中國大陸，已無文化可言，且按照史賓格勒的說法，一個民族，若不能在自己的本土上，落地生根，發展文化，則這一民族也終將淹滅無踪，故而，歸根結柢，今日整個中國文化的擔子，實已完全落在這一塊中國僅存的乾淨土——臺灣寶島之上。

湯恩比的鉅著「歷史研究」中，有一節論及「撤離與復返」，認爲：凡具有創造力的個人或團體，在生命的歷程中，大抵會有一段「撤離」沉潛、埋頭苦幹的時候，然後才會挾其高度的心智能力，「復返」斯世，創造出光輝卓越的成就。就個人而言，這一段時間是離羣索居、潛心用功的階段，在學問上、思想上、精神上，作全盤的深研切究，而建立起自己的體系。就團體而言，西元前八世紀的雅典、西元十三世紀的義大利、十七世紀的英倫，都有過一段暫時擺脫世務、全力凝攝內部的時期，故能在文化上提出獨特有效的模式，一旦「復返」介入世界，便分別造成了希臘文化、文藝復興及近代西方的文化創造之高潮。

今日，我們無論在現實上、在文化上，都處於一種「撤離」的情況，倘能趁此時機，因心衡慮，集思廣益，在苦難的考驗中，在橫逆的侵襲下，淬厲奮興，凝攝開拓，爲中國文化提供出一套切實可行的藍圖，爲中國民族設想出一條合理生存的途徑，則來日我們「復返」



時，才能發揮旋乾轉坤的大慧，締造揭地掀天的偉業，濟民水火，登於衽席，把中國民族與文化的問題，一次解決。也唯有如此，我們如今的「撤離」與流浪，才能具有積極的意義。

× × ×

滄海桑田，長陵邱隴，歷史的流衍奔騰，其實是相當無情的，可是，「雲海塵清，山河影滿，金甌千古無缺」，畢竟是每個有情人共同的願望。

（原載六四、九、廿七中國時報「人間副刊」）

# 但爲君故　沉吟至今

## ——後　記

「瓌霞如赭水如牋，爲誰無盡寫江天？」在一連串風雨如晦的日子裏，我寫下了這一系列早就想寫的文字，算是對自己的感受與朋友的期勉，作一交待。我目前的認知能力與思考方向，其實已不容許我再寫過份感性的文字，然而中國本身那深沉的歷史悲愴與現實苦難，却使我掩抑不住自己的感情，所以冷靜的分析有時不免和激情的呼籲纏結在一起，雖則如此，我並不後悔，這樣的文字本就如實地表達了我當時的心境。

這一系列的文字，或討論民族苦難下留學生出國的意義、或指陳時代冷漠中知識份子的命運、或檢視現代中國男女感情的趨向、或介紹近代史上幾個中國知識份子的風範與典型、

或剖析時間長流中民族的意義與價值、或表彰中國歷史上俠氣崢嶸的人物與活力瀰漫的時代、或探索中國大陸上新生一代的心智動向、或肯定中國文化的某些重點與特色，乍看起來似乎各不相牟，紛紜零散，然而在構思和寫作的過程中，心中却自有一條明顯的主線，自始至終貫穿於其間，那就是對中國命運的關心與焦灼。事實上，這一系列文字，本就是環繞着中國民族、中國歷史、中國文化而展開的，一切的敍述與議論，無不起始於對中國問題的思考，而歸結於對中國前途的探索，「中國」一直是整個文路心程集中輻輳的核心，若是抽離了「中國」二字，這些文字也就徒然剩下一具空洞的殘骸，全無內在的靈魂可言了。

翻開近百年來的思想史，一方面反人性、反自由、反文明的理論，套上各式各樣富麗堂皇五光十色的外衣，在地球的各個角落施展其言僞而辯的蠱惑與煽動；另一方面人類長久以來就已存在的理想主義和人道精神，也仍在世亂滔天河淸無日的情形下，默默放射着它恒定的光芒。二十世紀是人類文明面臨大考驗、大過渡、與大調整的關口，在這樣一個轉捩性的時代裏，中國七億多純樸善良的人民，中國數千年人文主義的源流，若是掙不脫歷史變形所造成的迷誤，而長久墜落在幽黯的陰影裏，則不但是新生一代中國子民最大的罪戾，也是整個人類文明最大的諷刺。因此，作爲一個現代知識份子，無論他是從世界的眼光來看歷史、抑或從民族的立場來談問題，最後歸結到文化的層面上時，他都不能不對近代中國的苦難與



挫抑，獲取應有的理解、投以應有的關注。無論如何，未來人類文化中，四分之一以上的創造潛力與生命動向，必然是要着落在中國這一片壯濶堅實的大地之上的。

而我們對中國民族的再認識與再肯定，並不是一種骸骨的迷戀，而是一種自我的浮現，在近百年來無數激湍奔湧的外來衝擊中，我們曾經在文化上喪失了自己的立場、醜化了自己的面目，徘徊在虛無和狂熱的邊緣，把自己的心靈撕得片片碎裂。如今，在痛定思痛的情形下，我們透過歷史的迷霧極目遠眺，目的還是在爲自己尋得一個啓航的方向。我們毫不希望，未來的中國，竟像神魂俱逝的古希臘一樣，要由別的民族中懷古的詩人，來爲它吟唱哀悼的輓歌，每次我回想到一代詩僧蘇曼殊所譯拜倫「哀希臘」詩中的句子，心中就感到無可言宜的鬱悶與蒼茫：

「故國不可見，荒涼問水濱，
不聞烈士歌，豪氣散如雲……」

我惟一尙可聊以自慰的是，中國還不只是鄉愁的幻象，而是存在的實體。至少，在中國人的心靈裏，中國仍將一直是一個安身立命的永恆母體，我們仍將可以切切地期待自己這受

盡了憂患與滄桑的民族，能如傳說中每經一次刼火的焚煉，便躍然重生一次的火鳳凰一樣，在現代化的潮流中，昂首而起，振翼而飛，撥開了百年的烏雲與陰霾。

雖然在我個人而言，那些舞文弄墨、尋章摘句的浪漫行徑，那些下筆萬言、力掃千軍的滔滔雄辯，甚至那種彩筆紛披、靈思泉湧的賞心樂事，都已隨着流逝的青春歲月以俱去，不再是我願意致力營求的事象。然而在這一系列文字中，我仍刻意使用了不少中國的意象與詞彙，甚至連文章的標題都一律取自古典詩詞的句子，我的目的只在顯示：中國的人文文化之中，仍有不少成就是不可一體抹煞的。至少，這些意象活躍句構生動的詩詞，就不但展示了歷史承續與躍動的意味，而且也能和現代人的某些感受相印證，我企圖藉由這些詩句本身的風貌，來反駁五四時代那些風靡一時的主張，例如：「中國文字尤其有缺點的地方，就是野蠻根性太深了。造字的時候，原是極野蠻的世代，造出的文字，豈有不野蠻之理？一直保持到現代社會裏，難道不自慚形穢嗎？」

**據說有些人是爲上帝而寫作的，有些人是爲世界而寫作的，有些人是爲自己而寫作的，甚至有些人只爲一項「純粹的理念」或「完美的表達」而寫作，我想，他們都是幸福的人。至於我，我只爲中國而寫作，爲中國的苦難、的悲愴、的希望而寫作。**

(36)最佳科幻小說選　三版　王溢嘉譯　定價四〇元
(38)顧正秋的舞台回顧　三版　平裝五五元　精裝七五元
(39)國際問題論叢第六集　二版　賴景瑚著　定價四五元
(40)人文心靈的震盪　二版　杜維明著　定價四五元
(41)人間小故事　七版　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徵文選　定價五〇元
(43)父母經（第二輯）五版　中國時報家庭生活編輯室主編　定價五五元
(44)心理化學　二版　葛雷特博士原著　任凱琳譯　定價四〇元
(45)逃避婚姻的人　五版　光泰著　定價四〇元
(46)白宮煙雲　二版　海倫湯瑪絲著　黃秀清譯　定價四五元
(47)夢與醒的邊緣　二版　司馬長風著　定價四五元
(48)人生的錦囊　一〇版　中國時報家庭生活專欄選輯　定價五五元
(49)身體奧秘　二版　中野昭一著　本公司編輯部譯　定價四〇元
(51)據說如此　二版　陳百範著　定價四〇元
(52)世界軼聞大典　二版　本公司編輯部譯　定價四〇元
(53)怎樣照顧幼兒（從出生到五歲）四版　道生博士原著　林瑄譯　定價卅五元
(55)男人的更年期　二版　田多井吉之介著　莊有爲譯　定價五五元
(56)突破健康迷信　二版　本公司編輯部譯　定價四〇元
(57)中國古典小說中的愛情　三版　葉慶炳主編　定價四五元
(58)財源滾滾　七版　邱永漢著　定價五五元
(59)壯麗的明天　二版　曉東譯　定價卅五元
(60)健康座右銘　二版　宗以誠譯　定價五五元
(61)寂寞的夕陽　二版　光泰著　定價卅八元
(62)南海屐痕（第一冊　尋幽探勝篇）三版　施翠峰著　定價五五元
(63)南海屐痕（第二冊　原始民族篇）三版　施翠峰著　定價五五元
(64)美國雜碎　二版　楊乃藩著　定價四〇元
(65)工商錦囊　二版　楊乃藩著　定價四〇元
(66)了解我　八版　吳慶宜、劉華合著　定價卅八元
(67)凜風血雨天安門　初版　夏之炎著　李永熾譯　定價卅八元
(68)萬古雲霄一羽毛　初版　李永平等譯　定價卅元
(69)文藝風雲　初版　司馬長風著　定價五〇元
(70)寧爲女人　一八版　洪小喬著　定價卅八元
(71)亂世佳人費雯麗　初版　羅景台譯　定價五〇元
(72)國際問題論叢第七集　初版　賴景瑚著　定價四〇元
(73)天王巨星克拉克蓋博　初版　陸君和譯　定價五〇元
(77)當代中國武俠小說大展　四版　中國時報編輯部編　定價六〇元
(78)時髦的行業（第一輯）六版　孫思照主編　定價五〇元
(79)一位精神科醫生的日記　四版　鄭泰安醫師著　定價五〇元
(80)馬來風情　初版　劉昌博著　定價五〇元
(81)三十年代作家評介　二版　丁望著　定價五〇元
(82)草原上的小屋　初版　蘿拉英格爾著　黃楊譯　定價卅元
(83)智者羣像（時報海外版周刊叢書之一）初版　邱秀文著　定價四〇元
(84)日本觀風小記　初版　樂恕人著　定價四五元
(85)臺語溯原（時報海外版周刊叢書之二）四版　亦玄著　定價卅五元
(86)夜讀隨筆　初版　丁望著　定價四〇元
(87)血洗高棉　六版　中國時報編輯部譯　定價四五元
(88)中共特權階級的生活　初版　康銘淑著　定價卅五元
(90)跑步健康法　三版　秦鳳棲編譯　定價五〇元
(91)人性的證明　初版　余阿勳譯　定價四〇元
(92)影壇長青樹伊麗莎白泰勒　初版　中國時報譯　定價五〇元
(93)時報法律顧問　一一版　林世華律師著　定價四〇元
(94)皮膚與美容　三版　張武夫著　定價卅八元
(95)公共關係面相術　一三版　飛雲山人著　定價四五元
(96)時髦的行業（第二輯）三版　孫思照主編　定價四〇元
(97)古老的順城河　初版　馬瑞雪著　定價卅元
(98)金瓶梅的藝術　二版　孫述宇著　定價卅五元
(99)雲漢悠悠　初版　姜貴著　定價卅五元
(100)臺灣要更好　六版　陶百川著　平裝七五元　精裝一〇〇元
(101)成功的職業婦女　羅久蓉、莫昭平譯　定價五〇元
(102)四人幫事件前後　初版　康銘淑著　定價六〇元
(103)口腔衛生漫談　三版　榮民總醫院牙科著　定價四五元
(104)美國式生活　二版　魏沉著　定價卅八元
(106)青青子衿　一〇版　陳曉林著　平裝五五元　精裝七五元
(107)夏濟安日記　七版　夏濟安著　定價六五元
(108)浮生謬記　二版　沈二白著　定價四五元
(100)烏呼風　六版　顏元叔著　定價四五元
(110)非非集（桑科有話要說）二版　張曉風著　定價卅五元
(111)方舟上的日子　四版　朱天心著　定價五〇元
(112)以蟑螂爲師　一一版　夏元瑜著　定價五五元
(113)西貢淪亡記　六版　歐清河著　定價五〇元
(114)國際問題論叢第八集　賴景瑚著　定價四〇元

(115) 露泣蒼茫　羅龍治著　平裝六〇元　精裝七〇元
(116) 愛情爆炸事件　五版　洪小喬著　定價卅八元
(117) 勒馬長城　四版　逯耀東著　定價五五元
(118) 從傳統到現代　四版　金耀基著　定價六〇元
(119) 尼克森回憶錄　三版　中國時報編輯部譯　定價卅元
(120) 魯迅正傳　三版　鄭學稼著　平裝一二〇元　精裝一五〇元
(121) 成功　張嘉琪譯　定價五五元
(122) 花香銅臭讀紅樓　二版　趙岡著　定價五〇元
(123) 國際社會與國際關係　二版　關中著　定價六五元
(124) 時髦的行業第三輯　三版　孫思照主編　定價四〇元
(125) 我見我思話東瀛　三版　鄭羽書著　定價四〇元
(126) 騁思樓隨筆　二版　邱言曦著　平裝五〇元　精裝八〇元
(127) 談笑文章　六版　夏元瑜著　定價四五元
(128) 洋妞羣像　二版　莫珍妮著　定價四〇元
(129) 龍哭千里　三版　溫瑞安著　定價五五元
(130) 狂飈英雄的悲劇　三版　羅龍治著　定價四〇元
(131) 大屠殺　景翔譯　定價九〇元
(133) 這一代　安平著　定價四〇元
(134) 梁實秋論文學　二版　梁實秋著　平裝一二〇元
精裝一五〇元
(135) 梁實秋札記　三版　梁實秋著　平裝七〇元
精裝一〇〇元
(136) 即將消失的行業　邱秀文著　定價卅五元

(137) 笑談西遊記　二版　姚詠蓴著　定價五五元
(138) 時髦的行業第四輯　三版　孫思照主編　定價五〇元
(139) 我的第一步（上冊）　高上秦主編　平裝七五元
精裝一〇五元
(140) 我的第一步（下冊）　高上秦主編　平裝七五元
精裝一〇五元
(141) 千年貓　二版　倪匡著　定價四〇元
(142) 韓國經濟的挑戰　二版　秦鳳棲編譯　定價四五元
(143) 我們如何創造了經濟奇蹟　二版　王作榮著
定價四五元
(144) 故園情　二版　唐魯孫著　定價七〇元
(145) 困學集　傅存先著　平裝七〇元　精裝一〇〇元
(146) 中國人　叢甦著　定價四五元
(147) 愛的尋求　陳蒼多譯　定價四五元
(148) 長在手上的刀　二版　林清玄著　定價七〇元
(149) 黑色的部落　二版　古蒙仁著　定價七〇元
(150) 往事知多少　九版　陳香梅著　平裝一三〇元
精裝一六〇元
(151) 愛與性　五版　文榮光醫師著　定價五〇元
(152) 婦幼衛生　六版　詹益宏醫師著　定價六五元
(153) 現代鍊金術　三版　邱永漢著　定價四〇元
(154) 未完成的悲劇第一輯　三版　莊易著　定價五〇元
(155) 時報文學獎　高上秦主編　平裝一一〇元
精裝一五〇元
(156) 時報報導文學獎　高上秦主編　平裝一一〇元
精裝一五〇元
(157) 劍俠李白　江南書生著　平裝七〇元　精裝一〇〇元
(158) 現代女性相術　五版　飛雲山人著　定價五〇元
(159) 中國現代化與知識份子　四版　金耀基著　定價六〇元
(160) 爲歷史作證　高上秦主編　平裝一四〇元
精裝一八〇元
(161) 政治革新與現代化　胡佛著　排版中
(162) 民主的春雷　胡佛著　排版中
(163) 追尋民族音樂的根　許常惠著　定價五五元
(164) 山河錄　溫瑞安著　定價七五元
(165) 動亂中的三大洲　賴景瑚著　定價四五元
(166) 懷人紀事集　樂恕人著　定價七〇元
(167) 時報兒童畫選　中國時報主編　定價一六〇元
(168) 很久很久以前的故事　洪義男編繪　定價五〇元
(169) 美好的人生　李若石譯　定價四五元
(170) 畫我故鄉　三版　藍蔭鼎著　平裝一三〇元
精裝一七〇元
(171) 花魁　高陽著　定價五〇元
(172) 羅莎夫人　羅久蓉等譯　定價六五元
(173) 針錐密諜　翟俊平等譯　定價六五元
(174) 夢幻騎士　古蒙仁著　定價七〇元

(175) 期待批評時代的來臨　沈謙著　定價六〇元
(176) 時報法律顧問第二輯　五版　林世華律師著
定價五〇元
(177) 刼後西貢—西貢淪亡記續集　歐清河著　定價七〇元
(178) 美學的厄運　陳繼法著　定價七〇元
(179) 五四與中國　周陽山主編　平裝一二〇元
精裝一六〇元
(180) 悲涼之旅　金恒煒・張文翊合譯　平裝八〇元
精裝一二〇元
(181) 誰來關心我　鄭羽書著　定價六〇元
(182) 民間戲曲散記　邱坤良著　定價六五元
(183) 中國傳統醫學史　陳勝崑著　定價七〇元
(184) 科學與古老的中國　蔡仁堅著　定價六〇元
(185) 中國飛行　梁景峯譯　平裝一五〇元　精裝一九〇元
(186) 追憶集　張研田著　定價四五元
(187) 向前看中國　吳建國著　定價六〇元
(188) 中國大陸抗議文學　高上秦主編　平裝九〇元
精裝一三〇元
(189) 時空的筆記　李利國著　定價八〇元
(190) 香火　吳念眞、陳銘磻、林清玄著　定價五五元
(191) 心身醫學　鄭泰安著　定價六〇元
(192) 未完成的悲劇第二輯　莊易著　定價五〇元
(193) 臺灣經驗與中國統一　卜大中編　定價四五元

時報書系⑯

# 青青子衿

著者　陳曉林
發行人　儲京之
出版者　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　臺北市大理街一三二號
電話　三〇六六八四二
郵政劃撥　一〇三八五四
印刷　文群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　台北市萬大路四九三巷廿八弄一號
初版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十一版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十一月三十日
登記證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〇二一四號

定價新台幣五十五元

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調換
本書原由言心出版社出版，自再版起改由時報文化出版公司印行。